

3

續名醫類案卷八

錢塘魏之琇編集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藜素園

同校

痢

陳良甫治一婦人病痢疾越四十日服諸藥不愈召診之六脈沈弱大凡下痢之脈宜沈宜弱但服十全大補湯薑棗煎成加白蜜半匙再煎數沸服之而愈良方醫說續編

一婦人泄瀉不止似痢非痢似血非血其色如濁酒診之則六脈沈絕眾醫用熱藥及丹藥服之則發煩悶乃先用敗

毒加陳米煎、次用胃風湯加粟米愈。

泊宅編云、姚祐自殿監遷八座、母夫人病痢、諸藥不効、令李昂筮軌草、有真人指靈草之語、一日登對、上訝其色瘁、具以實奏、詔賜一散子、數服而愈、仍喻只炒椿子熟末米飲

下。

薛立齋治司馬王荆山、患痢後重、服枳殼枳榔之類、後重益甚、食少腹痛、此脾傷而虛寒也。用六君子加木香炮薑而愈。

祠部李宜散、患血痢、胸腹膨脹、大便欲去不去、肢體殊倦、以爲脾胃虛弱、不能攝血歸源、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

治之漸愈後因怒前症復作左關脈弦浮按之微弱此肝氣虛不能藏血用六味治之而愈。

朱丹溪治一老人年七十面白脈弦數獨胃脈沉滑因飲白酒作痢下淡血水圊後腹痛小便不利裏急後重參朮爲君甘草滑石梔榔木香蒼朮爲佐下保和丸二十五九次日前症俱減獨小便不利以益元散服之而愈平治會萃

寧皇患痢召曾醫不記名入視曾診御畢方奏病症未有所處慈明立御榻後有旨呼曾防禦官家喫得感應丸否曾連呼喫得喫得慈明又諭須是多把與官家曾承教旨對以須進二百丸遂止曾時坐韓黨被譴痢止遂於元降秩上

更曾三秩後寧皇不豫久謂左右曰惟曾某知我性急召入診訖嗚咽不勝上曰想是脈兒不好也曾出自診其脈謂家人曰我脈亦不好先寧皇一夕而逝四朝聞見錄葉紹翁

竇材治一人。休息痢已半年。元氣將脫。六脈將絕。十分危篤。爲灸命關三百壯。關元三百壯。六脈已平。痢已止。兩脇刺痛。再服草神丹。霹靂湯方愈。一月後大便一日一次矣。一人病休息痢。竇令灸命關二百壯。病愈。一日變注。下一時五七次。命服霹靂湯二服立止。後四肢浮腫。乃脾虛欲成水脹也。又灸關元二百壯。服金液丹十兩。一月而愈。

曾魯公痢血百餘日。國醫不能療。陳應之用鹽水梅肉一枚。

研爛令蠟茶入醋服之一啜而安大中丞梁莊肅公亦痢
血應之用烏梅胡黃連竈下土等分爲末茶調服蓋血得
酸則斂得寒則止得苦則澁故也醫說本草綱目

醫說本草綱目

辛酉叔
加以榮

張叔潛知劍州時其閣下病血痢一醫用平胃散一兩入川續斷末二錢水煎服卽愈紹興王子會稽時行痢疾叔潛之子以方傳人往往有驗小兒痢尤效本草綱目

本草綱目

劉禹錫傳信方云予曾苦赤白下痢諸藥服遍久不瘥

惟久
病故

可用轉爲白牒令狐將軍傳方用訶黎勒三枚兩炮一生

並取皮末之以沸漿水一合服之若止水痢加一錢匕甘草末謂加甘草未一錢也若微有膿血及血多加三七亦加甘草本草

胡大卿一僕患病痢五色已半年遇杭州一道人教用大熟瓜
蔓一個煅存性出火毒爲末作一服溫酒服之遂愈本事方同

上

張子和曰一男子病膿血惡痢痛不可忍有實熱之毒

忽見水浸

甜瓜心酷喜之連皮食數枚膿血皆已人言下痢無正治
是何言也。只知痢是虛冷溫之瀉之截之此外無術矣。豈
知風暑火濕燥寒六者皆爲痢此水蜜甜瓜所以效也。

潘塙曰予蔓孫年十二日內外熱如火頭眩醫以爲外感
汗之不解既而腹痛小水不行又以爲內傷下之不愈後

四五日變赤痢。書夜無度。小水點滴。腹連膀胱脹悶。醫乃專用痢藥。而病益劇。心切憂之。詢之家人。曾食何物。以曾飲水。水告予曰。病坐五此矣。醫投四苓六一不應。予曰。陰氣結於上。陽氣陷於下。膀胱有上口無下口。氣不能化而出也。須用膀胱本經藥。溫以散之。升以舉之。眾醫不敢。予用溫中丸。天水散。加乾薑。茴香。升柴。煎服一二帖。小便行。三

帖痢止而愈。

諸記室

李時珍治華老年五十餘病。下痢腹痛垂死。已備棺木。用延

胡索三錢爲末。米飲服之。病即減十之五。調理而安。

本草綱目

薛立齋治一人。痢後嘔噦。脈洪大。按之虛細。作渴引飲。諸藥

到口不納。作脾胃虛寒，不能司納。以參朮炮薑等分飯丸。
米飲不時送下。服至三兩。聞藥不嘔。以六君子加炮薑調
理而安。

王嶧如治一人。痢如豆汁。日夜百餘次。羣醫投以清涼下墜
之藥。愈危。六脈沈弱。此脾虛受濕也。以補中益氣湯加羌
防蒼朮二三劑愈。

王又逸治一人。痢後脚軟難行。曰：久痢傷氣。下多亡陰。氣血
俱虛。不能榮養其筋骨也。用八珍湯加牛膝杜仲木瓜薏
仁而愈。

陳二農治一婦患病。所服皆清涼尅伐之藥。致脾胃虛弱。血

無所統。日下數升。遇有所觸。其下益甚。欲補血。恐脾愈寒。
欲引血歸經。而血去殆盡。遂用陽生陰長之義。以益氣湯。
溫養中氣。而漸安。

○一士勤於舉業。夏末患裏急泄。白膿眾以痢治。曰非也。此積
勞傷脾。脾氣下陷。卽東垣所謂飲食不節。起居不時。上升
精華之氣。反下陷云云也。用補中益氣湯二劑而安。

○龔子才治劉司寇。年近七十。患痢。膿血。腹痛。諸藥弗效。診之。
六脈微數。此肥甘太過。內有積熱。當服酒蒸大黃一兩。清
利之。劉曰。吾衰老恐不勝。用滋補平和乃可。因再四引喻。
始勉從之。逾日而愈。

尤在涇曰。癥之爲病。氣閉於下。而火復迫之。是以腹痛裏急。糟粕不出。而便腸垢也。其源皆由於暑濕。與瘡病俱發於夏秋。蓋傷於經絡。則成瘡。而入於腸臟。則爲病也。經絡之邪。可散而愈。故治宜辛苦溫之藥。腸臟之熱。非清不愈。故治宜辛苦寒之藥。亦發表。不太熱。攻裏。不太寒之意。河間之主用。清寒。蓋亦有見於此。張景岳不審。痢病之所從來。而以五臟五行爲說。謂惟心可言火。其餘則均不可言火。此但足資辨論而已。豈足補於治要哉。

△8 痢與泄瀉。其病不同。其治亦異。泄瀉多起寒濕。寒則宜溫。濕則宜燥也。痢病多成濕熱。熱則宜清。濕則宜利也。雖泄瀉

不同

亦有熱症然畢竟寒多於熱。病亦有寒症然畢竟熱多於寒。是以泄瀉經久必傷胃陽而腫脹喘滿之變生。痢病經久必損脾陰而虛煩痿廢之病起。病病兜澁太早濕熱流注多成痛癲。泄瀉疏利或過中虛不復多作脾勞。此余所親厯非臆說也。或曰熱則清而寒則溫是已。均是濕也。或從利或從燥何歟。曰寒濕者寒從濕生故宜溫燥緩其中濕熱者濕從熱化故宜甘淡利其下且燥性多熱利藥多寒便利則熱亦自去。中溫則寒與俱消。寒濕必本中虛。不可更行滻利。濕熱鬱多成毒不宜益以溫燥也。

一人下痢小腹急痛大便欲去不去以脾胃氣虛而下陷也。

用補中益氣送八味丸二劑而愈此等症候因利藥致損元氣肢體腫脹而死者不可枚舉

一人患痢後重自知醫用黃芩芍藥湯後重甚飲食少思腹寒肢冷龕以爲脾胃虧損用六君子湯加木香炮薑二劑而愈

△8 趙養葵治四明徐陽泰體素豐多火善渴雖盛寒牀頭必置茗椀或一夕盡數甌又時苦喘急質之趙趙言此屬鬱火症常令服茱連丸無恙也丁巳夏徐避暑檀州酷甚朝夕坐水盤間或飲冷香薷湯自負清暑良劑孟秋痢大作始三晝夜下百許次紅白相雜絕無渣滓腹脹悶絞不可言

或謂宜下以大黃。趙勿顧也。竟用參朮薑桂漸愈。猶白積
不止。服感應丸而痊。後少嘗觸復瀉下委頓。仍服八味湯
及補中重加薑桂而愈。寒涼太過用參朮薑桂以救其偏
是無八味之投矣。爲平此養葵之所以爲養葵也。夫一人
之身。歷一歲之間。黃連苦茗不輟口。而今病以純熱瘥。向
若投大黃下之。不知何狀。又病咳嗽時喘逆不眠。用逍遙
立安。又患便血不止。服補中黑薑立斷。不再劑。

喻嘉言治張仲儀初得痢疾三五行卽診之。行動如常。然得
內傷之脈。而挾少陰之邪。曰此症宜一表一裏。但表藥中
多用一參。裏藥中多用附子。方可無患。若用痢疾門諸藥。

必危之道也。張以平日深信徑取前藥不疑。然病勢尙未著也。及日西忽發大熱。身重如巨石。頭在枕上。兩人始能扶動。人事沈迷。急服元表裏二劑。次早診視。卽能起身出房。再與參附二帖全愈。若不辨症。用癆疾門中藥。何曾有此等治法乎。

周信用年七十三。平素體堅。秋月病痢久而不愈。至冬月成休息痢。一日夜十餘行。面目浮腫。肌膚晦黑。脈之沉數有力。謂曰。此陽邪陷人於陰也。吾以法治之可愈。以人參敗毒散煎好。用厚被圍椅上坐。定置火其下。更以布捲置椅禡上。殿是肛門使內氣不得下走。內氣提掇在人。豈可以物塞定其說。未免荒謬。

雄按提掇雖在外殿亦可少助其力然後以前藥滾熱與服良久又進前藥遂覺皮間有津津微汗再漸以滾湯敷令努力忍便此却有理 前藥滾熱與服良久又進前藥遂覺皮間

有津津微汗再漸以滾湯敷令努力忍便不可畏熱不得移身如此約二時之久皮間津潤未乾病者心躁畏熱忍不可忍始令連被臥於牀上是晚止下痢一次後用補中益氣湯一日夜止下三次不旬日全愈蓋內陷之邪欲提之轉從表出不以急流挽舟之法施之其趨下之勢何所底哉聞王星宰患久痢諸藥不效蘇郡老醫進以人參敗毒散其勢差減大有生機但少此一段斡旋之法竟無成功故凡遇陽邪陷入陰分如久瘧久痢久熱等症皆當識

此意使其裏邪久久透出表外方爲合法。若急而速則恐
礪出又入徒傷其正耳。

按休息痢多緣悞治而成或兜瀉太早或有表症而驟
下之古人多以感應丸爲治法至良也茲用人參敗毒
亦治之近理者至以布蛋殿其肛謂內氣不下走亦好
奇之過耳嘗閱道書見內丹將成欲過關時必以物
殿其穀道夾其外腎以防靈丹之外洩喻氏貫通三教
其意未必不取諸此魏君之論亦不免少見多怪

朱孔陽年二十五形體清瘦素享安逸夏月因構訟奔走日
中暑濕合內鬱之火而成痢疾日夜一二百次不能起牀

以粗紙鋪茵上，頻頻易置，但飲水而不進食，其痛甚厲。肛門如火燎，揚手擲足，躁擾無奈。脈之弦緊勁急，不爲指撓。曰：此症一團毒火，蘊結腸胃，其勢如焚。救焚須在頃刻。若二三日外，腸胃朽腐矣。乃用大黃四兩、黃連甘草各二兩，入大砂鍋內煎，隨滾隨服。服下人事少寧片時，少頃仍前躁擾，一日夜服至二十餘碗。大黃俱已煎化，黃連甘草俱煎至無汁。次日脈勢少和，知病可愈。但用急法，不用急藥。改用生地、麥冬各四兩，另研生汁，以花粉丹皮赤芍甘草各一兩，煎成和汁，大碗嚥之。以其來勢暴烈，一身津液從之奔竭，待利止生津，則枯槁難回矣。今脈勢既減，則火邪

已退。不治痢而痢自止。豈可泥潤滯之藥而不急用乎。服之果痢止但遺些少氣沫耳。畧進腐漿米汁調養旬餘始能消穀亦見胃氣之存留一線者不可少此焦頭爛額之客也。

浦君藝病痢初起有表邪未散誤用參朮固表使邪氣深入又誤服黃連涼解大黃推蕩治經月餘胃氣不運下痢日夜百餘行一夕嘔出從前黃連藥汁三五碗嘔至三五次後胃與腸遂打成一家內中幽門闢門洞開無阻不但粥飲直出卽人參濃膏纔吞入喉已汨汨從腸奔下用大劑四君子湯煎調赤石脂禹餘糧二味連連與服服後勢少

衰但腹中痛不可忍。浦曰：前此病雖多，然尙不痛。服此藥而痛增，未可服矣。喻曰：此正所謂通則不痛，痛則不通之說也。不痛則危，痛則安，何可不痛耶？仍以前藥再進，俟勢已大減，纔用四君子倍枳苓，十餘劑全安。

李士材治孫瀟湘夫人，下痢四十日，口乾發熱，飲食不進，腹中脹悶，完穀不化，尙有謂邪熱不殺穀者，計用香連枳殼豆蔻厚朴等三十餘劑，絕粒五日，命在須臾，診之脈大而數，按之豁然，詢得腹痛而喜手按，小便清利，此火衰不能生土，內真寒而外假熱也。亟煎服附子理中湯，水與服一劑而痛止，六劑而熱退，食進，兼服八味丸二十餘日霍。

然起矣

△○許郡侯女痢疾腹痛脈微而軟。李曰：此氣虛不能運化精微，其窘迫後重者，乃下陷耳。用升陽散火湯二劑，繼用補中益氣湯十劑而愈。

80 喻嘉言治陳汝明病痢，發熱如蒸，昏沉不食，脈數大空虛，尺倍洪盛。此內有濕熱，與時令外熱相合，欲成痢症，尙不自覺。又犯房勞，而爲驟寒所乘，以故發熱身重，不食，昏沉，皆少陰腎經外感少陰受邪原要，下利清白，此因腸中濕熱已蒸成敗濁之形，故色雖變而下利則同也。與麻黃附子細辛湯一劑，少散外邪，得汗後，熱即微減，再用附子理中

夾陰

湯二劑。熱退身輕能食。改用黃連理中湯九服。至旬日全安。

88

葉茂卿幼男病。瘴噤口發熱十餘日。嘔噦連聲不絕。關脈尺脈俱上湧而無根。喻曰。此非噤口。乃胃氣將絕之症也。噤在胃。壅在口。痢虛熱在胃。壅遏不宣。治宜補虛清熱。此因苦寒所傷。不能容食。惟有清補一法而已。連投理中湯二劑。不一時。病下十餘行。葉疑藥誤。喻曰。吾意先救其胃氣之絕。今腹中瘀積。藉藥力催之速下。正爲美事。焉可疑之。服二日。人事大轉。四日後止便糟粕。以補中益氣調理旬日而安。可見小兒之瘴。縱啖傷胃者多。內有積熱者少。尤不可輕用。

賣名醫卷之六 痘 上

痢疾門中通套治法也。

一婦人痢疾一月諸藥無功李診之曰氣血兩虛但當大補
痢門藥品一切停廢以十全大補連投十劑兼進補中益
氣加薑桂二十餘劑而安

張兵尊秋間患痢凡香連枳朴等劑用之兩月而病不衰李
診之滑而有力失下故也用香連歸芍陳皮枳壳加大黃
三錢下穢物頗多診其脈尚有力仍用前方出積滯如魚
腸者約數碗調理十餘日而痊

8 毛撫軍痢如魚腦腸鳴切痛聞食則嘔所服皆芩連木香菖
蒲藿香橘紅芍藥而已後有進四君子湯者疑而未服診

附子理中

得脈雖洪大。按之無力。候至左尺。倍覺濡軟。此命門火衰。不能生土。亟須參附。可以回陽。因問但用參朮可得愈否。李曰。若無桂附。雖進參朮。無益於病。且脾土太虛。虛則補母。非補火乎。遂用人參五錢。熟附一錢五分。炮薑一錢。白朮三錢。連進三劑。吐止食粥。再以補中益氣加薑附四劑。後即能視事。

△

吳又可治張德甫年二十患噤口痢。晝夜無度。肢體僅有皮骨。痢雖減。毫不進穀食。以人參二錢煎湯。入口不一時。身忽浮腫如吹氣球。自後飲食漸進。浮腫漸消。腫間已生肌

肉矣。

△治病當調
不當破氣
和血不當破血

高鼓峰治朱殿臣病痢日踰百餘次身發熱飲食不進所用皆枳榔大黃之屬曰此破氣利血藥也治滯下當調氣不當破氣當和血不當利血以當歸白芍生地黃芩木香等數大劑飲之三日而愈

馮楚瞻治王姓人久患重痢延診時當六月自腹至陰囊皆重綿厚裹稍薄則痛甚其兩足心又覺熱甚則重扇始可飲食不思甚危困脈之小強關尺並弱曰此中氣久虛氣不升降陰陽阻隔似痢非痢誤用香連苦寒之劑以致遏陽氣於九地之下而中宮藏陽納氣之所反已空虛且久痢陰陽兩亡故足心之熱陰虛所致腹中之寒陽虛所論症甚佳學者可以法

換方在合

由中宮之陽宜溫而補下陷之陽宜清而升理難並行今但先去其中寒之阻隔則鬱遏下極之火自能上升大用附子理中湯加五味子以効之論證甚佳擬方亦合但加五味似無着落二三劑後腹寒足熱俱減六七乃以歸脾湯加肉桂五味煎湯送入味丸而愈

陳秀才患紅白痢甚密診之兩寸略洪兩尺左關甚弱舌有黑胎此肝不能疏泄腎不能開藏宜痢之重密矣且真陰虧極於下真津燥槁於上水乘火位故赤舌變黑也若服黃連適增其害乃果有以香連進者服後痢更無度復延馮與八味湯大料用人參冲服漸得輕可調理月餘而安

楊乘六治沈某病。痢裏急後重，日夜百餘次，發熱口渴，體倦懶言，踰臥少食，小便不利。或用痢門清熱消滯，套藥數劑轉甚，脈之緩大無力，面色嫩白，舌胎微黃。此挾虛感寒，不可以痢疾正治之也。乃用補中益氣加白芍炮薑一劑而急重漸緩，痛痢隨減，再劑身涼食進，諸症悉愈。

蔡某病痢，膍腹絞痛，裏急後重，日夜無度，自知醫所服皆培腎燥脾之劑。補溼太早，遂成休息。幸不誤事，但病根不斷，每週時或五七次，遷延三載，形肉漸脫，力不能支。楊診之，脈附骨而緊，左尺尤甚，面白，舌淡嫩且胖且滑。此寒積在大腸底，諸藥不能到，故經年累月，痢無止息也。今脾胃大虧，須服

法係古人
用得恰當

養榮八味。各數十帖。待其氣血充足。然後以蠟丸巴豆一

枚。大如龍眼。空心服。以熱水送之。則藥到積所乃化。其積

自除矣。如法治之。果不再發。亦古人之成法。但前既云所

服皆培腎燥脾之劑。後復云脾腎太虛。須服養榮八味數十帖。豈三載之培補。猶嫌未至耶。後人醫案。其偏駁不醉。類如

此。

姚某痢疾。腹痛後重。膿血並見。日夜無度。或用利氣涼血清火解毒。一切消尅之劑。病不減。而解出斷腸一段。長半尺許。延楊診述病情。用藥次第。並詢斷腸之故。思之良久。曰。決無此事。夫腸者起自胃之下口。歷幽門。闌門。以至肛門。大小相連。若中既斷矣。何能自出肛門耶。且腸既出於昨

論。故極是。

日則上下斷絕已久。何至今日便中膿血。仍相續不絕耳。
蓋腸中滑膩稠粘。如脂如膏。粘貼腸上之一層。其形外圓
中空。有似乎腸。而實非腸也。試撥之必腐矣。果然。診其脈
細數而弦。按之勒指。舌如鏡而脈無神。此木氣太甚。胃氣
將絕無救矣。數日果歿。

易思蘭治省亭殿下。七月病痢。始服通利。次行和解。又次滋
補。月餘轉甚。每日行數次。肚腹絞痛。但泄氣而便不多。起
則腰痛屈曲難伸。胸膈脹滿。若有物礙。嗳氣連聲。四肢厥
逆。喘息不定。診之。兩寸沉大。右寸更有力。右關沉緊。左關
弦長而洪。喜兩尺沈微。來去一樣。曰此神勞氣滯之病也。

論病之史

獄

治法精巧

以暢中湯進之。製香附八分、蒼朮一錢、神曲三錢、五分撫
芎七分、黃芩八分、枳壳三分、蘇梗五分、甘草三分、薑一片。
東二個。服後兀兀欲吐、冷氣上升、噯氣數十口、卽大便去
穢汚頗多。胸次舒暢、腹中覺飢。自午至酉止去一次。四肢
不厥、肩背輕快。六脈平復。但心內怔忡、頭目昏眩、飲食無
味。用六君子湯加香附砂仁二劑。胃氣漸平、眩暈怔忡乍
止。乍止又以補中益氣湯加蔓荆子、茯神、棗仁、黃柏。半月
乃全愈。此證脈兩寸俱沉。左寸沉者心火鬱於下。乃神勞
也。右寸沉而有力者。肺主氣。與大腸爲表裏。七月肺金當
令之時。脈宜浮短。今不浮而沉。因思則氣結。不得循環。失

論脉精且
在可法

其升降之常。惟走大腸順逆氣滯而下陷。故作裏急後重。有似於痢。實非痢也。醫或謂四肢厥逆。大腸久滑。當用附子溫之。或謂內有宿積作痛。當用硝黃下之。皆非治法。夫肺脈不浮而沉。是金不得令也。金不得令。則不能制木。故肝脈不弦細而弦洪。不當旺而反旺。木來侮土。脾氣轉結於內。不能運。故四肢逆而厥冷。所謂熱深厥亦深也。熱厥者上不過肺。下不過膝。脈伏有力可驗也。既然熱厥。豈可復用附子大熱之劑。經曰心藏神。多念則神勞。脾藏意。多思則氣結。氣結故腹痛下痢。若復加以寒涼之劑。其結愈甚。所以硝黃亦不可用。惟以辛涼之劑散之。有香附辛溫。

以快肺氣。蘇梗疎通諸竅。神麴舒脾氣而化脾積。蒼朮燥濕引脾氣散於四肢。撫芎暢達肝氣。黃芩枳殼蕩滌大腸。加甘草以和中。使氣升而循環經絡。積去而大腸通快。又何腹痛之不減。而厥逆之不除哉。

○○
張路玉治項鳴先尊堂下痢血色如覓汁。眼消魁苦寒芩連大黃之類愈甚。不時發熱痞悶。六脈營營虛大。右關獨顯弦急。按之則芤。此氣虛不能統血之候。與補中益氣加炮薑肉桂四帖而安。

○○
郭然明之室患五色病。日夜數十次。兼帶下如崩。誤服黃連大黃十餘劑。隔塞不通。口噤不食者半月餘。至夜必大發。

熱躁渴。六脈弦細而疾。此足三陰俱虛之候。與理中加桂、芩、木香、烏梅。以調其胃。次與加減八味湯。導其陰火而全安。

△ 某刑部高年久痢。色如竟汁。服芩連白芍之類二十餘劑。漸加呃逆。六脈弦細如絲。與理中加丁香、肉桂。疑不服。仍啜前藥。數日病愈甚。而驟然索粥。諸醫皆以能食爲慶。張再診。則脈至如循刀刃。真臟脈也此中氣告竭。求救於食。除中症也。與傷寒之例同。不可爲矣。

褚某尊堂。深秋久痢。噤口不食者半月餘。但飲開水及瓜汁。啜後必嘔。脹腸鳴絞痛不已。煩渴悶亂。至夜轉劇。所下皆

膿血日夜百餘次。小水涓滴不通。六脈皆弦細乏力。驗其積沫皆瘀淡色晦。詢其所服皆芩連枳朴之類。所見諸症俱逆。幸久病脈弱。尚宜溫補。用理中加桂、芩、紫菀。調之服後小便即通。得稍寐。數日糜粥漸進。痢亦漸減。更與理中倍參。伏龍肝湯泛丸。調理而痊。

陳進士觸熱錦旋抵家。卽患河魚腹疾。半月已來。攻尅不效。遂噤口粒米不入。且因都門久食煤火。肩背發脹。不赤不癩。陷伏不起。發呃神昏。診之六脈弦細欲絕。面有戴陽之色。所下瘀晦。如爛魚腸。症雖危。幸脈無旺氣。氣無喘促。體無躁擾。可進溫補。但得補而癰腫煥發。便可無虞。遂疏

保元湯。每服人參三錢。黃耆一錢。甘草肉桂各一錢。伏龍肝湯代水煎服。一啜而稀糜稍進。兩啜而後重稍輕。三啜而癰毒噴起。瘍醫敷治其外。囑守前方十餘劑而安。

8. 韓晉度春捷錦旋。患腹痛泄瀉下血。或用香連丸。遂飲食艱進。少腹急結。雖小便癃閉。而不喜湯飲。面色痿黃。日夜去血五十餘度。診之氣口沉細。而緊。所下之血瘀晦如竟榮汁。與理中湯加肉桂二錢。一劑弱通。小腹即寬。再劑血減食進。四劑泄瀉止三四次。去後微有白膿。與補中益氣加炮薑四劑而愈。

張飛疇治朱元臣子。患五色痢。胸膈脹滿。粥食不進。服藥罔

攻補俱不
對症

效。另延兩醫，一用大黃，一用人參，不能決。求診之，曰：用大黃者，因其脹滿脈大也。用人參者，因其痢久不食也。痢久不食，大黃斷斷難施。膈滿作脹，人參亦難遽投。擬伏龍肝爲君，專溫土藏，用以濃煎代茶。煎焦尤茯苓、甘草、廣藿、木香、炒烏梅一劑，痢減食進，再劑而止。遂不藥調理而安。

柴嶼青治解元周讓谷，在安撫張西銘京寓時，半年久痢不止。或用參耆赤茯粟殼肉果不效。夜起六七次，日間不計其數。膿血雜下，已頻於殆。始求治，以久痢亡陰，不宜再用赤茯利水，亦非兜瀉之所能止。且久痢寒積在大腸底，現今兩脈稍緊，欲用蠟豆丸，眾皆不敢。不得已勉用補中益

寒積丸

大腸底

氣加茱萸製川附一劑而減後兼用八味丸而愈。

○張三錫治一人、患痢發寒熱頭痛。左脈浮數而右脈滑大。乃內傷挾外感也。先用敗毒散加薑蕊。一服表症悉除。但中脘作脹悶。後重不已。以平胃散加枳殼、木香、枳榔、山楂。二服脹悶移於小腹。投木香枳榔丸三錢。下粘硬之物而愈。

○一婦病痢。自投承氣湯二服不應。診之。左脈浮而帶弦。右三部俱沉。關脈略滑。必鬱悶中食所致。病家云素多惱怒。遂以厚朴蒼朮香附撫芎舒鬱。山楂枳榔橘皮木香理氣。白芍調中。三服愈。

○一人痢初愈。遂飲燒酒。雜進肉麵。胸口脹滿。發寒熱。右脈弦。

理論不錯

犯我故大

滑倍常知飲食酒毒爲患也。病後中氣未復，火邪尙存，多食自難。傳化燒酒復助其毒，勢在不救。今食填胸中，得吐乃有生意。經云：在上者因而越之是也。不信，自服巴豆丸藥下啞，去血升許而殂。

尖頭立消
丘頭立消

一人夏月遠行飲酒，致下痢皆純血。日夜無度，心下脹不食。脈三部俱弦滑而數。先與山楂、枳實、枳榔、橘紅、香連以和其中，次與木香、枳榔，以導其滯。脹悶已除，下血愈甚。遂以四物用生地、條芩、茱連、丹皮。二劑血止一半，再加地榆三服已。

一人下痢腹痛，自服大黃丸一時痛轉甚。手足俱冷，脈沉伏。

知寒涼用早也。投炮薑理中湯加厚朴蒼朮山楂一兩外用炒鹽熨之。下膈週時卽定。後用香連、白芍、厚朴枳殼等調理而痊。

○一人患痢一月不愈。穢汗在牀。六脈弦而弱。投補中益氣湯加酒炒白芍八貼始止。二十貼而痊。

○一人病痢日久不止。四肢俱腫而脈細小。尙可救。與參苓白朮散加肉豆蔻少訖。作湯服愈。

○一婦病久痢。食時身熱。左脈浮數。右脈滑數。詢其飲食。雖病未減。至廁始不能食。與倉廩湯先去其熱。後以枳朮人參陳皮。查鱗。又二服。腹中漸寬。後重不止。乃以調中益氣湯。

下木香枳榔丸二服下穢物碗許愈

○陸養愚治一人因路途感冒頭微痛身微熱飲食如故數日後患水泄小便赤濁自服胃苓湯二劑泄不止而反見積

又服芩連白芍木香枳榔輩二劑亦不效診之兩手浮弦沉按濁數此因表氣不舒致令裏氣不順偶值脾胃不調而作泄也乃以五積散微加白蔻仁木香二劑大汗而諸

症悉愈

董得陽素有酒積因而患疝雖奉養豐而稟賦厚而清涼消導過多今病已少癢而大便猶濡小便短數黃亦身時熱上壅頭面鼻塞耳聾眼昏口燥脈之浮大而數按之而馳

或謂芩連滑石但可清下焦之火。當以涼膈散清上焦。以佐之。且謂脈尙洪盛。未可議補。陸曰。公平日脈頂指洪盛。以今日較之。已弱極矣。凡九竅不秘。由於陽氣上盛而動。則當清瀉。若由於腸胃之所生。則當補歛。今瀉痢久。數用清涼消導之劑。腸胃有不虛乎。夫中焦氣血不足。多致虛火上炎下迫。用參白朮補氣爲君。當歸白芍養血爲佐。五味麥冬棗仁斂耗散之氣爲臣。甘草茯苓緩以滲之。以爲使。待上焦既清。而後提其下陷之陽。則便實瀉清而通暢矣。服二劑之後。再以補中益氣加減。服之全愈。

陸肖愚治吳南邱。八月間醉飽後。御內。明日患痢。晝夜百餘

早夜補塞

次赤白相間其狀如爛肉。腹中溫溫作痛。四肢厥冷。脈之緩大無力。兩尺脈尤弱。謂此症卽宜補塞。先書人參肉果二味。其子大駭。謂無積不成瘀。豈有隔一二日間。卽用補塞者。不得已姑與調氣養榮湯服之。病無進退。更醫遂投以芩連枳榔木香等藥。腹痛如鑿。足厥如冰。冷汗氣促。食入卽從大便而出。色尙未變。再亟診。身體不能轉側。大便如流。猶幸脈與神氣未變。因用大料人參附子理中湯加肉桂肉果。服之一劑。痛減。數劑足溫。泄瀉少止。後用人參至二斤。始起鬚髮盡落。

今鞠二府九月間赤痢腹痛。裏急後重。或用芩連枳榔白芍滑

虛寒利
溫運

石一劑痛覺增。二劑痛更甚。乃謂醫曰。通則不痛。汝爲我用大黃下之。醫唯唯。幸其公子力爭不可。診之。面赤戴陽。唇若塗硃。舌白滑無胎。所下有淤血如豆大者數十枚。如淡黃而濁。其脈浮按微數。而大沈按遲。而無力。曰此痛乃寒也。當以溫熱解之。蓋脈無熱象。大而無力者。爲虛寒。痛亦爲熱色晦而便溏者。爲虛寒。用白芍五錢。醇酒炒數次。薑炭二錢。炙甘草桂附各一錢。木香五分。棗二枚。一劑痛減能卽止。二劑痛止。改加升麻參耆。數劑而後重瀉痢並除矣。

朱丹溪治青田人下痢紅紫血。下墜逼迫。不渴不熱。用白朮

白芍各一兩陳皮枳壳歸身滑石各半兩甘草炙一錢桃仁三十六個分八帖下實腸丸三十粒

8

許叔向曰陳侍郎經中庚戌秋過儀真求診初不覺有疾及診視肝脈沉弦附骨重取則牢子曰病在左脇有血積必發痛陳曰誠如是前某守九江被召冒暑泛長江暨抵行朝積血一塊大如桔旬日如碗大痛發則不可忍故急請公視以歸耳奈何予曰積瘀不強止故積血結於臍脇下非抵當丸不可渠疑而不肯服次年竟以此終

抵當丸

之而瘥

鄭莫壹治江南臬司多公患噤口痢粒米不進令服牛乳久

牛乳治噤口痢

△

陸祖愚診吳翔高年近七旬秋初患痢起於醉飽房勞診之

有是訟

容顏黯澁六脈弦緊此形症不足脈候有餘明是陽亢陰微須用薑附梔回。否則不出。一日滿座鬨然醫者從而和之乃投以鼎串之藥燒熱草頭令病人聞吸以開胃氣次早痢果減六七漸進薄粥談笑吟詠大有起色。閱二日而訣音至矣。

陳三農治一婦久痢不止口乾發熱飲食不進猶服香連等藥完穀不化尙謂邪熱不殺穀欲進芩連數日不食勢正危迫診之脈大而數按之極微詢之小便仍利腹痛喜手按此火衰不能生土內遺寒而外假熱也小便利則不熱辨證以晰

可知。腹喜按則虛寒立辨。取進附子理中湯待冷與服一劑而痛止。連服數劑而愈。

6 撫州銅客病痢甚危。懸五十金酬醫。太學生倪士實授一方用當歸末。阿魏丸。調白湯送下。三服而愈。續金陵
瑣事

7 胡竹亭授一治痢方。用黃花地丁草。搗取自然汁一酒盃。加蜂蜜少許。服之神驗。

8 薛立齋治崔司空年踰六旬。患痢赤白。裏急後重。此濕熱壅滯。用芍藥湯內加大黃二錢。一劑減半。又劑全愈。惟急重未止。此脾氣下陷。用補中益氣送香連丸而愈。

9 馬元儀治一人。年逾古稀。下痢膿血。調治半年不愈。脈之左

老年尤虛
非此小量
不為功

見弦濶右關尺微濡按之則幾微欲絕此脾腎俱虛之候

也脾主轉輸腎主二陰二藏不治將何恃爲健運蟄藏之

本耶病久年高所喜發言清越神氣明爽雖危可治用人

參三兩熟附三錢服後三四時訖覺周身肌肉脹不可忍

疑藥之過急召診則右關尺俱透按之有根曰脈透者氣

布於內也肌脹者氣達於表也前方少減附子連進五劑

痢減半糞微溏再服症減七八但小便少微渴與五苓散

減桂加參小便如泉再以補中益氣調理兩月而安

係純用陽

藥之過後之口微渴亦由於此得茯苓猪苓等引參力下降故小便即利病雖愈非正治也

凌伯尹患痢兩月不止百治益甚診之右關尺虛而結滯脉

中有塊突起如拳水漿不得下咽是噤口矣曰此症屢經誤治

是噤口矣

邪未得除而胃氣已傷客邪乘虛結於心下與痰飲相搏

而成痞水不得下咽者土虛不能勝水且以寒飲內格而

不入也與半夏瀉心湯二劑結塊漸平再劑而症減七八

漸進粥飲蓋外邪挾內飲相結其留連膠固有非一表一

裏所能盡者攻之則正愈傷補之則痞益甚然舍此則治

法何從而施乃用人參大棗以安胃氣之虛而加炮薑半

夏黃芩黃連以滌痰治邪而成傾痞之用正如良吏治民

威惠兼著而治功成矣

包瑞溪學憲傳治血痢痛甚方白芷酒炒五錢此一味仲淳加入者枳

血痢方

壳槐花同炒去槐花五錢升麻醋炒七分真川連薑汁炒

五錢滑石末三錢乳香沒藥各七分五厘山楂肉二錢甘

草五分試之神效

廣筆記

今

黃聚川年兄太夫人年八十餘偶患痢胸膈脹絕粒數日予

以升麻人參黃連蓮肉方投之參用至一兩諸子駭甚再

問予曰遲則不救一劑啜粥再劑腹中響一泄痢即止今

年九十餘尙健也

同上

△

陳赤石督學因校士過勞感言遂滯下純血醫皆難之陳刺

史曰此非繆仲濱莫能療也使者旁午得之吳門一日夜

馳之武林診知其所由遂用人參五錢升麻七分炙甘草

升

補溫清三法

紅曲各錢半。烏梅一枚。川黃連三錢。白芍二錢。蓮肉二十

粒。煎調滑石末五錢。二劑而愈。

清暑

督學曰：痢止矣。心搖搖不能閑卷。奈何？仲淳曰：此勞心太過暑因客之耳。加竹葉乾

葛棗仁一劑遂平。

同上

△8 庚子秋華氏妹歸甯。忽痢日夜幾百行。身熱發嘔。一嘔數十

聲不絕。吳醫爭欲下之。且曰：補卽死矣。時仲淳以先王母病留湖濱。憐其促治後事甚亟。曰：旣以知危。何不以藥試

之？服如金丸。一味黃連。薑汁和丸。因思飲子固守仲淳前方。以人參、

炒白芍、扁豆、升麻、滑石、炙草、橘紅。煎下如金丸二劑。勢稍

定。更數服愈。華水部至今感服。

同上

如金丸方

苦辛通降

炒白芍、扁豆、升麻、滑石、炙草、橘紅。煎下如金丸二劑。勢稍

定。更數服愈。華水部至今感服。

同上

古方甘州
干姜湯

一少年貴介暑月中出外飲食失宜。兼以暑熱。遂患滯下。途次無藥。病偶自止。歸家腹痛不已。徧嘗諸醫之藥。藥入口痛愈甚。亦不思飲。仲淳視之曰。此濕熱耳。其父曰。醫亦以濕熱治之而轉劇。問投何藥。曰。蒼朮黃連厚朴枳壳陳皮等。仲淳曰。誤也。亢性溫而燥。善閉氣。故滯下家忌之。郎君陰虛人也。尤非所宜。更以滑石一兩爲細末。丹皮。芍藥之別。以白芍酒炒五錢。炙草二錢。炒黑乾薑五分。水煎調服。依方服之。須臾小便如注。痛立止。同上

8 秦公藩病癆。醫誤投澁藥。一劑痢止。濕熱無自而出。遍攻肢體骨節間。以致項強。目赤。肩臂。腕膝。足脰。俱發腫痛。甚不

能轉側。仲淳疏方寄之。用白芍、石斛、牛膝、木瓜、黃柏、苡仁、
炙草、車前、茯苓。痛雖止，尚不能轉側。更用蒺藜、菊花、首烏、
胡麻、黃柏、炙草。復逾年愈。其始病時，一醫稍投參朮，痛極
欲死。此係本症陰虛有火，又加濕熱。暑濕交攻，故現此症。
名癥風。陰虛有火，故不受補。又不宜燥。惟微寒清平之劑
調之，久之自愈。同上

姚公遠幼子病癇，醫誤下之，遂下純血。喘、身熱、不思食。繆以
人參四五錢，石蓮子、白芍升麻、橘紅、甘草、滑石、殭蠶、白扁

人參、石斛、白芍、生地、丹皮、桂枝、白芍、白芷、白芍、白芍。

豆同上

立齋治一小兒患病，驟用澁藥，致大腸經分作痛，與扁豆滑

可憎可嘆

八

石末炙甘草投之一劑喘平血止。又數劑痢止。囑曰。兒百日不出痘則生。以下多元氣未復故也。未幾卽毒流於隧道之中。以四物加桃仁、酒芩、紅花、升麻、枳壳、陳皮、甘草治漸愈。因年幼冒弱。竟至不起。又一患者亦用滋藥。環跳穴作痛。與前藥去升麻陳皮甘草。加蒼朮黃柏柴胡青皮生薑十餘劑少可。更刺委中出黑血而愈。如手蘸熱水拍腿上有泡起。挑去亦可。不若刺穴尤速效也。委中在膝腕中央橫紋中動脈便是

仲淳之弟稚端幼病癇。日夜數十次。用人身三錢吳茱萸湯

泡七次一錢。川黃連薑汁炒一錢。後二味飯上蒸煎服。如受以藥一匙。間米湯一匙。漸漸飲之。如頭疼發熱。加寒水

少人患病。

桂宜茶者

受以藥一匙。間米湯一匙。漸漸飲之。如頭疼發熱。加寒水

古今醫脈

石六錢乾葛一錢別調六一散四錢冷水服數劑卽愈

△○

虞元靜房中人方孕五月患滯下腹痛日下數次用川黃連

懷孕下病

四錢白芍三錢黃芩三錢白扁豆二錢蓮子四十粒橘紅

腹痛

一錢五分枳壳三錢紅麴二錢乾葛一錢五分升麻五分

葛根黃連
黃芩加味

炙甘草一錢烏梅一枚甫飲一盅卽覺藥行卽解一次痛

亦隨止滯下全愈

○韓戶部左臂患一紫泡根畔赤腫脹大而癆謂芤主失血或
積血韓曰血痢未瘳以芍藥湯二劑更以人參敗毒散二
劑瘡痢並愈

△○沈明生治吳君一媳患痢四十餘日食少倦怠原醫以日久

議論不錯

困憊當從補治無復可疑。延診謂其染患以來膏梁未嘗一日去口則舊積未除新積復起形雖虛而症固實也。日雖久而積固新也。治法應與初症同先進導滯丸二服嗣用補消兼進仍囑其清虛調養後果全愈。由此觀之初中末三法有難盡抑而望聞切之外不可廢間且吳俗有飽不死痢疾一語恣噉肥甘唯恐弗及何異藉寇兵而資盜糧耶。蔓延日久馴致証實形虛欲補形則礙其証欲攻寒則慮其虛始也求其多食而終至於不能食良可憫也。因志之以戒夫世之患痢而不慎口腹者。

章素文母秋間患滯下脈與症本皆輕淺乃過於慎重泥高

年不可寒涼之說更醫至再亦惟將順主。致令綿延不已。最後延診力矯前非。竟以黃連主治得癒。時有童鳴佩章石交也。亦久病。亟以沈薦。且言治此患者莫過於沈而沈之善用亦莫過於黃連一味耳。卽診卽告曰是診非附子弗痊。章訝之。謂童利下之色與夫作痛渴澁。日期近遠頗與前症相類。何用藥水火如是。曰辨症不多岐。但須一矢破的。童之滯下並証皆似平熱。而詢其每欲圊時必先腰痛一語。而得病根矣。夫腰爲腎。主二便。乃胃家北門鎖鑰之司也。虛則不能閉藏。是以每欲更衣。輒先作痛。非與腹部之痛隨利減者可同日而語。向皆用寒涼瀉滌主治。

疾何瘥。於是先以理中補中相合爲劑。嗣以八味丸益火。

之原果得奏績。嗟夫。症同治異。孰謂可概施一法也哉。

雄按腰痛固爲腎虛之證。據然須辨別陰陽。不可概以桂附爲主藥也。今秋王兩蒼室患此兩旬。延余視之。腰痛腹墜。溲少口乾。煩燥面紅。知飢不知厭。不寐脈至絃數。左甚而右不赤白。略無糞色相兼。及至更衣。又極艱澀。且無痢色。相雜溫補宣通。皆無小效。稍佐升清。胸卽痞塞。詢其月事。因痢愆期。余謂能食便堅。府氣無滯。陰虛肝旺。營液旁流。與葛杞子。烏鵲鮑魚。阿膠。秦皮。黃柏。柏子仁。白頭翁。銀花。投劑卽減。繼加熟地。歸身龜板鹿角而愈。

吳有聲云。王寅秋予病痢而劇。郡治逾月。氣息奄奄。色毀骨瘠。望者却走。明生先生至診視之。則曰。是何中暑之深也。家人疑之。謂予安坐書齋。足不出戶。奚暑之乘。先生決之於指。斷之於心。遂投以涼劑。一服卽有效。不數日而全愈。

蓋予夏間曾製地黃以酒瀆之。每日必出諸酒而曝之。烈日之中至夕仍返而瀆之於酒。如是者幾一月。予愚甚。以爲地黃之精神盡在酒也。取而飲之。而不知炎威之毒。漸畜於酒者。早已入余之肺腸。此家人所不知。卽予亦未悟。迨病愈而推之始得。而先生獨知其中暑之深。則其視病可不謂神焉者哉。

聶久吾曰。痢爲險惡之症。生死攸關。然古今治法多罕十全。予以經驗既多。漸悟病機。乃自製此方。所向輒效。遂刊布廣施。全活甚眾。第服者藥須地道。尤不可任意加減耳。方用川黃連、條芩、生白芍、山楂肉各五錢。陳枳壳、炒枳榔、厚朴。

薑汁炒

青皮各八分

當歸、甘草、地榆各五分

紅花三分酒洗

南木香二分

水二碗煎一

桃仁泥一錢空心溫服渣再煎

桃仁泥一

錢水二碗煎一

碗空心溫服渣再煎

此方或紅或白或紅白相兼裏急後重身熱腹痛者俱可服其有便純血便如塵水大孔如竹筒等惡症古謂不治者急服此亦可救但遲緩則毒壞臟腑爲難救耳其有

噤口者毒在胃口也此藥煎一劑分五六次緩緩服之令

胃口毒氣漸開服完一劑後不惟藥可進而飲食亦漸可進矣不必另用他藥也單白無紅者去地榆桃仁加去

白陳皮四分木香用三分滯澁甚者加酒炒大黃一錢服

一二劑仍除之此方用之於三五日神效旬日內外亦效

惟半月外則當加減如後黃連條芩白芍

三味生用各四分酒炒各六分

山楂肉一錢厚朴陳皮青皮枳榔各四分

甘草生熟各一分半地榆醋炒

當歸各五分

桃仁泥六分紅花六分

木香三分

如延至月餘覺脾胃虛滑者則用酒炒芩連白芍各六分陳皮厚朴木香各三分醋炒地榆四分紅花二分當歸人參白朮熟甘草各五分以上方法用無不效間有不效者必其初投參朮等

補劑太早補塞邪熱在內久而正氣已虛邪氣猶盛欲補而澁之則助邪欲清而疎之則愈滑遂致不救予嘗治一公子一仕宦皆早投溫補不可挽回故表而出之以戒後

○魏玉橫曰。張龍文年三十來。九月患痢。至十二月未瘥。已無腹痛。後重。服補中益氣則不及至。圖且下轉數延。予治與熟地、杞子、白芍、棗仁、米仁等。初甚遊膈。脹而痢。且五色。幸彼能守藥。弗更張。再進而痢遞減矣。洎歲暮已向愈。脈之兩關滑大。重按則弦。戒之曰。藥未可停。恐立春後病再發。已而果然。其鄰醫就余方加補骨脂、砂仁、木香、廣皮之類。與之了不應。且昏睡而多汗。至四月中再求診。則以前方加沙參、麥冬、蔓仁、黃芩。未二十劑而痊。後環跳穴及趾踵痛。流注無定所。狀如痢後風。仍以前方加知柏川連。數劑而安。

而安

補氣養陰
確合病机

○

濮氏子住湧金門外甚貧窘患久痢脫肛諸治不效乃入城就予診雖相去二三里途中必數登廁肛既不收行步殊苦與補中益氣湯加熟地一兩炮薑一錢服二劑竟愈

范秀才年近七旬戊子二月患寒熱原有痢疾至是胸脇少腹無不痛楚下痢紅白一名醫治之有年其邀余診蓋乘便耳其脈弦數所喜者滑詢其小便短赤此純屬肝火下迫似痢而非痢也必多服香竈又值君火司天少陽當令於是乘其所勝而侮其所不勝所下皆太陰血津陽明脂膏也與生女貞沙參麥冬川蓮苡仁一劑已愈其半而名醫曰七十之年可服黃連之苦寒苡仁之滑泄乎今下痢

而不與調氣健脾而反用滋陰潤肺此何治邪范乃拘儒復聽之治又一月將斃矣再延診仍前方加杞子白芍甘草數劑痢止痛除而愈病原有傷燥而致者魏晉所治皆其證也

△○裴兆期治其母年七十時於除夕忽病痢痢之頻不可以數

計神昏不語發熱面赤氣奔迫而脈洪大以虛痢下頻而滑無裏急後重之症以人參蓮肉各一兩砂仁一錢濃煎頻服至五日痢減神清遂索食矣自此日用補中益氣湯加桂附少許至四十餘劑始得飲啖神情俱如故

△○一士人冬月患病晝夜百餘次裏急後重惡心不能食腹中按之硬痛脈細數無倫手足面鼻俱青冷投以人參一兩

身熱祚脣
膚微澀

桂附乾薑各一錢不食頓已再進竟不見溫補之驗後倍
加桂附二劑手足漸溫惡心漸止飲食亦漸進特痢未減

更以人參爲君之大補脾丸加入桂附俾旦晚服之以扶
胃氣而加飲食此治本之第二要圖也半月中約服人參
八九兩附子三枚脈始洪長有九口復燥渴而思冷飴是
陰已化陽仍用大黃黃連梔榔芍藥之類滌去腸中宿垢
後以加減參苓散作丸與之遂愈

合葉天土治徐某夏季痢症多是濕熱食積初起宜分消其邪
但肌柔白嫩乃氣虛之質且性情畏藥只宜少與勿過梔
榔汁青皮陳皮厚朴川連黃芩木香炒黑山楂又診濕熱
霍仲而渴
重的治法

下痢必用苦辛寒爲治。栗殼瀉腸止瀉久痢成方。當此熱邪未清。宣通斯滯可去。因色白氣弱。未敢峻攻耳。厚朴、黃芩、川連、木香、汁、山楂肉、炒銀花、麥芽。

△
治病當用
清熱導氣

王某案痢疾古稱滯下。乃是濕熱氣薄腸胃阻閉氣分。故利仍不爽。河間丹溪。僉用清熱導氣者爲此。黃芩、川連、草決明、炒黑山楂肉、生白芍、石蓮、丹皮、廣木香汁。

顧某得湯飲。腹中漉漉。自痢稀水。平昔酒客留濕。濕熱內蘊腸胃。凝積不爽。東垣清暑益氣。亦爲濕熱傷氣而設。但脾胃久病。仍能納食。當苦味堅陰。芳香理脾。生茅朮四兩。炒黑黃柏二兩。炒黑地榆二兩。猪苓一兩半。澤瀉一兩半。水

泛丸服三錢

徐靈胎曰此極靈妙、之病方極靈妙、

△治紅白痢忌用川連宜用車前草炒研二錢

枳榔山查

陳皮滑石甘草各一錢紅麯三錢枳實炒一錢澤瀉炒

二錢燈心一撮廣木香六分煨共爲末每服三錢烏藥

煎湯冲服

一人陰虛發熱下痢赤白至夜煩渴不甯或用涼血攻積藥

而死一人陰虛發熱下痢五色胸中常覺饑狀得食則脹

或用補中益氣而死一人陰虛發熱下痢不食郭友三用

猪苓湯黃連阿膠湯而痊張飛疇曰世患陰虛下痢者頗

多未有不發熱不煩渴不畏食不見紅不夜甚者蓋陰氣

張飛疇三言

凶吉吉後之

此段筆記
考略卷之

內亡勢必虛陽外擾。故治陰虛之痢涼血死攻積死補氣亦死。惟清解熱毒兼滋陰血庶可保全。此用仲景少陰例中救熱存陰之法與金匱治產後下痢虛極用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不殊也。

廣筆記曰。凡治滯下與大腸滑泄自利不同。滑泄自利不止。有可滻之道。故古人有間用粟殼訶子以止之者。若夫滯下本屬濕熱滯滯不行。法宜疏利藥忌兜澁。大腸者肺之腑也。大腸既有濕熱留滯。則肺家亦必有熱。肺乃華蓋之藏。經曰。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是肺氣喜通利惡閉澁。故古人藥性中每云利肺氣其意概可見。

疫痢

矣。倘誤用滻藥，使濕氣無所宣泄，肺氣不得下降，非惟滯下增劇，而濕熱薰蒸上干乎肺，則脹悶氣逆，不得眠，不思食，諸證至矣。

外有時行疫痢一症，往往夏末初秋，沿門闔境患此。其症大都發熱頭痛，口渴煩燥，下痢濁滯，甚者一日夜行百次，或兼發斑疹，勢甚危迫。世醫妄指爲漏底，殊不知此是時氣使然。治法當清熱解毒，表散爲急。如升麻葛根柴胡、黃連、黃芩之類，或熱甚渴甚，前藥中可加寒水石。更有別證，以意加減。切忌下行破氣收滯，如大黃、芒硝、枳榔、枳實、烏梅、粟殼等。犯此者多致不救。

△ 治毒痢及發疹時疹毒下痢方 鮮金銀藤數兩煎濃汁三大

碗入地榆五錢川黃連槐花濕拌炒四錢黃柏二錢黃芩

二錢白芍酒炒三錢炙甘草二錢綠升麻醋炒六分同煎至一碗調飛過滑石末五錢不拘時服

瘧痢

△ 李易安金石錄後序言其夫趙明誠因途中奔馳冒暑至行

在旅邸病痞子聞信驚懼念渠性素急病痞患熱必服寒

涼藥病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

胡黃芩瘧且痢遂以不起柴芩自是少陽藥用之不當便能爲患然藥不對病雖甘草茯

菴亦足
殺人也

萬密齋治汪氏媳病瘡且癥用小柴胡合桂枝湯加當歸陳皮二十餘劑瘡愈隨以黃芩芍藥湯加人參治癥不效再思之悟曰此病得之內傷名爲自蠱乃用升陽除溼防風湯一劑而安

陸肖愚治王笠雲八月間患瘡服藥已愈後復飲食不調大便瀉而變痴一日夜約二三十行皆積滯無糞腹痛後重身熱夜不安醫以芩連木香枳榔等藥投之益甚脈之左手浮弦而弱右手沉數而微曰此瘡之餘邪也當解經絡中邪熱則大便自固乃以機要防風芍藥黃芩湯加柴胡

二劑身熱腹痛頓止。後以調氣養榮湯數劑。精神如故。

孫文垣治董淳老家馬厨。七月初旬患病。二十餘日勢轉劇。詢其症曰。大發寒熱。寒至不憚入竈。熱至不憚入井。痢兼紅白。日夜八十餘行。腹痛惡心。汗多。神氣倦甚。問其脈曰。脈不言。下痢脈洪大者死。細微者生。今洪大逆也。孫曰。痢固忌洪大。寒熱亦非細微所宜。其中必有故。往診其脈。察其症。果如所言。面色微紅。汗淋淋。究病所由起。謂客來眾。厨間燥熱。食瓜果菱藕過多。晚又過飲接內。寢於擔下。次日卽寒熱腹痛。因而下痢。與人參白朮石膏滑石各五錢。知母炮薑各三錢。大附子炙甘草各二錢。大劑煎之。飲

訖卽睡。或問曰：服後何狀爲佳？曰：倘得一睡，則陰陽和。

則汗可斂。寒熱嘔惡可止也。夜來癟減半。汗吐全無。脈亦

歛矣。再用人參、石膏、白朮、白芍、滑石各三錢。炮薑、肉桂、知

母各二錢。炙甘草附子各一錢。服後瘧止。癟又減半。飲食

漸進。神氣漸復。改用酒芍五錢。人參白朮滑石各二錢。甘

草陳皮炮薑肉桂各一錢。三劑癟全止而瘧。或問寒熱均

投此何症。而劑何名也？笑曰：此滑公所謂混沌湯也。經云：

夏傷於暑。秋必瘧病。白虎湯益元散主之。瓜果寒涼傷其

中氣。酒後御內。損其下元。附子理中湯正所以溫中補下。

者經又一云實者邪氣實也。故以白虎益元應之。虛者正氣

密丸並用
名曰混沌湯

卷之二
古今人法
妙不可言

虛也。故以理中湯應之。若以寒熱均用爲疑。則仲景附子甘草瀉心湯。旣用大黃黃連。又用乾薑附子。此何說哉。蓋假對假、真對真也。

孫文垣治臧茗泉。脈左弦數。右寸弱。關大。重按則滑。右尺微原以瘧後復傷飲食。大便瀉而變痢。一日夜只五六行。皆積滯無氣。腹疼後重難堪。午未後發熱。天明始退。此夏傷於暑。秋成瘧病也。其熱仍瘧之餘邪。當先解散。然後以補劑投之。則痢自愈矣。與神授香連丸一服。腹中腸鳴。須臾大便行。較前更多。且有糞下。改以白芍四錢。澤瀉黃連各一錢。滑石二錢。甘草桂枝木香各四分。山楂七分。兩日後。

與補中益氣湯加木香黃連白芍調理半月而癒。

○張路玉治故友子觸疫瘧之氣染患月餘不止。左右之人失於調理致愈而復發。加以五液注下。瘧痢兼作。水穀不入者半月餘。乃攜歸齋中。日與補中益氣兼理中六君萸桂之屬。將養半月而愈。

○李士材治一士冒暑勞苦。患血痢危甚。用黃連當歸烏梅滑石各五錢。香薷三錢。甘草一錢而愈。症治大合醫案

○陸祖恩治姚可儀祖母年七十。精力過人。勤勞不倦。忽於夏月怒後感冒風涼。兼傷飲食。頭疼骨痛。寒熱大作。寒則重衾。熱則冷飲。或以其年局病重。攻補兼施。遂腹痛、讌語煩。

躁脈之洪弦而緊。謂高年而脈乃如是。病正進也。須讎解表裏之邪。遂用柴葛、二陳枳桔、楂朴芩蘇加生薑。二劑表症稍減。腹仍痛。下痢紅白。裏急後重。日夜去積三十餘允。脈亦未減。乃用潤字丸一錢。香連丸和服。日夜三服。兩日後痢減半。惟脅之上下痞滿。又用枳榔青皮木香澤瀉木通芩連滑石之類。五六劑方得燥矢。與積同去。病又減二三。仍用香連丸二錢。日進二服。數日積除痢止。改投大補氣血之劑。調理月餘而安。

韓延年長子初患咳嗽已久。至七月患瘧復變癆瘍。仍未止。或以尺脈短濇。投養陰清補之劑。診之擬加參附。前醫亦

以爲然後更數醫。仍不外溫補止塞。出入加減。服參及四斤。病雖減而元氣猶未復如故。

朝鮮人治病方

高麗醫人治病。用藥只一味兩味。至三味則極多矣。未有至四味者。蓋藥惟性專則達。二則調。四則參與制。再多則相牽而不能奏功。偶傳治痢二方甚簡而驗。今錄於此。治痢止二味。色白者患寒。其說未是用生薑一兩。細茶五錢。色赤者患熱。用細茶一兩。生薑五錢。赤白雜者。薑茶各五錢。青皮三錢。陳皮二錢。酒一碗。河水一碗。煎至一碗。溫服即愈。李日華六研

魏玉橫曰。汪紹兄。室人年五十餘。新秋患淋秘。小愈即勿藥。

齋偶筆

初冬卽自汗兩日。遂寒熱成胎瘡。醫略與消散不效。將半月復增滯下。腹痛後重。日二二十行。因見其脈如蜘蛛聲。微氣乏。疑屬虛寒。乃用二陳湯、香砂、蒼朴、溫胃燥脾之劑。十餘日舌胎盡黑。多汗不眠。遂辭去。診之脈果沉微。語殊輕怯。然小便熱短。胸膈痞悶。瘡則熱多於寒。痢則紅少於白。此伏氣所發。陳莝鬱積。大腑爲病也。在金匱法宜下之。但其稟賦甚弱。三陰素虧。不可峻治。且前所服類皆溫燥。故令積滯不行。宜以潤滑甘寒之品導之。用生地、杞子、麥冬、蔓仁、當歸、木通、白芍、黃芩、枳壳、桔梗。數劑覺去宿垢甚多。又數劑而痢止。瘡仍間日一作。加痰嗽甚頻。此腸胃既

通。餘熱挾虛火上竄也。前方去枳壳當歸木通加沙參熟地、地骨、首烏之屬。十餘劑黑胎始盡。而寒熱除。又數劑痰噔亦止。後因勞瘧復作。用補中益氣去人參內熟地一兩。一劑而愈。愈後左關尺仍細弱。向若峻下必生變矣。當病甚時。一專科與木香、白朮、炮薑、補骨脂等。亦幸而未服。

痢後風

孫文垣治程氏子年十五夏月患痢。醫治彌月。痢止而筋骨腫痛。痛處發熱。晝輕夜重。肌肉消減。有作白虎歷節風治者。有作鶴膝鼓槌風治者。痛甚。診之脈皆細濶。曰此。

痢後風也。蓋由治痢不善，以致寒濕穢瘀凝滯經絡，日久血氣爲痛所傷，此症虛虛實實極難認。處方亦不易。欲補虛則腫愈，B欲疎通則痛愈，C唯局方大防風湯可用。防風、熟地、黃耆、人參、白芍、當歸、杜仲各一錢，白朮一錢五分，羌活、牛膝、甘草、茴香各五分，川芎七分，加薑三片，服三十貼而安。

陳三農治一土痢後腰腿攀痛，不能俯仰。此腎虛風寒濕所乘也。用獨活寄生湯二劑愈。

續名醫類案卷九

錢塘魏之琇編集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藜素園 同校

飲食傷

寶材治一人慵懶飲食卽臥致宿結於中焦不能飲食四肢倦怠令灸中腕五十壯服分氣丸丁香丸卽愈

一人脾氣虛好食冷物不消常覺口中出敗卵臭服草神丹卽愈若服全真金液亦效原注脾胃既爲食所傷不可再施消剋唯治以溫化則自健運

完

一人暑月飲食冷物傷肺氣致咳嗽胸膈不快先服金液丹

百粒泄去一行痛減三分又服五膈散而安但覺常發後

五年復大發炙中府穴五百壯方有極臭下氣難聞自後

永不再發

世醫不審病即動云暑月熱氣傷肺一
汎寒涼致水氣不消變成大病原注

汪穎曰一人好食燒鵝炙燂日常不缺人咸防其生癰疽後
卒不病訪知其人每夜必啜煎茶一椀乃知茶能解炙燂
之毒也

龔子才治一人勞後喫紅柿十數枚又飲涼水數碗少頃又
食熱麵數碗遂心腹大痛診之六脉沈微氣口稍盛此寒
熱相搏所致以附子乾薑肉桂枳實山楂神薑莪木香附
子熱荷消

羊肉傷

一服立止。後渾身發熱。又以小柴胡一劑而安。

一人臘月賭喫羊肉數斤。被羊肉冷油凝結。堵塞胸膈不下。脹悶欲死。諸醫束手。診之六脈俱有。乃用黃酒一大罇。煮熟入大缸內。令患人坐其中。眾手輕輕亂拍胸腹背心。令二人吹其耳。及將熱燒酒灌之。次服萬億丸。遂得吐瀉而愈。

陶節菴治一人患病。因食羊肉涉水。結於胸中。門人請曰。此病下之不能吐。之不得出。當用何法治之。陶曰。宜食砒一錢。門人未之信也。乃以他藥試之。百計不效。卒依陶語。一服而吐。遂愈。門人問曰。砒性殺人。何能治病。陶曰。羊血犬

砒霜古方

血大能解砒毒。羊內得砒而吐。而砒得羊內則不能殺人。

是以知其可愈。

杭州府志

逐心砒霜

唐守元治一婦人食羊聞啞。未及呑而應。逾月病發。淹及兩年。唐曰。此必胸有宿物。家入曰。兩年不愈矣。曰。試以我藥投之。既而大吐。痰塊中裹羊內一鬚。遂愈。

平湖縣志

積寒而見怪嘶

王海藏治秦生。好服天生茶。及冷物。成積而痼寒。脈非浮非沈。上下內外。按舉極有力。堅而不柔。觸指突出膚表。往來不可以至數。縱橫不可以巨細。狀此陰症。鼓擊脈也。一身流行之火。萃於胸中。寒氣逼之。故搏大有力。與真武四逆理中等湯丸。佐以白芍茴香。使不僭上。每日服百丸。夜

汗出而愈

△○孫文垣治董淳陽年六十七有脾胃疾以過啖瓜果胸膈脹痛諸醫不愈脈之寸關弦緊曰病傷瓜果而爲寒濕淫勝經云寒淫所勝治以辛溫然瓜果非麝香肉桂不能治以高良薑香附各一兩爲君肉桂五錢爲臣射香一錢爲佐每服二錢酒調下藥下咽胸次便寬再而知餓三服而巾幘交接賓客如未病者

△○馬二尹迪庵年五十五以過食鰻魚卷飴心腹脹痛醫不知吐法遽以硝黃下之大便不行脹痛愈甚又用木香槟榔丸繼又有下以大小承氣湯者十餘日病益加便既不行

形似鼓脹

食亦不進。小水僅點滴。又服白餅子五日。備急丸三日。脹痛遂不可當。又服甘遂。芫花大戟牽牛之屬。三日。并小便之點滴亦無矣。又炙中腕三十餘壯。亦無驗。孫至視其色蒼黑。神藏不露。聲音亮。惟腹大如箕。不能反側。脈之兩手皆滑大。兩尺尤有加。曰。此病初時食在膈上。法當用吐。素問云。在上者因而越之易易也。乃誤下傷脾。失其健運。是以愈下愈脹。又以峻利益下之。致展轉增劇。今先用六君子湯。以醒其脾。加木香砂仁助其運動。再用吐法。吐出前藥。弗慮大便不行。獨慮行之不止耳。計所服藥。硝黃五斤。巴豆白餅五六兩。又加諸慄悍之劑。幸而藥性未行。尚可。

出心切

爲計。否則如瓶水底脫傾瀉無餘矣。今傷在上中二焦。下元未損。故兩尺尙有神。色蒼氣固。根本未動。尙可爲也。服藥後腹加大痛。知藥力已至。改用人參蘆防風蘆升麻桔梗各三錢煎服。少頃用鵝翎探之。涌出前藥約十餘椀。病者曰。目前光矣。時已刻也。孫謂酉時大便必行。宜備人參數斤以待。至午刻進至寶丹一帖。以溫中氣。未申間腹中濁氣下注。覺少寬。至晚大便行一次。小水略通。即用參术各五錢。炮薑三錢。茯苓二錢。木香。甘草各五分。陳皮一錢。煎服四鼓。又行一次。小水亦行。次日連瀉十餘次。以理中爲丸。與煎劑兼服。脹全消。食漸進。凡瀉七十二日。服參二

斤餘乃愈。

寒症

吳九宜每早晨腹痛洩瀉者半年。糞色青。腹脹脹。咸謂脾胃瀉爲炙關元三十壯。服補脾腎之藥皆不效。自亦知醫謂尺寸俱無脈。惟兩關沈滑大以爲憂。疑久瀉而六脈皆絕也。孫診之曰毋恐。此中焦食積痰瀉也。積膠於中故尺寸隱伏不見。法當下去其積。而反用補誤矣。以丹溪保和丸二錢加備急丸三粒。五更服之。已刻下稠積半桶。脹痛隨愈。次日六脈齊見。再以東垣木香化滯湯調理而安。

汪氏婦腹大如箕。堅如石。時或作痛。襍治月餘轉脹急。小水不通。或用溫補下元之劑。則脹急欲裂。自經水盡脈之。兩

積食聚。

關洪滑鼓指按之不下乃有餘之候也症雖重可生其致病之由因母家常令女奴袖熟鷄牛舌之類私授之因數食冷物積成脹滿誤作虛治宜增劇也乃用積塊丸三治而脹消積去以保和丸調理一月而愈

○○黃素履曰余在臨江時候服厚朴傷中氣之後偶食犬肉一塊遂覺停滯時中氣正虛不敢加山楂等藥考本草食犬肉不消煮蘆根汁飲之可消如法煎飲覺右脇下微痛次日大痛殊不可解自是日甚一日坐卧皆妨反側痛如刀割右脇下按之有物如雞子方書言右脇痛屬食積痰積有謂須攻治者有謂不宜攻必須助正以消邪者時有醫

主攻治。謂不攻治成痞塊。余以爲不然。確守助正之說。當痛極時。不敢服藥。靜以守之。俟痛小定。氣稍平。卽用六君子加木香等行氣之藥。以漸調之。竟得痊可。若誤信攻伐。不知死所矣。黃公稟體虛寒。故專尙溫補。未可以爲定論。卽其所用。仍是半補半消之劑。故能取效亦非純補。

者可比

○張景岳治一上舍。年及三旬。因午刻食水煮麪角。及至初更。小腹下至右角間見痛。遂停積不行。而堅突如拳。大如鵝卵。其痛之劇。莫可名狀。察其明係麪積。顯而無疑。然計其已入大腸。此正通則不痛之症也。乃與木香枳榔丸。其痛如故。因疑藥力之緩。猶未及病。及更投神授丸以瀉之。又

不效。因謂此藥性皆寒，故滯而不行也。再投備急丸，雖連
得大瀉，而堅痛毫不爲減。斯時也，張計窮矣。因潛思其由，
不過因麴，豈無所以制之？今旣逐之不及，使非借氣以行
之不可也。且計麴滯，非大蒜不殺；氣滯，非木香不行。又其
滯深道遠，非精銳之向道，不能達。乃用火酒磨木香，令其
嚼生蒜一、大瓣，而以木香酒送之。一服後，覺痛稍減。三四
服後，痛漸止。而食漸進，而小腹之塊仍在。後至半年許，始
得消盡。由是知欲消食滯，卽大黃巴豆猶有所不能及，而
惟宜行氣爲先也。且知飲食下行之道，乃必由小腹下右
角間，而後出於廣腸。此自古無言及者。

○ 穎按就此觀之。景岳平生臨症。遺憾多矣。夫麯角由胃入腸。已至小腸之角。豈能作痛如是。而又如拳如卵耶。必其人素有痼。偶因麯食之濕熱發之。或兼當日之房勞。遂乃決張如是。故推蕩之亦不應。得木香火酒。一派辛熱。香竄而痛止耳。至謂食由小腹下右角。而後出廣腸。謂自古無言及者。更堪捧腹。經謂大小腸皆盤屈十六曲。則左旋右折可知。豈如箇如袋。而直下乎。嘻。

○ 張路玉治葉某停食感冒。兩寸關俱濇。數模糊。兩尺皆沈。按之益堅。雖其人尙能行走。而脈少沖和。此必向有陳氣在少腹。詢之果患寒疝數年。因婉辭不用藥。是夜腹滿而逝。

談論草

矣。或問此人小恙，何以知其必死？曰：凡人胃滿則腸虛，腸虛則氣逆，氣逆則胸滿，更實更虛，其氣乃居。今胸有瘕而腸有積，上下俱困，能保其不交攻爲患乎？當知厥痛入腹，脚氣冲心等疾，皆是陰邪相搏，結鬱既久，則挾陰火之勢而上升。若胸中元氣有權，則其邪下伏。今既爲宿食填塞，逆則上下俱滿，正氣無容身之地，往往有暴絕之虞，所以不使用藥。實未知其卽死也。傷寒論病人素有痞積及病傳入三陰則死謂之臟綿蓋新邪與舊邪合併也。

○幼科汪五符夏月傷食嘔吐，發熱顱脹，自利黃水，遍體肌肉，拘之如刺，六脈模糊，指下似有如無，足脛不溫，自謂陰寒。

服五積散一劑，熱愈，噦昏卧不省，第三日利不止，時譖語。

卽心

六脈模糊

脈也

獨有見地
仍作是食

至夜尤甚。或以爲傷暑與香薷飲。遂頭面汗出如蒸。喘促不寧。足冷下逆。或以爲大寒而脈息模糊。按之殊不可得。以爲陽脫之候。欲猛進參附。或以爲陰症。斷無汗出如蒸之理。脈雖虛而症則大熱。當用人參白虎爭持未決。張診之曰。六脈如此。而心下按之大痛。舌上灰刺如芒。乃食墳中。宮不能鼓。運其脈。往往多此。與涼膈散下一劑。神思頓清。脈亦頓起。倘投參附。其能免乎。

8 癸卯元夕。周徐二子過石頑齋。頑飲。次日皆病酒不能起。欲得葛花湯解醒。張曰。此湯雖爲傷酒專劑。然人稟賦各有不同。周子縱飲則面熱多渴。此酒氣行陽肌肉之分。多渴。

則知熱傷胃氣。豈可重令開瀉以耗津液。與四君子湯去
甘草。加藿香木香。煨葛根澤瀉。下咽卽愈。徐子久患精滑。
飲則面色愈壽。此素常肝胆用事。腎氣亦傷。酒氣皆行筋
骨。所以上潮於面。葛花胃藥用之何益。與五苓散加人參
倍內桂。服後食煩。溲便如皂角汁而安。用藥須相人體氣
不可膠執成方。凡
病皆然。不獨爲
傷酒說法也。

柴嶼青治中翰陳雯山。壯熱神昏。爲時醫所誤者累日。勢甚
危篤。診得人迎脈緩。自無外感。惟氣口洪實。舌胎甚厚。重
按其胸。皺眉呼痛。此胸中停食。屢進發表。相去逕庭。無怪
病增劇也。用小承氣湯連下二次。卽神清熱退而安。

張飛疇治謝元海夏月常飲火酒致善食易飢半月後腹漸
脹滿大便艱滯食亦日減醫用刻削清火俱不效左脈細
數右脈澀濡此始爲火助胃強而善食繼爲火灼胃液而
難運。難運則食滯而脹滿脹滿則食減今宜斷食辛熱乘
元氣未滯祛其滯而回其液日久則費調理也用枳實導
滯湯去黃連白芍加葛根一服大便通利而滯行又用健
脾理氣三日後以小劑生脈加葳蕤煨葛根半月而愈。

張三錫治一人發熱頭痛七日不止診之左脈平和右寸關
俱弦急有力乃內傷宿食爲患也以二陳加枳實厚朴查

炭柴胡三劑再加黃芩頭痛除但熱不淨投枳實導滯丸

百粒更衣而愈。

一婦每夜分卽發熱。天明漸止。自投四物湯。反加嘔惡。診得左關微急。而右寸關弦數有力。詢之經後食梨。午後遂熱起。正丹溪所謂胃虛過食冷物。抑遏陽氣於脾土之中。此病皆因血虛而得者。遂以升陽散火湯。一服熱已。後用四物去地黃。加枳术。陳皮。健脾養血。調理而愈。

800
張三錫曰。余初識謬仲淳時。見袖中出彈丸咀嚼。問之曰。此得之秘傳。飢者服之卽飽。飽者食之卽飢。因疏其方。名養生丸。余大喜之。而頗不信其消食之功。已於醉飽後頓服二丸。徑投枕卧。夙興了無停滯。始信此方之神也。資生丸。

資生九方

共九味

白扁豆一兩。山藥一兩五錢。人參三兩。白朮土炒三兩。蓮
肉一兩。芡實一兩五錢。橘紅二兩。桔梗五錢。炙甘草五錢。
白蔻仁三錢五分。厚朴一兩。山楂肉二兩。川黃連三錢五
分。神麴二兩。藿香五錢。茯苓一兩五錢。澤瀉三錢五分。薏
苡仁三兩。麥芽一兩五錢。煉蜜丸。每丸二錢。每服一丸。醉
飽後二丸。王晉三曰。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取以名方。
因三焦五藏之生生之氣。全資脾胃而輸化也。蓋土居平
中。而位寄乎五行。三焦分受其氣於五藏。故理脾胃而仍
理三焦也。白扁豆山藥。補金中之土也。人參白朮。補其正
土也。蓮肉芡實。補水中之土也。橘紅桔梗。甘草豆蔻。運上

焦之氣而使之輸也。麥芽苡仁茯苓澤瀉理下焦之氣而使之化也。三焦氣行五藏氣充而生勃然矣。

許學士云有人全不思食補脾固效授二神丹服之頓能食此卽補母法黃曾直用鬼絲子淘淨酒浸日挑數匙以酒下十日外飲咽如湯沃雪亦此理也治法

張三錫治一人夏月食羊肉太多作渴煩躁自謂受暑用涼水調益元散躁煩愈甚診之脈雖滑不鼓指隨以鹽湯吐之得生肉椀許乃以二陳加草果肉桂厚朴山楂調理而安若用涼藥作暑治立見其斃

一人飲茶過度且多憤懣腹中常漉漉有聲秋來寒熱似瘧

以十棗湯料、黑豆煮晒乾研末。棗肉和丸芥子大。以棗湯下之。初服五分不動。又服五分。無何腹痛甚。以大棗湯飲之。大便五六行。時蓋目瞚也。夜半乃大下數斗積水而積平。當其下時。瞑眩特甚。手足厥冷絕而復甦。舉家號泣。咸咎藥峻嗟乎。藥可輕用哉。

○一人過食瓜果。時值夏月。大瀉不止。中腕大痛。煩渴引飲。自服天水散及香薷飲。脈之右關寸俱沈伏。因作停冷治。香砂六君子湯加炮薑厚朴。一服痛渴俱止。只以胃苓調理而安。

○龔子才治徐通府。因好燒酒及五香藥酒過度。患吐血睡癥。

酒積

六脈急數。此酒毒積熱入於骨髓。不受滋補。以黃連解毒湯加知母。貝母。石膏。連翹。元參。花粉。葛根。瓜蔞。桔梗。酒蒸大黃。早晚服至百日外。以六味丸加解毒湯在內。與前湯藥並進。又百日始瘳。後歸田逾年。仍爲酒因而卒。

○陸祖愚治吳武祖之母。少寡長齋。稟性極薄。因正啖糯米粉食。人誤報武祖不入。不覺驚而且悶。遂成內傷。或與之消導過多。而中滿過甚。脈之兩手斷續不匀。洞瀉口開。頭汗如洗。元氣將脫。胸中仍不可安。脈不足而症有餘。宜先補後攻。急用附子理中湯二劑。脈稍有根。以枳實理中湯進之。其積漸覺移動。脈亦有神。後以潤澤丸每服五分。仍

柏溪醫案印
及補益施之
也

以前劑送之。積去身和。調理而愈。

用藥次第可法

○徐小園子新昏多痰。脾已受傷。又加外感。遂往來寒熱。項強背痛頭疼。表裏具在。或謂瘧疾。遽用截藥。因而口渴多食。生冷變爲吐瀉。與柴苓湯不效。診之四肢厥逆。不省人事。面色青黃。脈左三部與右尺隱欲脫。右關滑而有力。乃用參附理中。加枳實。厚朴。山楂等。三劑脈起。而內傷之症纔身大熱。舌焦芒杪。瞖上下手不可按。四肢濶然汗出。下症悉具。第用枳朴熟黃少許。加鍼鏞水導之。去燥矢三四塊。勢未減。又與枳朴查連。小柴胡加人參少許。間四五日進潤字丸五分。大便去一次。如是八十餘日。裏症去六。脈有

數下乃瘳

袖向晡時潮熱。胃氣不開。口乾腹滿。前方去參四劑。熱又大減。或謂傷寒三七不解。謂之壞症。經云。安穀者昌。絕穀者亡。今將百日。粒食不進。焉有生理。况身不熱。舌無胎。縱晡時微熱。亦是陰虛之故。急宜滋陰養血。開胃健脾。自愈。遂服藥一劑。又強飲粥湯半盞。及龍眼湯一杯。是夜仍身體大熱。心口作痛。異常煩躁。舌上有胎。再診右關尺沈實。仍用枳實黃連卷柏麥芽查朴送潤字丸一錢五分。大便一次極暢。諸症頓除。改用六君子方。知飢飽。計百三十餘日。頭髮落盡。年餘未得出門戶。

○陳孟昭新正赴館偶開別室。見一極心中怦然。是晚夢遺次。

日勉强行文。薄暮啖肉羹。遂頭疼身熱。右脇有塊如枕。察
痛寒熱。疑爲腫毒。診之謂內傷兼感。不信。瘍醫視之外用
敷藥。內服解毒之劑不效。或與投補。遂昏冒煩躁。譖語如
狂。再延診。脈洪數無倫。此誤補故也。仍作內傷飲食治之。
用青皮、陳皮、枳實、厚朴、山楂、黃連等。又以麸皮炒熨肚腹
稍甦。再用潤字丸五分。數服後宿垢去而痛減。改用參术
歸芍、麥冬、陳皮、茯苓、甘草之類。調月餘而安。

沈振宇患陰症似陽。用溫經益元湯而愈。乃病愈未幾。因食
饅頭羊肉等物。遂胸腹脹滿。痞塞不通。服藥旬餘不效。口
渴煩躁。晡時更甚。大便閉結。凡硝黃、枳朴、梔查、麻仁、青皮、

大病須以大方治
內七方中大
方之義也

紅花歸地芩連遍服而大便不通。陸曰：大病須以大方治之。若拘拘一二錢力量輕薄，安能奏捷。如元明粉、枳榔必用五錢，枳實、生地當歸、黃芩必用一兩，紅花必用三錢。另以山楂四五兩煎湯代水煎藥。臨服必加鐵鏞水半酒杯。其垢自行矣。如言一劑果腹半運動響聲不絕。兩時許下宿垢半桶，頓覺爽利。調理而痊。

△○昔有婆羅門僧東來見食麪者云此大熱何以食之又見食食過須必啖。中有藥菔云賴有此以解其性。自此相傳食麪必啖藥菔。又小說云人有中麥麯毒者夢紅裳女子悲歌有一丸藥菔

菔火吾宮之句

醫說續編本草

任仲傷人

扁鵲云酒飲過腐腸爛胃漬體蒸筋傷神損壽有客訪周顎
顎出美酒二石顎飲石二客飲八半次明顎無所苦酒量
慣也客已死矣觀之客脇穿腸出豈非量過而犯扁鵲之

戒與

同上

王海藏治秦生好服天生茶及冷物積而痼寒脈非沈非浮
上下內外舉按極有力堅而不柔觸指突岀膚表往來不
可以至數名縱橫不可以巨細狀此陰證鼓擊脈也一身
遊行之火萃於胸中寒氣逼之搏大有力與真武四逆理
中等湯丸佐以白芍茴香酒糊丸使不僭上每百丸晝夜
相接八九日服丸至半斤作汙而愈亦世罕有也

陰症界例醫說

稀食用

8

消之

江市口茶

薛立齋治一人食粽煩悶作渴大便欲去不去用消導藥不應以白酒炒爲末溫酒調服二錢俄頃腹鳴粽下而安一人食水晶團子過多肚腹脹痛亦治以此方而愈

一人食魚鮓腹痛患癥諸藥不效用陳皮白朮等分爲末陳米湯數服而愈一人每食蟹卽腹痛用紫蘇濃煎湯而安

一婦人停食飽悶或用人參養胃湯木香枳榔丸而泄瀉吐痰腹中成塊又與二陳黃連厚朴反加腹脹不食此胃氣虛不能消磨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五十餘劑脾胃健

而諸症痊

竇材治一人因暑月食冷物。以致胸腹脹悶欲死。服金液丹百丸。少頃加全真丹百丸。卽有氣下降而愈。

飯後飲酒傷
肺氣

一人每飯後飲酒。傷其肺氣。致胸膈作脹。氣促欲死。服鍾乳粉五膈散而愈。若重者。灸中府穴亦好。服涼藥則成中滿。

難治矣。

食多自果傷
脾灸左命門

一小兒食生杏致傷脾。脹悶欲死。灸左命門二十壯而愈。又服金真丹五十粒。

台。一人嗜茶成癖。一方土令以新鞋盛茶令滿。任意食盡。再盛一鞋如此三度。自然愈也。男用女鞋。女用男鞋。用之果愈。

方集酒

腰痛 8

慈心受苦當

用附子理中

△○○

立齋治一男。夏月入房。食冰果腹痛。用附子理中湯而愈。有同患此者。不信。別用芩連二陳之類而死。

夾陰傷寒

林觀子治一人。房慾後遠涉。飢渴飲新汲泉水。而歸病。乍醫以解表消中藥與之。遂冷逾膝肘。外熱躁擾不定。掀衣擲被。謾語無倫。脈寸如蜘蛛絲。餘無急。以人參薑附。入葱白。生薑。大劑浸冷灌之。得睡。躁定去葱白。生薑。服數帖。得汗。肝脈亦漸和。加別藥調而安。

○朱丹溪治一丈夫。因酒多下血。肚疼後重成癥。滑石半兩。連翹。黃芩。木通。白芍。枳壳。白朮。各二錢。甘草五分。桃仁二十枚。分四帖服。

合

有人因憂愁中傷食。結積在腸胃。欲發吐利。自冬至後暑月。

積傷發。暴下數日不止。王函云。下痢至膈年月日。應期而

發者。此爲有積。宜下之。止用溫脾湯尤佳。如難下可佐以

乾薑丸。

乾薑、巴豆、大黃、人參各等分。

後服白朮散。

白朮、木香附子、人參各等分。

各等分。

右細末每二錢水一盞薑三片。棗一個。煎六分溫服。

○一丈夫酒多病泄。久不愈。又自進附椒等食。不進。泄愈多滑。
石黃芩各半兩。乾薑、黃連、樗皮。粥爲丸。每服百丸。

許學士治宗室趙彥材下血。面如蠟。不進食。蓋酒病也。授紫

金丹方服之。終劑血止。面鮮潤。食亦倍常。新安一土人亦

如是。與三百粒作一服。立愈。胆礬三錢。黃蠟二兩。大棗五

紫金丹方

酒傷下血。

△

肝病之見狀

十枚。右以砂鍋或銀石器內用好酒三升先下礬棗慢火熬半日取出棗去皮核次下蠟再慢火熬一二時令如膏入臘茶二兩同和丸如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茶酒任下。
孫兆治館職學士張居易嗜酒散誕不爲名利拘束忽發熱頭痛俾翰林醫官治之十日愈甚諸學士共議召孫孫至服之曰餘人皆曰傷寒然此症痰也張學士好酒多痰食所傷也今痰非傷寒而右手脈甚數左手脈平和此必傷酒食而作頭痛宜用食藥五七丸俟之半日進退決矣孫遂用食藥經食少膈漸寬頭痛遂減再進利膈藥遂獲安
○大凡陽邪頭痛經十日豈得不變發熱而狂亂故知非傷

寒乃食病之過也

朱丹溪治胡孺人。因吃冷粉與肉。頭痛。自汗。膈痞。小便赤。用白术三錢半。陳皮一錢半。木通。川芎。黃芩。各五分。薑水煎熟吞之。草豆蔻丸。阿魏丸。保和丸。各五十粒。

羅謙甫曰。丁巳冬。予從軍回至汴梁。有伶人李人愛謂予曰。大兒自今歲七月間。因勞役渴飲涼茶。及食冷飯。覺心下痞。醫投藥一服。下利兩行。症遂減。不數日。又傷冷物。心腹復痞滿。嘔吐惡心。飲食無味。且不飲食。四肢困倦。懶於言語。復請前醫診視曰。此病易爲。更利幾行卽快矣。還以無憂散對加牛膝末。白湯服之。至夕腹中雷鳴。而作陣痛。少焉。

既退又瀉煩渴不止飲食無度不能復禁時發昏憒再命
前醫視之。診其脈不能措手而退。頃之冷汗如洗。口鼻氣
漸冷而卒矣。小人悔恨無及。敢以爲問。予曰。未嘗親見。不
知所以然。既去。或曰。子親見之。果藥之罪與。而非與。予曰。
此非藥之罪。乃失其約量之過也。夫藥之無據。反爲氣賊。
內經云。約方猶約囊也。囊滿勿約。則輸泄方成。勿約則神
氣不俱。故仲景以桂枝治外傷風邪。則曰。若一服汗出病
瘥。停後服不必盡劑。大承氣湯下大實大滿。則曰。得更衣
止後服。不必盡劑。其慎如此。此爲大戒。蓋得聖人約囊之
旨也。治病必求其本。蓋李以雜劇爲戲。勞神損氣。而其中

所論切於急

痛。因時暑熱渴飲涼茶。脾胃氣弱不能運化而作痞滿。以藥下之。是重困也。加以不慎。又損其陽。虛而復下。陰爭於內。陽擾於外。魄汗未藏。四逆內起。仲景所謂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如是則非失約量之過。而何故。內經戒云。上工平氣。中工亂脈。下工絕氣。不可不慎。

張子和治一佃。好茶成癖。積在左脇。曰。此與肥氣頗同。然痰瘡不作。便非肥氣。雖病十年。不勞一日。况兩手沈細。有積故然。吾治無針灸之苦。但用藥即可享壽盡期。先以茶調散。吐出宿茶數升。再以木如意擦之。又涌數升。皆作茶色。次以三花神佑丸十餘粒。是夜瀉二十餘行。膿水相兼。

嘵茶癖

燥養肺血。襍然而下。明日以除濕之劑。使服十餘日。諸苦

悉蠲。神色清瑩。

醫說續編

浙東監憲全公。每晨先飲阿刺吉十餘杯。然後飲常酒。至六月大發熱。張奕之沿用冰攤心腹土。冰消復增。內飲以藥。

三日乃愈。

藥要或問

一富家子。廿餘歲。四月間病發熱。求趙以德治之。脈浮沈無力。而虛熱往來。潮作無時。脈間有力洪數。隨熱進退。因之非外感之熱。必是飲酒留熱在內。今因房勞氣血之虛而病作。問之果在正月。每晨飲阿刺吉。吃狗肉。一月既得其情。遂用補氣血藥。加葛根。以散酒毒。一帖微汗。反解忘熱。

因飲酒而發
病熱

如故。因是知氣血皆虛。不禁葛根之散。而然也。必得鷄距子。方可解其毒。偶得乾者少許。加於藥中。其熱即愈。

○唐生者。病因飲酪水及食生物。下利紫黑血十餘行。脾胃受寒濕毒。與六神平胃散半兩。加白朮三錢。以利署臍間血。一服愈。

○周子固治王經歷。患身輕飄飄。若行空虛中。易醫凡七十九皆以爲風虛。與熱劑轉加周。曰。此酒毒也。卽以寒涼之劑驅之。隨愈。九夷山房集

○張子和治一酒病。人頭疼。身熱惡寒。狀類傷寒。診其脈兩手俱洪大。三兩日不瘳。以防風通聖散。約一兩水一中碗。生

身輕飄飄。
言行空虛
世忘你毒

以通聖散引
吐糞以發汗

薑二十餘片。葱二十莖。豆豉一大撮。同煎三沸去渣。稍熱分作二服。先服一多半。須臾以銚股探引咽中。吐出宿酒。香味尙然。約一兩。擦頭上。汗出如洗。次服少半。立愈。內經曰。火鬱發之。發謂令其汗之疎散也。

○朱丹溪治一飲酒人。胸大滿發熱。夜諳語。類傷寒。右脈不和。左大與補中益氣湯去黃芪。柴胡升麻加半夏。以黃芪補氣。柴胡升麻又升。故去之。服後病愈。因食涼物心痛。於前藥中加草豆蔻數粒。愈。治法

立齋治曹鉉。因飲食汾酒。肛門腫痛。便祕。服膲。服荆敗毒散。不應用黃連內疏湯而愈。

症印前日之症
者。紅脣者。
是古吸氣易耗。

張子和治蘇郡丞秦水心初有中氣虛寒之症。兼以案牘叢
脞。應酬紛擾。遂致疲倦。食少。肌表微熱。不能治事。召診。始
而用溫。繼而用補。其後每劑加參至兩許。附至三錢。然後
飲食大進。精神煥發。復因湯液久而苦口。則更製丸劑。常
服。大抵不外扶陽抑陰之義。忽一日諸症復發。視前較甚。
加之自汗頭暉。懶於言語。亟延診。首訛。昔日大劑溫補煎
方。蓋謂丸劑緩而無濟也。診畢曰。症卽前日之症。藥非前
日之藥。是殆勞神動怒之後。復爲飲食所傷。致令當納受
者。不納受。當運化者。不運化。實熱滯於太陰。陽明兩經。此
王道安所謂飲食勞倦之中。仍有有餘不足。今非昔比。參

附斷斷不可沾唇者。惟宜清導消熱耳。郡丞首肯。遂如法治之而愈。所以知秦之病者。其脈左關獨大。而氣口緊盛。倍常。左關獨大者。肝主勞與怒也。氣口緊盛。非食而何。藉若膠柱前方。實實之咎。其何能辭。

8

顧開一內人以傷食飽悶求治。診其脈氣口初非緊盛。而反得虛微。察其症。雖若胸次有物。而神氣殊短。正符東垣飲酒食勞倦之說。宜補正以祛邪。卽用六君子健脾。佐以薑桂等味。助中焦腐熟水穀。一二劑後。腹脹寬舒。君子進而小人退之機也。改用補中益氣湯。脾瀉卽止。飲食如常。神氣日增。

補正祛邪

氣日增。

食停作
寒氣

聾久吾曰一侍婢停食腹痛先用消導藥略加發散一劑而痛未減因用炒鹽湯服二碗吐之其痛減半又用發散爲主加消導一劑其痛立止因悟寒邪停食作痛散其寒氣則食自消而痛自止自後依此施治無不神效

梁撫軍章鉅云向余在甘肅齊禮堂軍門授一藥酒方謂可治聾明日黑髮駐顏余服之一月目力頓覺勝常方用蜜炙黃芪二兩當歸一兩二錢茯神二兩黨參一兩麥冬一兩茯苓一兩白朮一兩熟地一兩二錢生地一兩二錢肉桂六錢五味子八錢山萸肉一兩川芎一兩龜膠一兩羌活八錢防風一兩枸杞一兩廣皮一兩凡十八味外加紅

食停作
寒氣

食停作
寒氣

棗七兩隨量飲之。軍門云此名周公百歲酒。其方得自塞上。周公自言服此方四十年壽逾百歲。其家三代皆服此酒。相承無七十歲以下人。有名醫視之曰水火既濟。真是良方。其制勝全在羌活一味。所謂小無不入。大無不通。非神識神手。莫能用此也。余弟灌雲廣文素嗜飲。中年後已成酒勞。每日啜粥不過一勺。顏色憔悴。骨立如柴。醫家望而却走。余錄此方寄之。灌雲素不飲燒酒。乃以紹酒代之。日飲數杯。以次遞加。半月後眠食漸進。一月後遂復元。比余回福州相見。則清健反勝十年前。而豪飲如故。蓋常服此酒。日約三斤。已五年矣。

清和酒方

△

清和酒不能斷飲之人可用此法。庶幾飲而無弊。真生地八

兩。天冬四兩。銀花八兩。生豬脂一斤。生綠豆一升。柿餅一

斤。切碎汾酒二十斤。蜜封浸之一月後可飲。久藏不壞。

加減思食丸治脾胃俱虛。水穀不化。胸膈痞悶。腹脇時脹。

減嗜卧。口苦無味。虛羸少氣。胸中有寒。飲食不下。反胃惡

心。及病後心虛。不能勝穀氣。食不復常。並宜服之。神麴炒

黃麥冬夢炒黃各二兩。烏梅四兩。木瓜半兩。白茯苓炒甘草各二錢半。蜜丸櫻桃大每服一丸。細嚼白湯送下。如渴

時噙化一丸。徐靈胎曰。此收納胃氣之方。用烏梅木瓜甚

巧。

裴兆期曰。病有用藥傷而變重者。甚有變症莫識而卒至危亡者。不可不知。昔一婦患經閉服血藥過多。血不行而飲食反減。又增寒熱嘔逆。醫猶以爲瘀血攻心。倍加峻削。病者忽神昏齒噤。口角流涎。狀類中風。診其脈伏而微。心下按之滿急且有聲。曰。此飲症也。詢之乃爲藥所傷。非涌法不可。急取桐油鵝翎探之一。涌而出酸水四五升。遂醒。先與燥濕寬中藥。次與補脾健胃。俟飲啖起居如故。始進通經丸血乃行。一人病瘡兼旬。胸滿而畏食。胃氣不清故也。醫不審。與以補中益氣湯二服。瘡反大劇。易用鱉甲何首烏以截之。更脹嘔不勝。湯飲俱廢。或疑其誤用補藥。與陳

皮萊菔等湯。病益加。余診之。六脈濡弱。此濕氣滿胸膈也。
以蒼朮爲君。佐以半夏厚朴澤瀉豆仁等。少加薑汁食鹽。
徐徐與之。不食頃。兀然欲吐。卽探引之。得吐黃涎惡水甚。
多。脈始平。瘧亦漸止。又一小兒甫三歲。得心腹痛疾。醫者
處劑太重。煎汁又濃。更灌之乳食後。反增嘔吐。發寒熱而
兼喘。更數醫罔效。漸昏沈不醒人事。其家以爲不可救。遂
勿藥以俟之。自晨至昏。忽聞腹中汨汨聲。上下者數四。遺
穢汁斗許而蘇。此等病患者甚多。不能悉舉。總之人生以
胃氣爲本。胃氣傷。雖對病之藥。皆不運化而取效。反生他
症。今之病家醫家。皆不之察。凡有病。輒投以藥。不愈。更醫。

以藥甚至飲食不進。不思顧其生化之源。而猶耽投湯藥。
致中氣受傷變症百出而死者不少矣。可不慎哉。言醫

午時茶方

午時茶方治風寒積溼。潮熱惡寒。遍身疼痛。頭昏目暗。肚腹
痛脹。不思飲食。山楂肉四兩。麥芽四兩。陳皮二兩。枳壳二
兩。厚朴二兩。紫蘇二兩。香附三兩。川芎一兩。砂仁二兩。茅
蒼木一兩。枳榔一兩。薄荷一兩。木通二兩。甘草一兩。陳茶
十斤。烏藥二兩。半夏二兩。右藥俱研末各包。於五月五日
午時用硃砂二錢研細末水飛投入燒酒一大碗攬勺。泡
淋藥末使勻。晒乾貯瓶內。每服水煎三錢。小兒酌減。孕婦
忌服。或開水泡作茶飲亦可。

消

△

三黃丸治
消渴

張子和曰。初虞世言。凡渴疾未發瘡癰。便用大黃寒藥。利其勢。使大困。火虛自勝。如發瘡癰。膿血流漓而消。此真格言也。故巴郡太守奏三黃丸。能治消渴。余嘗以隔數年不愈者。減去朴硝。加黃連一斤。大作劑。以長流千里水煎五七沸。放冷。日呷之數百次。以桂苓甘露飲。白虎湯。生藕節汁。淡竹瀝。生地黃汁。相間服之。大作劑料以代飲水。不日而痊。故消渴一症。調之而不下。則小潤小濡。固不能殺炎上之勢。下之而不調。亦旋飲旋消。終不能沃鬲膜之乾。下之。

調之而不減渴。味不咸。嗜慾不節。喜怒病已而復作。能從此三者消渴亦不足憂矣。

渴
姜汁治渴

昔有消渴者。日飲數斗。劉完素以生薑自然汁一盃置之密室中。具馨杓於其間。使其人入室。從而鎖其門。病人渴甚。不得已而飲之。飲盡渴減得內經。辛以潤之之旨。又內經治渴。以蘭除其陳氣。亦辛平之劑也。劉玄素之湯劑。雖用此一味。亦必有旁藥助之也。秦運副云。有人消渴。引飲無度。或令食韭苗。其渴遂止。法要日吃三五兩。或炒或作羹。無入鹽極效。但吃得十斤卽生。

苦棟根取新白皮一握。切碎入射少許。水二碗煎至一碗。空

心服之雖困倦不妨自後下虫三四條狀虬蟲其色直紅而渴頓止乃知消渴一症有虫耗其精液者

△秀按此方神效服之屬驗

○鄂渚卒祐之患消渴九年服藥止而復作製蘇朴散以白芍甘草等分爲末每用一錢水煎服七日頓愈古人處方殆不可曉不可以平易而忽之也

經驗方 陳日華 本草

○朱丹溪治徐兄年四十歲口乾小便數春未得之夏來求治診其兩手左濶右略數而不強重取似大而稍有力左稍沈略弱而不弦然濶却多於右喜兩尺皆不甚起此由飲食味厚生熱謂之痰熱禁其味厚宜降火以清金抑肝以

補脾用三消丸十粒。左金阿魏丸各五粒。以薑湯吞下。一日三次。又以四物湯加參术。陳皮。生甘草。五味。麥冬。煎服。一日三次。與丸藥間服。一二日自覺清快。小便減三之二。口亦不乾。止渴未除。頭暉眼花。坐則腰疼。遂以摩腰膏治腰疼。仍以四物湯用參芪減川芎。加牛膝。五味。炒皮柏。麥冬。煎飲調六一散服。反覺便多。遂去六一散。令仍服藥丸而安。

薛立齋治一貴人。病疽疾未安而渴作。一日飲水數升。教服加減八味丸方。諸醫大笑云。此藥能止渴。吾輩當不復業醫矣。皆用木瓜紫蘇烏梅。人參茯苓山藥等。生津液之藥。

數劑而渴愈甚。不得已用前方服三劑渴止。因相信久服
不特渴疾不作。氣血亦壯。飲食加倍。強健過於少壯之年。
薛氏家藏此方。屢用有驗。

竇材治一人。頻飲水而渴不止。曰君病是消渴也。乃肺脾虛。非內熱也。其人曰。前服涼藥六劑。熱雖退而渴不止。覺胸膈氣痞而喘。竇曰。前症只傷脾肺。因涼藥復損傷氣海。故不能健運。而水停心下也。急炙關元氣海各三百壯。服四神丹六十日。津液頻生。方書皆作三焦猛熱。下以涼藥。殺人甚於刀劍。慎之。

楊貴亨鄱陽人。博羣書。精脈理。每心計造。有患飢者。諸醫

心靈智巧

下消症

卷八

孫文垣治一書辨年過五十沈湎酒色忽患下消之症一日

夜小便二十餘度清白而長味且甜少頃凝結如脂色有

油光治半年無效腰膝以下軟弱載身不起飲食減半神

色大瘁脈之六部皆無力經云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

皆然法當溫補下焦以熟地黃六兩爲君鹿角霜山萸肉

各四兩桑螵蛸鹿膠人參白茯苓枸杞子遠志鬼絲山藥

各三兩爲臣益智仁一兩爲佐大附子桂心各七錢爲使

而愈江西通志

以火症治亨久思之未得頃見堂上太機自化乃爲濕氣所蒸致極忽悟水能消物不獨屬火此濕消耳遂投熱劑

練蜜爲丸梧桐子大每早晚淡鹽湯送下七八十九不終
劑而愈或曰凡消者皆熱症也今以溫補何哉曰病由下
元不足無氣升騰於上故渴而多飲以飲多小便亦多也
今大補下元使陽氣充盛薑蒸於上口自不渴譬之金盞
金雖有水必金底有火蓋乃潤而不乾也

△一人消中日夜渴七八升鹿角燒令焦爲末以酒調服五分
日三服漸加至方寸匕

△一人不時發熱日飲冰水數碗寒藥二劑熱渴益甚形體日
瘦尺脈洪大而數時或無九王太僕曰熱之不熱責其無
火又云發熱往來是無火也時作時止是無水也法當補

腎用加減八味丸不月而愈

○
張路玉治趙雲舫消中善食。日進膏梁數餐。不能敵其飢勢。
丙夜必進一餐。食過卽昏昏嗜卧。或時作酸作甜。或時夢
交精泄。或時經日不飫。或時引飲不輟。自言省試勞心所
致。前所服皆安神補心滋陰清火之劑。不應。察其聲音濁
而多滯。其形雖肥盛色蒼。而肌肉綿軟。其脈六部皆洪滑。
而數。惟右關特甚。兩尺亦洪滑而按之少神。此腎氣不充。
痰濕挾陰火泛溢於中之象。遂與加味導痰加蘭射數服。
其勢大減。次以六君子合左金枳實湯泛丸。服後以六味
丸去地黃。加鰐膠蒺藜。平調兩月愈。

朔客白小樓中消善食。脾約便難。察其形瘦而質堅。診其脈數而有力。時喜飲冷火酒。此酒之濕熱內蘊爲患。遂以調胃承氣三下。破其蘊熱。次與滋腎丸數服。滌其餘火。遂全安。粵客李之藩上消引飲。時當三伏。觸熱到吳。初時自汗發熱。煩渴引飲。漸至洩便頻數。飲卽氣喘。飲過卽渴。脈之右寸浮數。動滑。知爲熱傷肺氣之候。因以小劑白虎加人參三服。勢頓減。次與生脈散。調理數日而痊。

薛廉夫子。強中下消。飲一洩。因新娶繼室。真陰灼爍。虛陽用事。強陽不到。恣肆益甚。乃至氣急不續。精滑不收。背曲肩垂。腰膀疼軟。足膝痿弱。寸步艱難。糜粥到口。卽厭。惟喜

膏梁方物。其脈或數大少力。或弦細數疾。此陰陽離坎中空不能主持。而隨虛火輒內輒外也。與八味腎氣保元。獨參調補經年。更與六味地黃丸服而痊。

邵某仲夏與婢通。因客至驚恐。精氣大脫。卽凜凜畏寒。翕翕發熱。畏食飲小便淋瀝不禁。診之六脈弦細如絲。責責如循刀刃。此腎中真陽大虧之候。令服生料六味。稍加桂附。以通陽氣。咸謂夏暑不宜桂附。另延醫峻用參附。月餘飲食大進。猶謂參附得力。恣餌不徹。遂至日食豚蹄鷄鴨七八餐。至夜預治熟食飽啖二丸。如此兩月餘。形體豐滿倍常。但苦時時嘈囁易飢。常見青衣羣鬼圍繞其側。再

診脈其脈滑數有力而右倍於左察其形色多澀且多言
多笑而語無倫次此痰食壅塞於中復加辛熱助其滯火
始見陰虛末傳消中之患也不急祛除必爲狂癲之患爲
製涌痰之劑遲疑不進未幾忽大叫發狂妄見始信言之
非謬也

8

許學士云一卒病渴日飲水斗許不食者三月心中煩悶時
已十月子謂心經有伏熱與火府丹數服越二日來謝云
當日三服渴止又三服飲食如故此本治熱用以治渴可
謂通變也方用生地二兩木通黃芩各一兩蜜丸桐子大

每服三十丸水通湯下

火府丹方

陸祖愚治李悅吾。大便燥。年五十餘。患消渴症。茶飲不能離口。小便多。大便燥。殊不欲食。及食後卽飢。病將一載。精神困怠。肌膚枯澀。自分必死。脈之沈濁而滯。曰。病尙可藥。凡人身之津液。以火而燥。然必以氣化而生。前醫純用清涼之品。所以不效。潔古云。能食而渴者。白虎倍加人參。大作湯劑服之。今不能食。及食卽飢。當合二方。加升麻、佐葛根。以升清陽之氣。少合桂附。以合從治之法。每味數兩。大砂鍋煎濃汁。禁湯飲。以此代之。此病仲景謂春夏熱。秋冬瘧。今當盛暑。病雖不減。亦不劇。若依法治之。兼絕厚味戒喫。閉關靜養。秋冬自愈。幸其能守戒忌。亥秋卽瘥。至秋末全。

愈。

88
陸養愚治兩廣制府陳公。年近古稀。而多寵婢。且嗜酒。忽患口渴。茶飲不輒。而喜熱惡涼。小便極多。夜尤甚。大便秘結。必用蜜導。日數次。或一塊。或二三塊。下身軟弱。食減肌削。所服不過生津潤燥清涼而已。脈之浮按數大而虛。沈按更無力。曰。症當溫補。不當清涼。問。消本熱症。而用溫補。何也。曰。經謂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今脈數大無力。正所謂從而不鼓。無陽脈也。以症論之。口渴而喜熱飲。便秘而溺偏多。皆無陽症也。曰。將用理中參附乎。曰。某所言溫補在下焦。而非上中二焦也。經曰。陽所從陰而亟起也。

又曰。腎爲生氣之原。今恙由於腎水衰竭。絕其生化之原。
陽不生。則陰不長。津液無所蒸以出。故上渴而多飲。下燥
而不潤。前無以約束而頻多。後無以轉輸而艱秘。食減肌
削。皆下元不足之過也。曰。予未病時癥。是腎竭之應。既癥
之後。雖欲竭而無從矣。彼雖不悅。而心折其言。遂委治之。
乃以八味丸。加益智仁。煎人參膏糊丸。每服五錢。白湯
送下。日進三服。數日溺少。十日溺竟如常。大便尙燥。每日
一次。不用蜜導矣。第口渴不減。食尙無味。以升麻一錢。人
參黃芪各三錢。煎湯送丸。數服。口渴頓止。食亦有味。又

十日諸症全愈。

△

薛立齋曰一男子作渴日飲水數碗冬月亦然彼用加減八味丸去肉桂服之不應一男子患此欲治以前丸彼謂肉桂性熱乃服知柏等藥渴不止背發疽而死又一男子亦患此症日漸消瘦與前丸數服渴減半一劑而痊再劑形體復壯夫肉桂腎經藥也前症乃腎經虛火炎上無制爲患用肉桂導引諸藥以補之及引虛火歸原故效又一男子脚面發痘愈而作渴以前丸治之而愈又一富商稟賦頗厚素作渴日飲水數碗面發一毒用消毒藥潰而雖愈尺脈尙數渴亦不止時孟秋謂此火旺水涸之脈也須服加減八味丸以補腎水而制心火庶免疽毒之患彼不

信至夏果脚背發疽。服數按之則澁而無力。足竟黑腐而死。一男子稟頗實乏嗣。服附子等藥致作渴。左足大指患疽。色紫不癰。脈亦數而澁。亦死。大抵發背腦疽腫痛。色赤水衰火旺之色。尚可治。若黑若紫。火極似水之象也。乃腎水已竭。精氣已衰。不治。外科精要云。凡疽疽疾之人。多有既安之後。忽發渴疾而不救者。十有八九。疽疾將安。而渴疾已作。宜服加減八味丸。既安之後。而渴疾未見。宜先服之。以防其未然。薛兒聞其父云。一士夫病渴疾。諸醫皆用渴藥。累載不痊。有一名醫教食加減八味丸。不半載而愈。

老人冬月口舌生瘡。乍渴心脈洪大而實。尺脈大而虛。此消症也。患在腎。須加減入味丸補之。否則後發疽難癥不信。仍服三黃等藥降火。次年夏果發疽而沒。東垣曰。膈消者。以白虎加人參湯治之。中消者。善食而瘦。自汗。大便硬。小便數。脈訣云。乾渴飲水多食亦飢。虛成消中者。調胃承氣湯。三黃丸治之。下消者。煩躁引飲。耳輪焦乾。小便如膏脂。又云。焦煩水易觀。此腎消也。六味地黃丸治之。總錄所謂末傳能食者。必發腦疽。背瘡不能食。必傳中滿。鼓脹皆謂不治之症。潔老人分而治之。能食而渴者。白虎加人參湯。不能食而渴者。錢氏白朮散。倍加葛根治之。土中既

平不復傳下消矣。前人用藥，厥有旨哉。或曰：未傳瘡疽者，何也？此火邪盛也。其瘡痛甚而不潰，或赤水者是也。經云：有形而不痛，陽之類也。急攻其陽，無攻其陰。治在下焦，元氣得強者生，失強者死。

一婦人面患毒瘍，痛發熱作渴。服數劑而愈。以涼膈散一劑少愈。以消毒藥數劑而平。

一男子肩患疽，作渴，服數劑有力。以黃連解毒湯三劑而止。更以仙方活命飲四劑而愈。

一男子潰瘍，後而煩渴。以聖愈湯二劑而寧。以人參、黃芪、當歸、地黃、四劑止渴。以八珍湯二十劑而愈。大抵潰後有此症，屬

氣血不足。須用參芪以補氣歸地以養血。若用苦寒之劑必致有悞。

一男子患毒作渴。右關服數以竹葉黃芪湯治之而愈。更以補中益氣湯加黃芩而瘳。

一男子潰後口乾。遇勞益甚。以補中益氣湯加五味麥冬治之而愈。更以黃芪六一湯而斂。

○○ 繆仲淳治湖州庠友張時泰。正月間驟發齒痛。十餘日而愈。四月間焦勞過多。齒痛大作。醫用石膏知母等藥不效。用力去齒間紫血滿口。齒痛不可忍。齒俱搖動矣。至六七月間。飲水益多。小便如注。狀如膏。肌肉盡消。至十一月身不

能起。冬末用黃芪地黃等藥，稍能起立。然善食易飢如故。小便如膏亦如故。今年一二三月愈甚。亦不服藥。齒痛如故。當門二齒脫落。復加口渴。晝夜不止。此中下二消症也。爲立方未數劑而瘳。麥冬蘆根各五兩。五味地黃各三錢。黃芪五錢。生地六錢。天冬一兩。用繅絲湯十碗煎二碗。不拘時服。丸於前藥中加黃柏三兩。牛膝五兩。沙參六兩。枸杞四兩。五味六兩。蜜丸常服。遂不復發。

張景岳治省中周公山左人也。年逾四旬。因案牘積勞。致成羸疾。神困食減。時多恐懼。自冬徂夏。通夕不寐者半年有餘。而上焦無渴。不嗜湯水。或有所飲。則沃而不行。然每夜

必去溺二三升。莫知其所從來。其半皆脂膏濁液。庭羸至極。自分必死。診之脈猶帶緩。肉亦未脫。知其胃氣尚存。慰以無慮。乃用歸脾湯去木香。及大補元煎之屬。一以養陽。一以養陰。出入間用至三百餘劑。計服人參二十斤。乃得全愈。此神消於上。精消於下之症也。可見消有陰陽。不得不盡言爲火。

88
喻嘉言曰。友人病消渴後。渴少止。反加躁急。足膝痿弱。子主白茯苓丸。用白茯苓、覆盆子、黃連、爪藪根、草薢、人參、熟地、元參、各一兩。石斛、蛇床子、各七錢五分。鷄腥脰三十具。微炒爲末。蜜丸梧桐子大。食前磁石湯下三十丸。內加犀。

角有醫曰腎病而以黃連犀角治心毋乃倒乎予曰腎者
胃之關也。胃熱下傳於腎則關門大開心之陽火得以直
降於腎心火灼腎躁不能濡子用犀角黃連對治其下降
之陽火。宣爲倒乎服之果效再服六味地黃丸加犀角而
肌澤病起矣。

魏玉橫曰胡天敘年五旬素豪飲而多思慮自弱冠後卽善
病近則兩足及臂常時痺痛甚則肝腎之氣上逆或致暉
厥汗出不寐齒痛齦露夜卧陽事暴舉時時夢遺面有油
光揩去復爾脈之兩手俱豁大關前搏指據症脈乃二陽
之發心肺今已傳爲風消矣詢其小便云頗清白令以器

貯。逾時觀之。果變稠漿。面結腐皮。遂恐甚。告以平昔洪飴。縱欲勞神。數十年所服桂附純陽之藥。不可勝計。未知尙能愈否。曰。幸未至息賣。但能斷飲絕欲。多服養榮之劑。尙可爲也。今病但有春夏而無秋冬。非兼清肅之治不可。乃與生熟地。杞子。麥冬。沙參。地骨知母。黃柏。黃連。石膏。出入增減。十餘劑。諸症漸平。惟齒痛轉甚。自製玉帶膏貼之而愈。次年因診其媳產病。告以前方出入常服。計用石膏不下四五斤矣。此則初爲寒中。後爲熱中之變症也。然初之桂附。未爲癰症。豈非天幸乎。

○黃錦芳治游晝山消渴。六脈微緩而沈。肺脈尤甚。肝脈差起。

小便甚多。肌肉消瘦。煩渴不止。此必初病時過服石膏。知

母花粉。蔓仁。貝母。犀角等苦寒之藥。傷其肺胃及腎。以致地氣不升。天氣不降。宜滋陰補氣。使漏卮不至下洩。用當歸一錢。炙芪四錢。升麻三分。玉竹三錢。桂元十個。桑螵蛸一錢。龍骨一錢。兎絲二錢。龜板一錢。木瓜四分。炙草三分。使其二氣交合。霖雨四佈。則病自愈。囑其日服一劑。禁服苦茶。後病者以洋參代人參服之。甚效。

黃疸

黃疸之病。以十八日爲期治。
十日已上宜瘥。反劇爲難治。

竇材治一人。遍身皆黃。小便赤色而濁。灸食竇穴五十壯。服

薑附湯全真丹而愈。

針孔下

△○沈以潛葛可久俱神醫也。一日有老嫗患黃疸。詣沈求治。曰

吾固未之能薦於葛。葛延沈飲以針。針其左右乳下。而與

沈飲者傾刻時出。啟左針而左半身肉色瑩然。啟右針而

右半身肉如左。

漱石
聞談

△○張子和治一男子。作贅偶。病疽。善食而瘦。四肢不舉。面黃無力。其婦翁欲棄之。其女子不肯。曰。我已生二子矣。更他適乎。翁本農者。召婿意欲作勞。見其病甚。每日辱詬人教之。餌胆礬丸。三稜丸。了不關涉。針灸祈禳。百無一濟。張見之。

不診而療。使服涌劑去積瘀宿水一斗。又以瀉水丸通經。

脾疸

散下四五十行不止。命以冰水一盅飲之立止。服平胃散等間服梔榔丸。五七日黃退力生。蓋脾疸之症。濕熱與宿穀相搏故也。俗謂之金勞黃。

周黃劉三家各有僕病黃疸。張曰。僕役之職飲食寒熱風暑濕氣尋常觸冒。恐難調攝。虛費治功。其二家留僕於張所從其飲餌。一僕不離主人執役。三人同服苦散以涌之。又服三花神祐丸下之。五日之間果二僕愈。一僕不愈。如其言。

一女子病黃。遍身浮腫。面如金色。困乏無力。不思飲餌。惟喜食生物泥煤之屬。先以苦劑蒸爲餅丸。涌痰一椀。又以舟

車丸通經散下五七行如墨汁更以導飲丸磨氣散數日

肌肉如初。

趙君玉病遍身發黃。往問醫者。醫云君乃陽明症。公等與麻知幾。皆受訓於張戴人。是商議吃大黃者。難與論病。君玉不悅。歸自揣無別病。乃取三花神祐丸八十粒服之。不效。乃悟曰。予之濕熱盛矣。此藥尙不能動。以舟車丸濬川散作劑。大下一斗。糞多結者。一夕黃退。君玉由此益信戴人之言。

○孫文垣治王文川子原傷飲食。又傷冷。菱等物。遍身黃如金色。夜發熱。天明則退。腹痛。手不可近。醫擬進草藥。孫曰。此

陰黃用溫下

症乃食積釀成。而黃爲濕熱所致。法當健脾用溫緩之劑。
下之草藥性寒。是損脾土而益其疾也。用保和丸一錢。入
備急丸五分。作數次服之。少頃瀉一次。又少頃連下三次。
積物甚多。腹痛盡止。再與調中丸。服一月病愈。而輕健如
常。

○孫竹塋途次受暑。又爲酒麴所傷。因作吐。胸膈痞悶。醫以消
導之劑。燥動脾火。口渴嘈雜。躁亂不安。目珠如金。一身盡
黃。已成疸症。右寸脈滑大有力。用溫胆湯倍加香薷滑石
葛根。解暑止吐爲君。黃連麥冬清熱止渴爲臣。使濕熱散
而黃自瘳也。服三帖。吐止食進。再與五苓散加青蒿葛根。

滑石黃連枳實八劑而黃盡退。

△8

原述病情如

張仲文治一婦人年六十歲病。振寒戰慄。足太陽寒水也。欠
噴嚏。足少陽胆也。口亡津液。足陽明不足也。心下急痛而
痞。手太陰受寒。足太陰血滯也。身熱又欲近火。熱在皮膚。
寒在骨髓也。臍下惡寒。丹田有寒。也身黃及睛黃。皆寒濕
也。餘症驗之。知其爲寒濕。溺黃赤而黑又頻數。乃寒濕盛
也。病來身重如山。便着床枕者。陰濕盛也。其脈右手關尺
命門弦細。按之洪而弦。弦急爲寒。加之細者。北方寒水。襍
以緩者。濕盛出黃色也。脈洪大者。心火受制也。左手又按
之至骨。舉手來實者。壬癸腎旺也。大脈按之但空虛者。下

焦無陽也。用藥法先宜以輕劑去其寒濕，兼退其洪大之脈。以理中加茯苓湯投之。

○朱丹溪治一婦人年二十八歲發黃脈澁經水自來不行身體倦怠未曾生子用陳皮白朮各一兩黃芩歸頭丹皮半兩甘草一錢分作十二帖水煎食前熱服

○一人年二十歲因勞又冒雨得疽症脚瘦心悸口苦力弱尿黃脈浮而數病在表宜解外黃芪三錢白朮蒼朮各一錢陳皮蘇葉木通各五分山梔炒二錢甘草稍五分白水煎服下保和十五丸與點抑青各十丸溫中二十丸而愈。

○一婦人年三十面黃腳瘦弱口苦喜茶月經不勻且多倦怠

用黃芪甘草各三錢。人參當歸白芍各一錢。木通陳皮各五分。白朮一分。炒柏秦艽各二分。

○一婦人年六十。面黃倦甚。足瘦口苦。脈散而大。此濕傷氣也。白朮半兩。陳皮四錢。蒼朮木通黃芩各三錢。人參川芎各二錢。黃柏炒一錢。甘草炙五分。分六帖水煎食前服。

○王官人痘後面黃。腳痠弱倦怠。食飽氣急頭旋。黃芪甘草木通各二分。白朮一錢。半夏厚朴陳皮蒼朮各一錢。黃柏炒三分水煎服。

○成庚五官面黃脚瘦無力。食不化。腳虛而少力。口苦肚脹。宜補之人參木通各三分。白朮一錢五分。當歸白芍川芎陳

氣急頭旋放
黃芩甘草
底有下

皮蒼木各五分甘草二分水煎下保和丸四十九

孫文垣治一人。因冒雨勞力汗出。又以冷水澣浴。因發熱口渴。心與背脹痛。小水長而赤。舌胎黃不眠。目黃如金。皮膚盡黃。或謂年高不敢與治。診得左脈浮數。熱右濡弱。濕皆

湿熱黃疸

達邪在裏。

七至

濕熱

相併

此濕熱發黃症也。

病雖重。

年雖高。

猶可爲。

以柴

胡三錢

太重

否

酒芩葛根青蒿香薷花粉各一錢。

人參七分。

甘草五分。

連進二劑得微汗。

次早卽執退其半。

舌稍淡潤。

身黃未退。

胸膈餘熱作煩。

以竹茹青蒿葛根各一錢人參

麥冬花粉知母各八分。

白芍六分。

二帖熟退食進。

精神陡

長後與補中益氣湯。

加青蒿

麥冬花粉十帖

黃盡退頓痊。

酒疸

病心黃疸五
吐血熱過湯
用田螺治金

一人患酒疸。遍身皆黃。尿如柏汁。目如金。汗出沾衣如染。胸膈痞悶。口不知味。四肢瘦軟。脈濡而數。以四苓散加厚朴。陳皮。山楂。麥芽。葛根。倍青蒿。水煎。臨服加萱草根。自然汗一小杯。四帖頓愈。

一人病後身體俱黃。吐血成盆。熱鬱陽明諸藥不效。用螺十個。水漂去泥。搗爛露一夜。五更取清汁服二三次。血止黃愈。小山怪症方

本草綱目

外臺秘要治三十六黃急救方。用鷄子一顆。連壳燒灰研酢。一合。和之溫服。鼻中虫出爲效。身體極黃者。不過三枚。神

神效
單方

效

治法中肯

未藥服之。肌膚白。眼皆如金色。轉致不思飲食。右關緩弱。特甚。柴曰。胃爲水穀之海。脾爲倉廩之官。府藏失職。濕熱滋甚。今惟有調其土。使能健運。濕熱自去。不必治疸。而疸自愈矣。用六君子湯加厚朴炮薑以溫中。神麌麥芽以助戊己之化。不數劑而全愈。

此案与前附
仲文案全

東垣曰。戊申春一婦人六十歲。病振寒戰慄。太陽寒嘯。足少陽明口亡津液。足陽明不足也。心下急痛而痞。手足太陰受寒也。故急痛太陰爲痞。身熱近火。熱在皮表寒在臍下惡寒。丹田有寒推之知其寒也。溺黃赤而黑。頻數寒濕也。自病來

身重如山便著床枕至陰濕盛也其診脈得左右關井尺命門

洪大者心火受制也緩

中得弦而急極細雜之以洪而極緩弦急爲寒加之以細

者北方寒水雜以又

甚者濕盛出黃色也

也左手按之至骨舉止來實者王癸

俱旺

六脈按之俱空虛者下焦無陽也

先以輕劑去其中焦寒濕

兼退其洪大脈理中湯加茯苓是也水煎冰之令寒服之

謂之熱因寒用假寒以對足太陽之假熱也以乾薑之辛

熱以瀉真寒也故曰真對真假對假若不愈當以术附湯

冰之令寒以補下焦元氣也

試效方醫說續編

陸祖愚治潘巨源食量頗高恣肆大嚼因勞役失飢傷飽每

患脾胃之症或嘔或瀉恬不介意後成黃疸用茵陳五苓

散治之而症不除。前飲食不節，疽症復作。人傳一方，以苦藥葫蘆煮服之，卽效。試之果然。仍力疾生理。後試之至再，至周身熏黃，肚腹如鼓而卒。

薛立齋治大司徒李蒲汀。南吏部少宰時，患黃疸，當用淡滲之劑。公尙無嗣，猶預不決。曰：「有是病而用是藥，以茵陳五芩散加芩連山梔。」二劑而愈。至辛卯得子。

應天王治中遍身發黃，妄言如狂，苦於胸痛，手不可近。此中焦蓄血爲患，用桃仁承氣湯。一劑下瘀血而愈。又太守朱陽山弟下部蓄血發狂，用抵當湯而愈。

馬元儀治沈玉格患疽症，一身及面目悉黃，微見黑滯，煩渴。

腹滿脈之左弦數右空大。此內傷發黃爲厥陰肝木太陰脾土二藏交傷之候也。夫肝鬱則生熱。脾鬱則生濕。濕熱交爭而煩渴腹滿。發黃之症生矣。至黑色兼見於面。則并傷其腎。汗之下之。非其治也。宜平肝之元。扶土之虛。兼解鬱熱以清氣道。除濕蒸而和中氣。用人參三錢。白朮二錢。白芍一錢。黃連山梔七分。歸身丹皮茵陳秦艽各一錢。柴胡七分。炙草五分。半夏麴一錢。服三十劑愈。

顧奉常務遠日黃脾氣弱。仲淳疏方用茵陳三錢。人參三錢。薏仁三錢。蓮肉三錢。木通八分。黃連酒炒一錢。山梔炒八分。白朮土炒一錢。石斛酒蒸三錢。皆治疸之劑。以事冗未

服既而身目皆黃。小便亦赤。乃服仲淳先見。飲前藥稍愈。

一按摩者投以草汁藥酒。脾敗遂不起。臨歿下瘀血數升。

亦畜血症也。以其年邁不絕慾故耳。前方尙有茯苓二錢。

施靈修乃兄。七年前曾患疸症。服草藥愈後復發。坐多氣多

勞。故草藥不效。服田螺汁。服一日夜大作寒熱。因發渴。小

便如油。眼目黃且赤。手足黃紫。仲淳以瘀血發黃。服藥後

大小便通。黃及渴俱減。橘紅一錢五分。紅麴炒研一錢。山

楂五錢。鬱金汁十五匙。薏苡六錢。木瓜三錢。牛膝五分。麥

冬五錢。車前二錢五分。赤茯三錢。通草五分。白芍酒炒四

錢。竹茹二錢。河水二鍾煎八分。飢時服。三日後加人參三

瘡血黃

8

魏玉橫曰徐環微年二十餘病疽服山梔茵陳五苓六一之劑將兩月不效脈之弦細而馳面目爪甲俱淡黃語言遲倦謂之曰君以黃疽求治此其餘症耳今病成勞損矣乃竦然曰誠有之近來夜卧不寧晚卽發熱黎明始退咳嗽痰稀腰膝疼痛然治之當奈何曰病緣陰虛火盛肝熱久鬱移其所勝故食少便溏發爲黃症與酒穀諸痘爲濕熱熏蒸者不同乃服苦寒滲利重傷其陰致成勞損今宜峻減十餘劑諸症漸退黃亦愈矣

女勞疸

金魯瞻年四十餘館於時醫湯靜公宅病疸諸治不效已歷數醫最後一人與草頭方四味中有六月雪餘忘之矣服之增劇脈之軟無神略數外症目黃如橘面額則黃而黑暗腹大臍凸便溏食少動則氣促知爲脾腎兩虧近乎女勞一症乃痘中最難治者也與熟地山藥各一兩杞子棗仁米仁各五錢彼疑太補持以問湯湯老醫也謂曰方極是第吾輩素不用此姑試之一劑減二劑又減再診脈漸起仍前方八劑全愈

朱天一年二十餘喜食糖及燥炙諸餅忽病黃面目如金脈之兩關數實有力尺滑大便六七日不行小便黃澁此敦

阜太過燥熱。如以素麪覆火。其色必黃。非濕症也。與小承

氣湯加當歸白芍一劑便行而瘥。

經清宣上
苦寒下降

治黃疸方。蒼耳子荷薄木通茵陳各三錢。用好陳酒一斤煎一碗。沖砂仁末三錢服。若小便赤若血水者。加川連一錢同煎。

卷八
裴兆期曰。凡瀉病。痢病。蟲病。疳病。水病。酒病。疸病。於初愈時。斷不可驟服滋補之藥。蓋此數症。以濕爲本。滋補之藥。乃助濕熱之尤者。驟服之。少不致害。昔當湖一孝廉。余通家世好也。爲人偏滯多思。無事而恆戚戚。偶於甲午秋病痘。後雖治愈。而飲食未能復原。則脾尙虛而濕未清也。值公

車北上一醫以天王保心丹數斤爲贐。一往舟中。餌無虛日。漸覺胸膈窒碍。飲食日減。入春而痘病復作。迨歸而形容枯槁。僅存皮骨。其腹龐然。按之如石。比余往視。則真氣已衰敗無餘。無可措手矣。越旬而歿。此亦誤投滋補之一驗也。

赤丹

又名風癰。又名赤瘤。

孫思邈曰。貞觀七年三月。予在內江縣飲多。至夜覺四體骨肉疼痛。至曉頭痛。額角有丹如彈丸。腫痛至午通脣。目不能開。經日幾斃。予思本草芸薹治風游丹腫。遂取葉搗敷。

隨手卽治其驗如神亦可搗汁服之一云無藥用子研代之

張子和治黃氏小兒面赤腫。兩目不開。以銳針刺輕砭之。除
兩目尖外。亂刺數十針。出血乃愈。此法人多不肯從。必治
病不可謹護。

朱丹溪治一中年男子癰潰後。發熱乾嘔。背發丹熛。用諸般
敷貼。丹熛藥。乃用刀於个个丹頭。出血皆不退。後用半夏
生薑加補劑。治嘔不效。遂純用參牛兩。歸朮各一錢五分。
濃煎一帖。嘔止。二三帖。丹漸緩。熱漸減。約五十餘帖。熱始
除。神氣始復。

鮑允中年五十歲。風丹痒甚。腹微痛。咽不利。面目微腫。五六

大衍風懷

日不退。兩寸脈滑大實。右浮大。左浮弦小。以炒芩。炒連四物。枳梗。甘草。風粘紫葳各一錢。防風黃芪各五分。凡五六帖而安。

黃師文治一婦人苦風丹。每酒沽唇。則風丹重造而起。痒刺骨。殆不可活。令服五積散。約數服。以杯酒試之。如其言。飲酒已。丹不作。德昭一婢亦苦風丹。亦以此聞其說。遂服五積散。亦瘥。又師文用五積散治產瀉。有奇功。北窗
炙輶

薛立齋治一婦人素清苦。因鬱怒患遊風。晡熱內熱。自汗盜汗。月經不行。口乾咽燥。此鬱氣傷肺。乃以歸脾湯數劑。諸症稍退。後兼逍遙散五十餘劑而愈。

一婦人患此性躁寒熱口苦脅痛耳鳴腹脹溺濁乃肝脾血虛火旺也用六君加柴胡山梔龍胆數劑更與逍遙散兼服漸愈又與六味丸逍遙散七十餘劑諸症悉退

一婦人患前症誤服大麻風藥破而出水煩渴頭暉誠類風症六脈洪數心脾爲甚曰風自火出此因怒火脾胃受邪血燥而作非真風症也與逍遙散六味丸以清肝火滋脾血生腎水而愈

一婦人患前症久不愈食少體倦此肝脾虧損陰虛發熱也先用補中益氣湯加川芎炒梔元氣漸復更以逍遙散而

瘡漸愈

一婦人患赤遊風。晡熱痒甚。用清肝養血之劑。不信。乃服大
麻風藥。臂痛筋掣。又服化痰順氣之劑。四肢痿弱。又一婦
患前症。數用風藥煎湯泡洗。以致腹脹並沒。

一女子十五歲。患癩癰。赤暉形氣倦怠。此肝火血虛所致。用
加味逍遙散而赤暉愈。用益氣湯六味地黃丸而癩癰消。
一婦人身如丹毒。搔破膿水淋漓。熱渴頭暉。日晡益甚。用加
味道逍遙散而愈。

續名醫類案卷九終

665

續名醫類案卷十

錢塘魏之琇編集

海昌王士雄孟英定州楊照黎素園同校

癰 瘡

附癧

陳自明治毘陵一貴宦妻患小便不通。膀腹脹痛不可忍。眾醫皆作淋治。如八正散之類。俱不得通。陳診之曰。此血瘕也。非瞑眩藥不可去。與桃仁煎。更初服至日午。大痛不可忍。遂臥少頃。下血塊如拳者數枚。小便如黑豆汁一二升。痛止得愈。此藥治病的切。然猛烈大峻。氣虛血弱者。宜斟酌。

桃仁煎方

酌之。桃仁大黃朴硝各二兩。蟲蟲半兩炒黑。共爲末。醋煉

九梧桐子大五更初溫酒吞下五丸。

原注此方不可妄用良方

杜王治馬氏婦年三十二。腹中血塊作疼。經五六年。形已骨立。眾皆曰。不可爲。奈其未死。何家甚貧。而大小懸之一日。

召杜至。告杜曰。但以濟物爲懷。則可。業已請召明醫。非所

言也。遂以少物帛贈杜。杜不受。曰。但服某藥必獲安。無以

是爲疑。遂示方。用沒藥牛膝乾漆當歸各半兩。硇砂木香。

水蛭炒紅娘子炒紅花丹皮硃砂各一分。海馬一個。斑貓

去翅足炒十四個爲末。酒醋各半升熬爲膏。每日天明用

一皇子大酒醋化下。一月病退。六十日漸安。

此藥較桃湯
更峻宜斟酌

聲而令按摩之立軟。其右亦然。觀者嗟異。或問之。曰石關穴也。

永康應童嬰腹疾。恆病癟行久不伸。松陽周漢卿解裳視之。氣衝起腹間者。其大如臂。漢卿刺其一魄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稍按摩之。氣血盡解。平趨無留行。續大粹

武叔卿曰。夫痃癖癰瘕。血氣塊硬。發歇刺痛。甚則欲死。先而言之。皆血之所爲。

陳良甫常治一婦人。血氣刺痛極不可忍。甚而死一二日方省。醫巫併治數年不愈。僕以葱白散烏雞丸遂安。

陳良甫治一婦人。血氣作楚。如一小盤樣。走注刺痛。要一人

葱白散主
痃癖癰瘕

扶定方少止亦用此一二藥而愈尋常小小血氣用此二

藥亦有奇效。

濟陰
綱目

陳良甫治婦人病血氣作楚痛不可忍服諸藥無效召診之曰關脈弱沈而肝脈沈緊此血氣漸成痃癖也亦只以前二方治之而愈又四明馬朝奉後院亦病此用二方治之亦愈同上

宋孝武路太后病眾醫不識徐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腹耳

乃爲水滻消石湯病即愈

南史

董含妾腹內生一痞始如彈丸五六後年大類鵝卵中似有一窟往來移動或痛或止百藥罔效久之遍體發腫內作

紅丸方

(三選)

三棱

蓬朮

大黃

胡椒

青皮

河魁

大茴

砂仁

入朱砂爲丸如梧桐子大

砲紅爲衣

生薑甘草引

水聲日夕呻吟死而復甦者再諸醫束手無策皆云此名
水鼓病已成不可復痊矣章文學旭字東生名醫也善治
奇疾往邀之曰此非水症乃積聚所致不半日可愈但所
用藥猛烈轉鬪而下驅水甚疾試問病人願服與否而病
者曰我已垂殆苟一綫可救死無憾也於是取紅九十粒
如菜豆大以枳榔枳實等五六味煎湯下之初覺喉中響
聲可畏勢將不支頃之胸膈間如刀刃亂刺哀號轉擲痛
不可狀又頃之下水斗許頭面腫退不逾時又下數升腹
背亦退病人曰我今覺胸背頓寬遂熟睡片刻時章君猶
在坐也曰此番不獨水去痞亦當漸散矣進補劑二日明

後日可連服之。遂辭去。至晚又下水四五升。手足腫全退。
不三日病全愈。既而忽痞勢搖動。下紅黑痢三晝夜。痞亦
不見。眾醫驚服。往叩其故。章曰。此名腸覃。在內經水脹論。
中君輩自坐不讀書耳。皆慙而退。按岐伯曰。寒氣客於腸
外。與胃氣相搏。癖而內著。瘍肉乃生。始如雞卵。至其成若
懷子之狀。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腸覃生於腸
外故也。又有一種名石瘕。病狀相同。月事不以時下。石瘕
生於胞中故也。皆婦人之病。因有積聚可導。而下似水脹
而非水脹也。臨症之工大宜分別今人能感激如是者。

鮮矣。三岡識畧。

一男子腸鳴食少，臍下有塊，耕動若得下氣多乃已。已而復鳴，屢用疎氣降火藥半年不愈，乃以理中湯爲君，佐芩連枳實，一服腸鳴止。又每服吞厚朴紅豆蔻丸，其氣耕亦平矣。

薛立齋治一婦人經不調，兩拘腫脹，小便滯滯，腹中一塊作痛，或上攻脇腹，或下攻小腹，發熱晡熱惡寒，肌膚消瘦，飲食無味，殊類瘵症，久而不愈。此肝脾血氣虧損，用八珍湯逍遙散，歸脾湯隨症互服而愈。

一婦人性多鬱怒，勤於女工，小腹內結一塊，或作痛或痞悶，月經不調，恪服伐脾之劑。今人受此害者尤多，內熱寒熱，胸膈不利。

飲食不甘形體日瘦牙齦蝕爛此脾土不能生肺金肺金
不能生腎水腎水不能生肝木當滋化原用補中益氣六
味地黃至仲春而愈必舉仲春者以肝木斯令時也

松江太守何恭人性善怒腹結一塊年餘上脣蝕透血氣虛
極時季冬肝脈洪數按之弦緊餘脈微弱或用伐肝木清
胃火之藥薛曰真氣虛而邪氣實也恐伐肝木至春不發
生耳用八珍湯以生氣血用地黃丸以滋腎水肝脈頓退
因大怒耳內出血肝脈仍大煩熱作渴此無根之火也仍
以前藥加肉桂二劑脈斂熱退復大怒果卒于季冬辛巳
日乃以金丸木故也

一婦人耳下腫赤寒熱口苦月經不調小腹內一塊此肝火氣滯而血凝也用小柴胡加山梔川芎丹皮治之諸症悉退。

考者怪也

潤州某公補劑中多用敗龜板垂十年頗健晚患蠭膈乃謁白飛霞飛霞診視良久曰此瘕也公豈餌龜板藥耶今滿腹皆龜吾藥能逐之其骨節腠理者非吾藥所能也乃與

赤丸如粒服之下龜如菽大者升餘得稍寬不數月死易

簣時驗小遺悉有細蟲彷彿龜形物得氣而傳如此可不

待攷

赤丸

周櫟圖

書影

黃山畢公服膈胸脅初頗有驗久之得沙淋疾沙皆作犬形

頭尾畧具上

同

陳自明治一婦人腹內結塊久而不消與神仙追毒丸一粒

卽痊

方見
蠱門

陳自明云予族子婦病腹中大塊如盆每發則痛不可忍時子婦已貴京下善醫者悉診治莫能愈予應之曰此血瘕也投黑神丸盡三九塊氣盡消終身不復作

良方說續編醫

孫侯居比部病腹中若有癥瘕不食不眠煩懣身熱仲淳投以人參白芍茯苓麥冬木通棗仁石斛方甫具史鶴亭太史至見方中有大劑人參駭曰向因投參至劇此得無謬乎仲淳曰病勢先後不同當時邪未退滯未消故不宜今

病久飽脹煩懶者氣不歸元也。不食者脾元虛也。不眠而

煩者內熱津液少也。今宜亟用此藥矣。四劑而瘳後復病。
仲淳診之曰。此陰虛也。非前症矣。更以麥冬白芍枸杞五
味生地車前而熟遂退。廣筆記

疝

立齋治黃恭人腹內一塊不時作痛。痛則人事不知。良久方
蘇。諸藥不應。診其脈沈細。則非瘡毒。河間云失笑散。五靈脂蒲黃等分爲末。醋湯調每服二錢。治疝氣及婦人血氣痛。欲死並效。與一服
痛去六七。再服而平。此藥治產後心腹絞痛。及兒枕痛尤

怪狀

△△

妙

錢國賓治陳小山妻。年三十二歲。痞成形狀。宛如鯽魚。長五
六闊寸許。頭尾口牙悉具。漸漸游行。穿腸透膜。上近喉邊。
下近谷道。飲血咬肝。聲呼痛楚。形神狼狽。其脈強牽。尚有
胃氣可治。先以古方五味紫金錠磨服止痛。次以煅刀豆
殼一兩爲君。以此豆能殺痞也。乳香沒藥定痛活血。射香
通竅。木香順氣。調以砂糖作餌。痞受毒藥。旬日內伏不動。
月餘而化。便出如蜆肉一堆。以四物參朮枸杞香附調理。
百日全安。

△△
張文潛藥戒云。張子病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

捍而不能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旣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又不支。焦膈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疾者。不數日痞復作。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輒下每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于外。而其中蔚然。莫知所自來。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曰。子無歎是蔚然者也。天下之理。其甚快于吾心。痞橫于胸中。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爲也。必將擊摶震撓而

後可。其功未成而和平已病。則子之病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日而快者五。則和平之氣不旣索乎。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其和平。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藥可爲也。張子歸三月而後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全矣。取藥而授之。三日而疾少平。又三日而少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其初使人懶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曰。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平。

容齋五筆

張子和治息城司侯。聞父死于賊。乃大悲哭之。罷。便覺心痛。日增不已。月餘成塊。狀若盃覆而大。痛不住。藥無功。議用

燔針炷艾。病人患之。乃求于張。張至適巫者坐其旁。乃學巫者。襍以狂言。以謔疾者。至是大笑不可忍。回面向壁。二日心下結塊皆散。張曰。內經言憂則氣結。喜則百脈舒。又曰。喜勝悲。內經亦有此法治之。不知何用針灸哉。適足增其痛耳。妙人妙想觸機卽應故古今眞能治疾者子和一人而已

劉子平妻。腹中有塊如瓢。十八年矣。經水斷絕。諸法無措。張令一月之內涌四次。下六次。所去痰約一二桶。其中不化之物。有如葵菜爛魚腸之狀。涌時以木如意揅之。覺病稍如刮漸漸而平。及積之盡。塊反窪如臼。畧無少損。至是面有童色。經水旣行。若當年少。可以有子。

張主簿妻病肥氣初如酒盃大發寒熱十五年餘後因性急
悲盛病益甚惟心下三指許無病滿腹如石片不能坐臥
針灸匝矣徒勞力耳張曰此肥氣也得之季夏戊己日在
左脇下如覆盆久不愈令人發痃瘞痃瘞者寒熱也以瓜
蒂散吐之如魚腥黃涎約一二缶至夜令用舟車丸通經
散投之五更黃涎濃水相半五六行凡有積處皆覺痛後
用白朮散當歸散和血流經之藥如斯涌泄凡三四次方
愈

山東顏先生有積二十年目視物不眞細字不覩當心如頑
石每發痛不可忍食減肉消黑點滿面腰不能直因遇張

令涌寒痰一大盆如片粉。夜以舟車九通經散下爛魚腸
葵菜汁七八行。病十去三四。以熱漿粥投之。復去痰一盆。
次日又以舟車九通經散。前後約一百餘行。畧無少因。不
五六日面紅黑去。食進目明。心中空曠。遂失頑石所在。旬
日外來謝。

杜弓匠子婦年三十有孕已歲半矣。每發痛則召侍媼侍之。
以爲將產也。一二日復故。凡數次。張診其脈澁而小。斷之。
曰。塊病也。非孕也。脈訣所謂澁脈如刀刮竹形。主丈夫傷
精。女人敗血。治法有病當瀉之。先以舟車丸百餘粒。後以
調胃承氣湯加當歸桃仁。用河水煎。乘熱投之。三日後又

以舟車丸。桃仁承氣湯。瀉出膿血。襍然而下。每更衣。以手
向下推之。揉之則出。後三二日。又用舟車丸。以猪腎散佐
之。一二日。又以舟車丸通經散。如前數服。病去十九。俟晴
明。當未食時。以針瀉三陰交穴。不再旬已消矣。

孫主簿季述之母。久患胸中痞急。不得喘息。按之則脈數且
澀。曰胸痺也。因與仲景三物小陷胸湯一劑。知。三劑愈。醫學

目綱

龔子才治吳仰泉堅年五旬。患腹中積塊如盤大。年餘漸臥
不倒。腹響如雷。噯氣不透。口乾吐白沫。下氣通。則少寬。五
心煩熱。不思飲食。肌瘦如柴。屢治無效。診之六脈濶亂。數

氣口緊盛。知爲寒涼尅伐之過。使真氣不運而瘀血不行。與八珍粉加半夏陳皮木香厚朴萊菔子大腹皮海金沙三劑。小便下血如雞肝狀。至十二劑。下黑血塊益許。腹中仍有數塊。仍以八珍湯加枳實香附五劑而痊。

一婦人年近三十。患腹左脇有一大塊。堅硬如石。有時痛。肚腹膨脹。經水不調。白帶頻下。夜熱脈急。數以千金化鐵丸一料。塊消即孕。生一女。此方疑龔杜撰四物之外。一派破血行氣而已。

李河山患腹左一塊。數年不愈。後食柿餅過多。腹脹滿悶。診之六脈洪數。氣口緊盛。以藿香正氣丸加山楂神曲二劑而愈。逾月又因飲食失節。腹脹如初。用前藥勿效。與行濕

補氣養血湯二十餘劑始安。因囑曰：病雖愈，體未復元，務宜謹守勿犯禁忌。後數月過龔曰：凡有病者皆天與也。不在服藥謹守。若顏子亞聖豈不能保養？何短命死矣？我今保養半年，未見何如？從可知也。龔不能對。遂復恣縱無忌。未旬日忽患痢赤白，裏急後重痛不可忍。日夜無度。乃自置大黃一劑，數下無效。復求診六脈洪數，先與調中益氣湯二劑。又以補中益氣湯加白芍、黃連微效。彼欲速愈，易醫不審。其夙有痞滿之病，復下之不愈。又易一醫，再與下藥。遂肛門下脫，痛如刀割，腹脹如鼓。此元氣下陷也。當大補升提，而反瀉之，不亡何待？

此症濕熱內蘊，兼有積滯，因柿餅之寒滯，故爲脹滿霍霍。

正氣能燥濕行氣故遂愈然病根未拔故傷食而復病繼用湯藥想卽藿香正氣之類去濕而不能去熱故不效行濕補氣養血湯又加以血藥益濕之品雖遷延而愈非真愈也始終治法均未中肯若早以黃連理中枳實理中更互治之病必速愈何至有變痢之患乎

○○
陸養愚治茅鹿門三夫人經期參前腹中有塊升動有時作痛作脹大便不實脾胃不和其脈人迎大於氣口二倍以此斷爲血

茅問曰此症屢服消導及養血之藥輕則枳實枳

有餘此有餘

殼木香豆仁重則枳榔稜莪俱以養血佐之藥頗中和而病反增劇何也曰據脈左盛於右氣不足而血有餘今所服不惟誅伐無過且損不足而益有餘欲其病之不劇得乎用人參白朮陳皮乾薑大棗以益其氣用消痞丸以去

其血之瘀。其方用香附醋炒四兩。元胡索醋炒一兩五錢。
歸尾二兩。川芎紅花桃仁海石瓦楞子火煅醋淬各一兩。
醋打麵糊爲丸。與前劑相間服。未半料而塊已失。大便結
實經水如期。

李士材治于郡守在白下時。每酒後腹痛漸至堅硬。得食輒
痛。得食反痛。實症無疑。脈之浮大而長。脾有大積矣。然兩
尺按之軟不可峻攻。令服四君子湯七日。投以自製攻積
丸三錢。但微下。更以四錢與服。下積十餘次皆黑而勑者。
察其形不倦。又進四錢。于是腹大痛。而所下甚多。服四君
子湯十日。又進丸藥四錢。去積三次。又進二錢。而積下遂

至六七椀許。脈大而虛。按至關部豁如矣。乃以補中益氣。

調補一月全愈。

攻補互施法

王工部鬱結成痞。形堅而痛甚。攻之太多。遂泄瀉不止。一晝夜計下二百餘次。一月之間肌體骨立。神氣昏亂。舌不能言。已治木待麌。李診之曰。在症雖無活理。在脈猶有生機。以真臟脈不見也。大虛之後。法當大溫大補。一面用枯礬龍骨栗殼檮根之類。以固其腸。一面用人參二兩。熟附五錢。以救其氣。三日之間。服參半斤。進附一二兩。瀉遂減半。舌轉能言。更以補中益氣加生附生乾薑。併五帖爲一劑。一日飲盡。就進藥而論。則胃能納受可知。如是者一百日。精旺食進。瀉減十

胃能納受可知

宿

九。然每日夜猶下四五行。兩足痿廢。用仙茅巴戟丁附等
爲丸。參附湯並進。計一百四十日而步履如常。痞漏悉愈。
枯礪雖斂而苦寒。何不用禹糧石脂。

姚氏婦久患痞積。兩年之間。攻擊之劑無遺用矣。而積未盡。
除形體。枉贏。李曰。積消其半。不可伐矣。但用補劑。元氣一。
復病自祛耳。遂作補丸。服畢而痞果全消。踰三年。調理失。
宜。胸腹痛甚。醫以痛無補法。用理氣化痰之劑。痛不減。脈。
之大而無力。此氣虛也。投以歸脾湯加人參一錢。其痛乃。
止。

喻嘉言治袁聚東。年二十歲。生痞塊。臥床數月。進化堅消痞。

之藥漸至毛瘡肉脫。面黧髮卷。殊無生理。其塊自少腹臍旁分爲三岐。皆硬如石。按之痛不可忍。脈只兩尺洪盛。餘俱微細。謂初時塊必不堅。以峻猛之藥攻。至真氣內亂。轉護邪氣爲害。其實全是空氣聚成。非如女子月經凝而不行。卽成血塊之比。觀兩尺洪盛。明是腎氣傳於膀胱。誤施攻擊。其氣不運。結爲堅塊。故按之則愈痛也。虛症亦有按之而愈痛者。姑用大補中藥一劑。以通中下之氣。然後用大劑藥內收腎氣。外散膀胱之氣。約三劑可全愈矣。先以理中湯加附子五分。一劑塊減十之三。再用桂附一大劑。腸中氣响甚喧。頃之三塊一時頓沒。再服一劑果全愈。更

河車補胞宮

用補腎藥加桂附。多用河車爲丸以善後。取其以胞補胞而助膀胱之化源也。俞東扶曰。此人攻伐太過。易以溫補。不面牆。至於桂附河車同補腎藥爲善後計。則與腎氣傳膀胱之論。緊切不泛。非通套治痞成法可比。

馮楚瞻治戚氏婦。腹中有塊作痛。發則攻心欲死。上則不進飲食。下則泄瀉無度。醫藥三百餘劑不效。脈之六部沈細已極。右關尺似有似無。明係火衰土弱。腎家虛氣上凌于心。脾土不能按納。奔豚之氣非溫補不可。用炒乾熟地八錢。補水以滋土。炒黃白朮六錢。補土以固中。炮薑熟附各二錢。補火以生土。更入五味子一錢。以斂之。俾祖氣有歸。臟得其藏。而腎氣納而不出也。數劑而安。一月全愈。

秀按馮公此案前人所未發字字如良玉精金後賢宜

三復之

吳孚先治一人患痞。前醫用攻藥已去六七適前醫他往。吳與湯丸俱係參朮補劑。病者云去疾莫如盡。奈何留之。吳曰。正所以盡去其疾也。經曰大積大聚衰其半而止。此前醫之用攻也。又曰補正則邪自除。此余之用補也。若必盡攻。則痞去而鼓脹成。是欲盡去其疾。而反益其疾矣。乃遵服不間而痊。

張路玉曰。顧晉封室患痞在脇下。或令用膏藥加阿魏一分麝香半分貼之。五六日間遂下鮮血血塊甚多。一二日方

止是後每歲當貼膏時必發近鄰嫗亦用阿魏膏貼瘡下
血如前世以阿魏麝香爲痞塊必用之藥外用爲患若此
况服食乎爲拈出以爲虛弱人漫用攻擊之戒

韓貽豐治晉中翰如頰病數日二旬不食矣已治未韓視之
病色如灰聲低喉澁瞳神黯然無光私語其子曰此甚難
治病者覺之乃哀懇曰我今年六十七矣卽死不爲天但
遇神針而不一用而死死且不瞑目我生平好酒而不好
色幸爲我下一針于是乃勉爲用針令臥床坦腹拊其臍
下有一痞周圍徑七寸堅硬如石乃以梅花針法重重針
之又針其三腕又針其百勞百會皆二十一針針畢令飲

醇酒一盃。乃搖手曰。惡聞酒氣。以兩月矣。強之初。攢眉。既而滿引如初。

388

議論草

顧鳴仲有腹疾。近三十年。朝寬暮急。每發腹脹十餘日方減。食麪及房勞。其應如響。腹左隱隱微高鼓。呼吸觸之。汨汨有聲。以痞塊法治之。內攻外貼。究莫能療。喻嘉言議之曰。

人身五積六聚。心肝脾肺腎之邪。結於腹之上下左右。及當臍之中者。皆高如覆盂者也。膽胃大小腸膀胱命門之邪。各結於其本位。不甚形見者也。此症乃腎藏之陰氣。聚於膀胱之陽經。有似於痞塊耳。腎有兩竅。左從前通膀胱。右從後通命門。邪結於腹之左畔。卽左腎與膀胱爲之主。

也。六腑惟膽無輸瀉。其五腑受五臟濁氣。不能久留。卽爲輸瀉者也。今腎邪傳於膀胱。膀胱失其輸瀉之職。舊邪未行。新邪踵至。勢必以漸透入募原。如革囊裹物者然。夫人一圍之腹。大小膀胱俱居其中。而胞又居膀胱之中。惟其不久留而輸瀉。是以寬然有餘。今腎氣不自收攝。悉輸膀胱。膀胱之氣蓄而不瀉。失其運化。宜其脹也。治法補腎水而致充足。則精氣深藏。而膀胱之脹自消。補膀胱而令氣壯。則腎邪不蓄。而輸化之機自裕。然補腎易而補膀胱難。以本草諸藥多瀉少補也。經於膀胱之不足者。斷以死期。豈非以膀胱愈不足則愈。脹脹極勢必逆傳於腎。腎脹極。

勢必逆傳於小腸。小腸脹極，勢必逆傳於脾。乃至通身之氣散漫而無統耶？醫者能早見而預圖之，能事殫矣。

楊乘六治朱氏婦病，胸膈痞悶，兼寒熱往來，口乾作渴，飲食不進。服寬利清解藥益甚，脈之右關弦數而沈，面色帶紅，舌乾微黃，乃與益陰地黃湯。或曰：胸滿不食累月矣，二陳枳殼尚不能通。地黃山藥五味萸肉俱酸滯陰滯之物，其可投乎？曰：此症本因肝膽燥火閉伏胃中，其原則由於腎水之不足。蓋腎者，胃之關也。水不足，則火旺薰蒸，而胃陰虧。胃與肝膽相並，且爲其所勝。又腎既不足，則肝膽陰木無水以養，而燥火獨熾。于是乘其所勝之虛而入之，且冲

宿
病

于上則口乾咽燥。流于下則二便秘急。塞于中則爲胸悶。
脈浮弦而關更甚。右手沈細而關則帶滑。此肝木有餘。脾
血不足之候也。與疏肝助脾。調氣養血。則火降鬱開。而痰
自內消矣。用調氣養榮湯。加陳皮前胡佐茯苓消痰止嗽。
青皮香附豆加白芍疏肝寬腸。總之氣得川流。則血自津
潤。數劑後用潤字丸間服。每次五分。十日症遲減。改用六
君子。改養血調氣藥。蓋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壯者氣行則
愈。弱者著而成病也。後以純補間用調氣治嗽之品。五旬
而痊。

陳三農治一少年體薄弱。且咳血。左邊一塊。不時上攻作痛。

左金蘆薈俱不應。診其脈三部雖平，而細濇不流利。因作

陰虛治四物湯加知柏、元參、丹參、鱉甲數劑頓愈。

盧絳中

去聲

瘡癰、忽夢一白衣婦人謂之曰：食蔗卽愈。詰朝見

鬻蔗。絳揣囊中且乏一錠。惟有唐山一冊。遂謂易之。曰：

吾乃貿販者。將安用此。哀求之。遂貽數挺。絳喜而食之。至旦

遂愈。

野史

○○秀按本草蔗能治蛇蠍能令人痞脹。盧痴道是蠍作蛇。

耶。故食之卽愈。

張子和治顯慶公僧應寺有沈積數年。雖不臥牀枕。每于四更後心頭悶硬。不能安臥。須起行寺中。習以爲常。人莫知。

爲何病。以請于張。張令涌出涎膠一二升。如黑礮水。繼出綠水。又下膿血數升。自爾胸中如失。便能飲食無算。安眠至曉。

△
先補後攻法

一婦人小腹中有塊。其脈濇。服攻藥後脈見大。以四物湯倍白芍。白芍甘草爲伍。俟脈充實。間與硝石丸。兩月消盡。
至二十五年夏六月。里人周伯安病積氣。在右脇下。喘且脹者五閱月。醫來類補以溫熱之劑。病日劇。幾殆矣。陸君祥往視之曰。是息竇也。法當大下。內經所謂留者攻之。土鬱者奪之也。積氣塞門邪未去。其可補乎。從之不終日而愈。

愈集
強齋

汪石山治一人年逾三十形瘦蒼白病食則胸膈痞悶汗多手肘汗出尤甚多四肢倦怠或寐晚食若遲來早必泄初取其脈浮軟近馳兩關脈乃畧大曰此脾虛不足也彼曰嘗服參术膏胸膈亦覺痞悶恐病不宜于參耆曰膏則稠粒難以行散也改用湯劑痞或愈乎用參耆各二錢白朮錢半歸身八分枳實甘草各五分麥冬二錢煎服一帖上覺胸痞而下覺失氣彼疑參耆使然曰非也使參耆使然但當胸痞不當失氣恐由脾胃過虛莫當枳朴之耗也宜除枳朴加陳皮六分再服一帖頓覺胸痞寬失氣除精神爽健脈皆軟緩不大亦不駛矣可見脾胃虛者枳朴須慎

用爲佐使。況有參耆歸尤爲之君。尙不能制。然則醫之用藥可不戒乎。

張景岳治金孝廉以勞倦傷脾。別無他症。但不食。遂用參芪歸附桂薑甘草之屬。半月始愈。後因病後復不食。如此自分必死。仍用前藥而安。

錢國賓治王元直。腹左一痞。形如鏡大。視之乃鏡痞也。生于皮內肉上。可治以三品膏。巴豆、草薢、芥子肉各四兩。杏仁一兩。黃丹八兩。香油一斤二兩。熬膏藥貼二十日。一日一換。出膿一二枕。內服參耆托裏。月餘收口而愈。

蔣仲芳治陳氏婦。年廿六。生痞塊已十年。在臍上。月事先期。

夜則五心發熱火嘈膨悶忽一日痞作聲上行至心下則
悶痛欲絕爲針上腕癖下而痛定然脅旁動氣不息復針
天樞穴動氣少止遂用當歸五錢白芍白朮延胡丹皮川
芎條芩各一錢枳實官桂梔榔木香各三分醋炙鱉甲二三
錢水煎空心服至十二劑而愈

聶久吾治劉氏妹。稟氣怯弱。性情沈鬱。年三十。病晚間發熱。天明復止。飲食少進。煩躁不安。肉削骨露。醫藥不效。診其脈歇。至因其煩躁發熱。頗用芩連知柏等涼劑。雖無效。亦不覺寒涼。第恐多服傷胃。則無生機矣。因問其熱從何處起。曰自右脇一圍先熱。遂至遍身。乃悟此必氣鬱痰結而。

瘡瘍丸方

成痞塊。胸膈壅滯。遂燥熱氣結而脈亦結。此脈與症合。不足憂也。當先攻痞以除其根。則諸症自愈。因用磨痞丸。每日服三次。服至三四次。而塊消其半。熱漸退至七八兩塊。消熱盡除。不數月全安矣。當其痰凝氣滯。痞結右脇。不惟醫者不知。而病者亦不覺也。非察其病根而拔去之。何能取效也。三稜。莪朮。皆醋炒。花粉。大黃酒炒。製香附各八錢。枳榔黃連薑汁炒。黃芩酒炒。枳實炒。貝母。連翹各六錢。山梔。前胡。青皮。醋炒。延索各五錢。廣皮四錢。南木香二錢。鬱金三錢。爲末。先用竹瀝酒潤。次用粘米粉攪硬糊丸。菜豆大。每服百丸。

按此案與痰門陸養愚治董淳陽夫人脈症俱同。而方異。大約陸按乃剽襲耳。今此案入瘡門者。俾知瘡症有痰結一端也。

化瘡膏方

化瘡膏方。蜜陀僧六兩。阿魏五錢。羌活一兩。水紅花子三錢。同研細末。用香油一斤。熬膏退火。攤貼。凡患此症。肌膚定無毫毛。須看准以筆圈記。方用膏貼。多年者只用兩張。內服。勦堅酒。水紅花子研三錢。浸火酒兩斤。日服三次。隨量飲之。

赴墮酒方

癰癪症

竇材治一人年十五因大憂大惱却轉脾虛庸醫用五苓散及青皮枳壳等藥遂至飲食不進胸中作悶乃命灸命關二百壯灸關元五百壯服薑附湯一二劑金液丹二丸方愈方書混于勞損用溫平小藥誤人不少悲矣。

一人功名不遂神思不樂飲食漸少日夜昏默已半年矣諸治不效此藥不能治令灸巨闕百壯關元二百壯病減半令服醇酒一日三度一月全安原注失志不遂之病非排遺性情不可以灸法操作其

要醉酒陶其
情此法妙極

張子和治項關令之妻病飢不欲食常好叫呼怒罵欲殺左右惡言不輟眾醫半載無效張視之曰此難以藥治乃使

二媼各塗丹粉作伶人狀。其婦大笑。次日又令作角觴。又大笑。其旁令兩個能食之婦常誇其食美。其婦亦索其食。而爲一嘗之。不數日怒減食增。不藥而瘥。後得一子。夫醫貴有才。無才何得應變無窮。

羅太監治一病僧。黃瘦倦怠。詢其病曰。乃蜀人出家時。其母在堂。及遊浙右。經七年。忽一日念母之心不可遏。欲歸。無腰纏。徒爾朝夕西望而泣。以是得病。時僧二十五歲。羅令其隔壁泊宿。每以牛肉豬肚甘肥等煮糜爛與之。太監昔和尚開葺凡經半月。餘且慰諭之。且又曰。我與鈔十錠作路費。我不望報。但欲救汝之死命耳。察其形稍甦。與桃仁承氣湯。

一日三帖。下之皆是血塊痰積。次日與熟乾菜稀粥將息。

又半月其人遂愈。又半月與鈔十錠遂行。

格致餘論

孫文垣治丁耀川母年四十四常患胃腕痛

肝木侮胃

婦居十五

年日茹疏素七月因怒吐血椀許不數日平矣九月又怒

吐血如前加腹痛

肝木乘脾次年二月

木旺之時忽裏急後重肛門

大疼

肝火後追

小便短澁惟點滴痛不可言

肝火前追

腰與小腹熱

如湯泡

三陰火熾

日惟仰臥不能側側則左膀並腿作痛兩膀

原有痛二陰之痛前甚則後減後甚則前減

諸痛屬火

至不能

坐遇驚恐則下愈墜疼

驚則火動火動則水傷

經不行者兩月往行

經時腰腹必痛下紫黑血塊甚多今又白帶如注口渴不

寐不思飲食。多怒。面與手足虛浮。喉中梗梗有痰。肌肉半消。診之脈僅四至。兩寸軟弱。右關滑。左關弦。兩尺濡。據脈上焦氣血不足。中焦有痰。下焦氣凝血滯。鬱而爲火。蓋下焦肝腎所攝。腰膀肝之所經。二便腎之所主也。據症面與手足虛浮。則脾氣甚弱。飲食不思。則胃氣不充。不寐由過於憂愁思慮。而心血不足。總爲七情所傷故爾。經曰。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得之則不月。此病近之。所幸脈不數。聲音清亮。當先爲開鬱清熱。調達肝氣。保過夏令。欠通後再峻補陰血。必戒惱怒。使血得循經。乃可愈。初投當歸龍薈丸。以徹下焦之熱。繼以四物湯。龍胆草。知柏。柴胡。澤蘭。煎吞。

續名醫錄卷十一
滋腎丸。連服兩日。腰與少腹之熱漸退。後以香薷石葦龍膽桃仁滑石杜牛膝甘草稍軟柴胡煎吞。滋腎丸一二陰全減。

韓約齋子婦。每怒動則夜臥不安。如見鬼魅。小水淋瀝。今又大便秘結。腹中疼痛。腰胯脹墜。如生產狀。坐臥不安。因痛而脈多不應。孫曰。此肝經鬱火所致。法當通利。以杏仁桃仁各三錢。柏樹根皮山梔仁青皮各一錢。枳榔五分。枳壳八分。水煎服之。少頃大便通。痛脹遂減。

○琇按此亦治標耳。非滋水生肝病何能已。
一婦人因夫荒於酒色。不事生產。多憂多鬱。左脇及環跳穴。

疼痛過膝

肝火下鬱
干經隧

大小便頻

肝火下迫
干二陰

臍腹脹痛口

乾脈之右手弱左手數近又發熱惡寒汗因痛出時刻不
寧此食積痰飲瘀血流于下部足厥陰經挾鬱火而痛恐
成腸癰與神效瓜蔓散一帖痛減半汗止數脈稍退小腹
堅如石按之且痛再與前藥小腹稍軟餘無進退再進之

每帖大瓜蔓一枚加丹皮莪朢五靈脂金銀花諸症悉平

亮卿內人頭痛遍身痛暑前後心乳皆脹玉戶撮急肛門逼

追皆肝火爲患大便三日未行口乾因大拂意事而起下午發

熱似瘧惡心煩躁不寧而時當盛暑乃怒氣傷肝挾暑熱
而然以石膏三錢青皮柴胡枳壳各一錢半夏麴黃芩各

八分甘草桔梗各五分夜與當歸龍蒼丸下之大小便皆利熱退諸症悉減惟畧見惡心與青皮飲兩帖全安。

程湘內人鼻衄後眩暈噪雜嘔吐清水夜臥不安腹中飢而食不下膈孫謂由脾虛肝膽有鬱火也以人參黃連白朮扁豆甘草陳皮半夏竹茹茯苓石膏水煎調理而平。

黃履素曰予少年患鬱火之症面時赤而熱手足不溫復覺咽乾口燥體中微黃夜更甚就醫吳門粗工投以黃連黃芩黃柏等藥服方二劑忽覺手足甚冷漸漸過腕過膝鼻間突出冷氣神魂如從高橋墜下深谿陰陰不能自止幾登鬼籤延名醫張漣水治之張云症雖悞服寒藥又不可

驟以熱藥激之。但服八珍湯加薑及天麻。久當自愈。如法調之。雖漸安而元氣則大減矣。後簡方書有云。鬱不可折以寒劑。悞治必致死。然則予之不死者幸也。夫記之以爲戒鑒。

潘墳曰。予稟氣素偏于火。晚年多難懷抱鬱鬱。因而肝氣不平。上衝心肺。水火不能既濟。殊無應病之藥。乃自製一方。名曰兼制丸。以柴胡龍胆青皮各五錢。平肝歸身一兩。養肝生地一兩。生甘草五錢。黃柏一兩。知母五錢。補北方。蒼朮八錢。燥濕芩連各六錢。清心肺桂心二錢。引經加白朮。防已陳皮茯苓蜜丸。每服八十九。常服有效。褚記

秀按合黃潘二說觀皆鬱火之症也。一則服苦寒、幾弊一則服苦寒有效。要之人之稟賦各殊。陰陽亦異。臨症者不宜執著也。

龔子才治何進士夫人患經行胃口作痛增寒發熱一醫以四物湯加官桂香附服之卽吐血而痛愈甚診之六脈洪數乃鬱火也以山梔二兩薑汁炒黑色服之立愈

馮楚瞻治一壯年作宦失意退居抑鬱成疾卽經所謂常貴後賤名曰脫營常富後貧名曰失精其後氣血日消神不外揚六脈弦細而澁飲食入胃盡化爲痰必咳吐盡出乃

能臥津液內耗。肌表外疎。所以惡寒而瘦削。以人參保元。

固中爲君。黃耆助表達衛爲臣。當歸和養氣血。白朮助脾勝濕。麥冬保護肺中之氣。五味收斂耗散之金。炙甘草和藥性而補脾。並以爲佐。桂枝辛甘之性。能調榮衛而溫肌達表。麻黃輕揚力猛。率領羣藥。遍徹皮毛。驅逐陰凝之伏痰。化作陽和之津液。並以爲使。但恐麻桂辛烈有耗營陰入白朮和用。以抑二藥之性。更加白朮以固中。姜棗以助脾生津。二三劑脈氣漸充有神。痰涎咳嗽俱愈。繼以十補丸。及歸脾養榮加減全愈。

呂東莊治弁玉偶患寒熱。旋至熱不退。胸中作惡。診之曰。此肝鬱而致感也。用加減小柴胡湯。一劑熱減半。次進柴胡

飲地黃飲子。呂適他往。後曰用六君子湯加黃芩。且戒之。曰明日若尙有微熱在內。則後日須再用地黃飲子一帖。而後用六君子。此後皆有次第。不可亂也。因服地黃飲子。覺熱已盡退。遂竟用補中益氣一帖。是夜卽煩熱不安。乃知次第果不可紊。仍用地黃飲子卽安。然後依次服至第三日。再用補中益氣湯。泰然得力矣。第覺病後煩怒易動。時體虛劣。自改用歸脾湯。呂歸診之曰。今脈已無病。但夜不寐著耳。曰正若此奈何。曰當加味歸脾湯。曰今已服此方而未效。曰君試我歸脾自愈矣。一劑而鼾睡達旦。必去遠忘。

黃芩
木香
麥冬
白芍

琇按此等病。予惟以地黃飲子。令服五七劑。永無他患。
今必用六君補中歸脾。以至紛紛。此何故耶。未免呆守
立齋成法之過。

沈氏婦夏月發寒熱。醫以爲瘧也。時月事適下。遂淋漓不斷。
又以爲熱入血室。用藥數帖。寒熱益厲。月事益下。色紫黑。
或如敗醬。醫且云服此藥。勢當更甚。乃得微愈矣。乃疑其
說。請呂診之。委頓不能起坐。脈細數甚。按之欲絕。問其寒
熱。則必起未申。而終於子亥。曰鬱火虛症耳。檢前藥則小
柴胡湯。彼意以治寒熱往來。兼治熱入血室也。又加香薷
一大撮。則又疑暑毒作瘧也。乃笑曰。所謂熱入血室者。乃

經水方至。遇熱而不行。故用清涼而解之。今下且不止。少腹疼痛。與此症何與。而進黃芩等藥乎。卽灼知熱入血室矣。當加逐瘀通經之味。香薷一握。又何爲者。乃用肉桂二錢。白朮四錢。炮薑二錢。當歸白芍各三錢。人參三錢。陳皮甘草各四分。一服而痛止。經斷寒熱不至。五服而能起。惟足心時作痛。此去血過多。肝腎傷也。投都氣飲子加肉桂。牛膝各一錢。而全愈。使卒進寒涼重陰。下逼天僵地折。生氣不內。水泉冰潰。不七日死矣。乃云更甚方愈。夫誰欺哉。庸妄之巧於卸脫。而悍於誅伐。如是夫。

朱綺匪多憤鬱。又以內病憂勞。百感致疾。初發寒熱。少陽之症也

漸進不解時方隆冬醫進九味羌活湯不效易醫大進發
表消中之藥凡狠悍之味悉備雜亂不成方三劑勢劇又
進大黃利下等物下黑水數升遂大熱發狂昏憤暈絕湯
水入口卽吐其家無措試以參湯與之遂受垂絕更甦次
日呂至尙憤亂不省人事承靈在顛頂通天穴兩旁及長強在尻骨上腰俞穴下俱發腫毒時時躁動診其脈數而大曰幸
不內陷可生也遂重用參耆歸朮加熟地一兩許時村醫
在座欲進連翹角刺等敗毒散且力言熟地不可用其家
從呂言進藥是夜得卧次早神情頓清謂曰吾前竟不解
何故臥此今乃知病如夢始覺也又次日脈數漸退煩躁

亦平。但胃口未開。腫毒礙事。旬日間。但令守服此。諸症悉治。因晉方及加減法。且囑之曰。毋用破氣藥以開胃。苦寒藥以降火。通利藥以啟後。敗毒藥以消腫。有一於此。不可爲也。出邑遇友人。問其病狀。曰七情內傷。而外感乘之。傷厥陰而感少陽。從其類也。乃不問經絡而混表之。三陽俱敝矣。然邪猶未入府也。轉用枳實厚朴山楂瓜蔞之屬。而邪入二陽矣。然陰猶未受病也。用大黃元明粉而傷及三陰矣。究竟原感分野之邪。不得外泄。展轉內逼。中寒拒逆。幸得參扶胃氣。鼓邪外出。其發於承靈正營者。乃本經未達鬱怫之火也。其發於腰俞長强者。乃下傷至陰。凝沴而。

成也。蓋毒得發者參之功也。今毒之麻木平塌將來正費
調理者。前藥之害也。其家如言守防服之而愈。

8 張路玉治江禮科次媳。春初患發熱頭疼腹痛。欬逆無痰。十

指皆紫黑而痛。或用發表順氣不效。診之脈來弦數而細。

左大於右。曰此懷抱不舒。肝火鬱于脾土而發熱。熱蒸於

肺故欬。因肺本燥故無痰。脾受木尅故腹痛。陽氣不得發

越故頭疼。四肢爲諸陽之本。陽氣不行。氣凝血滯。故十指

疼紫。其脈弦者。肝也。數者。火也。細者。火鬱於血分也。遂以

加味逍遙散。加桂枝於土中達木。三劑而諸症霍然。十指

亦不疼紫矣。

○徐孝廉室不得寐不能食。心神恍惚。四肢微寒。手心熱汎。至晚則喉間熱結有痰。兩耳時塞。用安神清火藥不效。診之六脈繚繚如蜘蛛絲。而兼弦數。此中氣久鬱不舒。虛火上炎之候也。本當用歸脾湯以補心脾之虛。奈素有虛痰陰火。不勝耆圓之滯。木香之燥。用歸脾之法遂以五味異功散。畧加歸芍。肉桂以和其陰。導其火。不數服而食進寢寧。諸症釋然矣。

○張飛疇治一婦。平昔虛火易於上升。因有怒氣不得越。致中滿食減。作酸噯氣。頭面手足時冷時熱。少腹不時痠痛。經不行者半載餘。其脈模糊。駛而無力。服諸破氣降氣行血。

藥不愈。此蘊怒傷肝。肝火乘虛而剋脾土。脾受剋則胸中之大氣不布。隨肝火散漫肢體。當知氣從濕騰。濕由火燥。惟太陽當空。則陰霾自散。真火行令。則鬱蒸之氣自伏。又金底得火。則能腐熟水穀。水穀運則脾胃有權。大氣得歸。而諸症可愈矣。用生料八味倍桂附。十日而頭面手足之冷熱除。間用異功而中寬食進。調理兩月。經行而愈。

柴嶼青治潼川守。名八十三。在瀋陽禮部時。聞伊母在京病甚。忽身熱吐痰。妄言昏憚。眾醫俱主發表。病勢日增。始求治。悲泪哀號。自分必死。診其右關沈澁微滑。曰。此思慮傷脾。更兼鬱結。痰涎壅盛。脾不能運也。身熱昏憚。清陽不升。

脾氣傷也。先用二陳瓜薑治其標。繼用歸脾加神麴半夏
柴胡調治數日而痊。向使誤服表劑。豈不蹈昔人虛虛之
戒耶。

山陰林素臣偶患時氣爲醫所誤。身熱嘔吐綠水轉側不寧。
柴以爲肝鬱所致。用逍遙散加吳茱萸川黃連各五分。一
服吐止身涼。二服全愈。又服調理藥數劑而安。

陸養愚治沈立川內人。胸膈不舒。咽嗌不利。中脘少腹常痛。
大便溏。經水淋漓。腰膝無力。倦怠頭眩。得食少可。食後則
異常不快。半年間順氣清熱。開鬱化痰。消食之藥。服將百
劑。脈之左手沈數而細。右手沈弦而微。此肝脾燥熱。忿鬱

參少用川脈
多用反歸丘
需兩完

積久而致前屬有餘今爲不足宜用補劑沈曰前用人參
五分且有開氣之藥極痞滿恐補不能投曰參少而兼開
氣所以痞滿也乃用八物湯人參一錢服之大脹乃加參
二錢脹卽減加至三錢竟不脹矣又合六味丸空心服之
調理二月而痊

一婦鬱怒憂思胸腹脹痛痛甚則四肢厥冷口禁冷汗用二
陳湯加芎歸烏藥青皮枳壳香附厚朴蘇葉一劑痛脹卽
愈後去蘇葉加薑炒黃連再服一劑而安

一婦鬱怒不發久之噫聲甚高言談不知終始餽雜易飢經
曰心病爲噫此因憂而血鬱於心胸也用桃仁承氣湯大黃

桃仁桂枝下畜血數升而安。經曰：血畜在上則喜忘，在中則喜狂也。

一中年人因鬱悒，心下作痛，一塊不移，日漸羸瘦。與桃仁承氣湯一服，下黑物並痰涎許，永不再發。

薛立齋治一婦人身顫振，口妄言，諸藥不效。薛以爲鬱怒所致，詢其故，蓋爲素嫌其夫，而含怒久也。投以小柴胡湯稍可，又用加味歸脾湯而愈。

一婦人年六十有四，久鬱怒頭痛寒熱，春間乳內時痛，服流氣飲之類益甚。不時有血如經行，又因大驚恐，飲食不進，夜寐不寧。此因年高去血過多，至春無以生發肝木，血虛

火燥。所以至晚陰旺。則發熱。經云。肝藏魂魄。無所附。故不能寐。先以逍遙散加酒炒黑龍胆草一錢。山梔一錢五分。二劑。腫痛頓退。又二劑而全消。再用歸脾湯加炒梔貝母。諸症悉愈。

一婦人因喪子懷抱不舒。腹脹少寐。飲食素少。痰涎上涌。月經頻來。曰脾統血而主涎。此鬱悶傷脾。不能攝血制涎。歸源。遂用補中益氣濟生歸脾二湯而愈。又用八珍湯調理而愈。

秀才楊君爵年將五十。胸痞少食。吐痰體倦。肌肉消瘦。所服方藥。皆耗血破氣化痰降火。曰。此氣鬱所傷。陽氣未升。越

屬脾經血虛之症當用歸脾湯能解鬱結生脾血用補中益氣壯脾氣生發諸經否則必爲中滿氣膈之患不信仍用前藥後果患前症而歿。

羅謙甫曰疏過五論云常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

脫營鎮陽一土人軀幹魁梧而意氣豪雄喜交遊而有四

晩昔忘外
後說以引
其程

方之志年踰三旬已入仕至五品出入騎從塞途姬侍滿

前飲食起居無不如意不三年以事罷去心思鬱結憂慮

不已以致飲食無味精神日減肌膚漸致瘦弱無如之何遂耽嗜於酒久而中滿始求醫醫不審得病之情輒以丸

藥五粒溫水送下二十餘行時值初秋暑熱猶盛因而煩

渴飲冷過多。遂成腸鳴腹痛而爲痼疾。有如魚腦。以致困篤。命予治之。診其脈乍大乍小。其症反覆悶亂。兀兀欲吐。嘆息不絕。予料曰。此症難治。啟元子曰。神屈故也。以其貴之尊榮。賤之屈辱。心懷慕戀。志結憂惶。雖不中邪。病從內生。血脈虛減。名曰脫營。或曰願聞其理。黃帝針經有曰。宗氣之道。內穀爲主。穀入于胃。乃傳入於脈。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周而復始。常營無已。是爲天地之紀。故氣始從手太陰起。注於陽明。傳流而終於足厥陰。循腹理。入缺盆。下注肺中。於是復注手太陰。此營氣之所行也。故晝夜氣行五十營。漏水不百刻。凡一萬三千五百息。

所謂交通者。並行一數也。故五十營備。得盡天地之壽矣。今病者始樂後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阤。暴喜傷陽。暴怒傷陰。喜怒不能自節。蓋心爲君主。神明出焉。肺爲輔相。主行營衛。制節由之。主貪人欲。天理不明。則十二官相使。各失所司。使道閉塞而不通。由是則經營之氣脫去。不能灌漑周身百脈。失其天度。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何疑之有。

○馬元儀治洪聲遠。惡寒發熱。倦怠嬾言。神氣怯弱。兩脈弦虛。此甲木內鬱。生氣不營。而陽明受病也。蓋甲木乃少陽初生之氣。勾萌始坼。其體柔脆。一有拂鬱。卽萎軟抑遏而不

上升反下。剋脾土而爲病矣。由是樞機不利。虛邪入之。而與陰爭則寒。頃之既去。而與陽爭則熱。倦怠者。胃病而約束之機關不利也。神怯者。木藏傷而心藏之神明失養也。是皆木鬱土衰之故。木氣既鬱。惟和風可以達之。陰雨可以滋之。柴胡風劑之平者。能入少陽。清發升陽而行春氣。當歸白芍。味辛而潤。辛以疏其氣。潤以養其陰。白朮茯苓。陳皮炙甘草。以和中氣而益脾土。兩劑脈象有神。四劑寒熱已。再用補中益氣。升發生陽之令而康。純用薛立齋法
木鬱於肝脾之中而血不虧者可以用之

朱氏子場屋不利。鬱鬱而歸。遂神識不清。胸滿譖語。上不得

入下不得出。已半月。診之。兩脈虛濇兼結。此因鬱所傷。肺金清肅之氣不能下行。而反上壅。由是木寡於畏。水絕其源。邪火內擾。而津液乾格。胸中滿結者。氣不得下也。神昏譖語者。火亂於上也。上不得入。下不得出者。氣化不溌。而現晦塞之象也。但通其肺氣。諸症自已。用紫苑五錢。宣太陰以清氣化。乾葛二錢。透陽明以散火鬱。枳桔各一錢。散胸中之結。杏仁蘇子各二錢。導肺中之痰。一劑而脈轉神清。再劑而諸症悉退。改用歸脾湯。調理而痊。

顧霖蒼婦寒熱如瘧。便血不已。左脇有塊。攻逆作楚。神氣昏憊。診之。兩脈弦數兼濇。弦則爲風。數則爲熱。濇則氣結。此

方論俱佳

脾肝之氣。悒鬱不宣。胸中陽和鬱而成火。故神明不清。肝之應爲風。肝氣動則風從之。故表見寒熱也。人生左半。肝腎主之。左氣逆。故左脇攻楚有塊也。肝爲藏血之地。肝傷則血不守。而風熱益勝爲亡血之由也。用生首烏一兩。滋燥而兼搜風。黃連一錢。治火兼以解鬱。柴胡以疏其表。黃芩知母以清其裡。枳實厚朴以和其中。一劑脈起神清。再劑便行熱解而安。

方論俱佳

○繆仲淳曰。甲申夏傭婦因鬱火痰喘身熱。手拳目張。半月不眠食。按其胃口不痛。諸醫疑其虛也。或云中暑。百藥試之。痰喘滋急。以皂角末嚏鼻通竅。痰上逆如沸。延楊石林診

之請亟吐之。先大夫曰病久矣。虛甚可奈何。石林曰經云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則死。卽以鹽湯呑之去白痰數椀。喘定。先大夫曰何以藥之。石林曰吐卽藥也。待其熟脹。勿服藥以養胃氣。夜半啜粥二碗。詰旦投六君子湯數劑而起。石林者里中博雅士。不行術而精醫者也。

深得子和之法

姑蘇張津水治紀華山雅自負數奇更無子。悒悒不快漸至痞張。四年肌肉削盡。自分死矣。張診而戲之曰。公那須藥。一第便當霍然。以當歸六錢。韭菜子一兩。香附童便炒八錢。下之。紀有難色。不得已減其半。張曰作二劑耶。卽服夜

夢遺者相火
洪火所主珠江
故大便一通大

忽夢遺。舉家慟哭。張拍案曰。吾正欲其通耳。仍以前半劑。
逆胸膈間若勇士猛力一擁。解黑糞數升。尋啜粥二碗。再
明日巾櫛起見客矣。逾年生一子。卽是表弟汝占也。廣筆記

張意田治柯姓人病。劇診之得脈浮大而空。左關沈候有微
弦之象。左尺沈候有一絲之根。面目皆紅。鼻青耳聾。眼瞪
神昏。自語不休。舌燥赤大。唇紫齒燥。只此數端便非戴陽症明矣初病

發熱咳嗽已七八日。所服乃傷風散解之藥。昨日早間連
大便三四次。卽臥床不省人事。今日忽然發昏。或謂戴陽
症。用熟地附子等未服。張思外症雖類戴陽。然症起無因。
察其所言。皆平日之事。則似少陰之獨語。至鼻現青色。時

在秋令則肺氣絕矣。然面有光亮爲表氣不和。唇色深紫宜有鬱火。且左尺有根本。非無治。左關微強。則別有致病之訛。詢之乃昨早失手自碎粥罐。因怒不止。卽大便昏迷。知爲鬱怒所傷。肝火上逆而諸症蜂起。經所謂怒則氣上是也。與戴陽相去遠矣。用逍遙散去白朮。加地黃丹皮炒梔之屬而愈。病多隱微。醫不審察。悞斯眾矣。

一宦素謹言。一日會堂屬官筵中。有蘿蔔頗大。客羨之。主曰。尙有大如人者。客皆笑以爲無。主則悔恨自咎曰。人不見如此大者。而吾以是語之。宜以吾言爲妄。且笑也。因而致病。藥不應。其子讀書達事。思其父素不輕言。因愧赧成病。

必須實所言庶可解釋。遂遣人至家取蘿蔔。如人大者至官所復會堂屬。強父扶病而陪。陪至數巡。以車載蘿蔔至席前。客皆驚詰。其父大喜。厥曰疾愈。石山醫案

△一女與母相愛。既嫁母喪。女因思母成疾。精神短少。倦怠嗜臥。胸膈煩悶。日常懨懨。藥不應。予視之。曰。此病自思非藥可愈。彼俗酷信女巫。巫降神言禍福。謂之卜童。因令其夫假託賄囑之。托母言女與我前世有冤。汝故托生於我。一以害我。是以汝之生命尅我。我死皆汝之故。今在陰司欲報汝仇。汝病懼懼。實我所爲。生則爲母子。死則爲寇仇。夫乃語其婦曰。汝病若此。我他往可請巫婦卜之。何如。婦

諾之。遂請卜。一如夫所言。女聞大怒詬曰。我因母病。母反害我。我何思之。遂不思。病果愈。此以怒勝思也。

蕭萬嶼治一婦。年四十。懷抱鬱結。嘔痰少食。胸膈脹痛。雖盛暑猶着綿衣。六脈浮結。或煩渴不寐。此命門火衰。元氣虛寒也。以六君子加薑桂及八味丸。不兩月而症痊矣。

易思蘭治徐文宗妻。臥病三年。身體羸瘦。畏寒戰慄。後發熱得汗始解。脊背拘痛。腰膝軟弱。飲食不進。則腸鳴作瀉。心虛驚悸。胸肋氣脹。畏風畏熱。頭眩目昏。月信愆期。易診之曰。此氣鬱病也。左寸脈心小腸屬火。當浮大而散。今心脈大而散却不浮。蓋心爲一身之主。藏神而生血。宜常靜而

不宜多動。人能靜養。則心血充滿。脈自浮大。若事事攬亂。
心不寧。則神不安。而血不充。是以脈無力而不浮。怔忡驚
悸之病。由之以生。况診七八至。或十二三至。又往關中一
獵。有類以灰種火之狀。此乃君火鬱於下。而無離明之象
也。據脈論證。當有胸中煩悶。蒸蒸然不安。蒸出自汗。則內
稍靜而腠理不密。畏寒爲驗。左關肝膽屬木。宜弦細而長。
今左關弦長而不細。又侵上寸部二分。推之於內外。見洪
大有力。是肝氣有餘也。蓋因火鬱於中。下不能承順正化
之源。木母太旺。上助心火。中侮脾土。肝藏血而主筋。病當
頭眩目昏。脊背項強。卒難轉側。背冷如冰。甚則一點痛不

可忍。下則腰膝軟弱無力。脾胃不和等症爲驗。左尺腎與膀胱屬水。脈宜沈濡而滑。惟此部得其正。右寸肺與大腸屬金。脈宜短濶而浮。茲診得沈滯而大。按三五至或十數至一結。結乃積深沈則氣滯。此正肺受火邪。氣鬱不行也。病當胸膈不利。或時悶痛。右肋脹滿。飲食不進。六腸鳴泄等症爲驗。右關脾胃屬土。脈宜緩而大。此部雖無力。猶不失其本體。右尺三焦命門屬相火。亦宜沈靜。不宜浮大。此部浮取。三焦脈浮而無力。侵上脾胃。是君火鬱於下。而相火升於上。侮其金也。病主氣滿胸膈饅雜。飲食不利等症爲驗。詳六部脈症。惟左尺得體。腎爲壽元。根本尚固。右關

方係入和

脾土爲木所侮。雖是少少然來去緩大而不弦。此五藏之源。生氣有存無足慮也。病症多端。要之不過氣鬱而已。丹溪云。氣有餘便是火。火鬱則發之。先投以和中暢衛湯。用蘇梗桔梗。開提其氣。香附撫芎。蒼朮神麴解散其鬱。貝母化其鬱痰。砂仁快其滯氣。鬱氣散則金體堅。木平水王。何慮相火不降耶。若夫木當夏月。成功者退。雖王不必專治。服三劑而肺脈浮起。胸次豁然。諸症頓減。繼以清中實表。固其腠理。月信大行。久積盡去。表裏皆空。用補陰固真之劑。并紫河車丸。日進一服。月餘全愈。

內傷

裴兆期曰。凡人偶得潮熱往來之候。未可遽執爲外感風寒。輒服發表之藥。蓋其間亦或有元氣內損而然者。一或少差。則陰症立至。多死少生矣。吾鄉一高年紳。只一子。年三十餘。素恃形氣強健。不知節慎。六月間因母毒。連日宴客。應酬勞倦。遂發往來潮熱。渠宿與一醫相善。卽邀以治之。值醫他往。其徒代爲之視。輒投以羌活紫蘇防風等藥。一劑後。汗大出不止。乃求治於余。六脈已細數無倫矣。舉方用人參黃芪各五錢。桂附各二錢。當歸三錢。浮小麥一撮。

令急煎服。藥劑甫煎成而所善之醫適至亦認爲外感。傾棄子藥。仍以前藥裹之。汗更大出。深夜而斂。須知膏梁子弟。外強中乾。不可見其氣強形偉。而遂視之爲大椿也。

萬蜜齋治董氏子年十七。病請治。診其脈浮大無力。問其症無惡寒頭痛。但身熱口渴。四肢倦怠。曰似白虎症而脈虛。乃飢渴勞力得之。黃芪炙當歸酒洗各一兩。作湯服之而愈。

陳正夫萬之母舅也。病三日後。胸中痞脹。小便少。大便不通。萬聞往問疾。時近城一醫。欲以大柴胡湯下之。察脈症不可下。內傷中氣不運。故上竅閉而下氣不通也。丹溪云。二

陳湯加蒼朮白朮升麻柴胡則大便潤而小便長與之一服而安。

龔子才治劉太府因勞役太過發熱憎寒頭疼身痛口乾發渴嘔惡心煩或以羌活湯或以藿香正氣散愈甚手足無處著落心慌神亂坐臥不安湯水不入聞藥亦吐皆由風火而然診之六脈洪數氣口緊盛此內傷元氣也以補中

鼓動其

燥之劑

益氣加遠志桑仁竹茹麥冬一劑卽熟睡再進一服全安

隙三農治一老人患頭痛惡寒骨節疼痛無汗譫語自服參蘇飲取汗脈洪數而左甚此胃虛作勞陽明雖受邪氣不可攻擊當補其虛俟胃氣充足必自汗而解以參耆歸朮

陳皮炙草加熟附子四五劑諸症雖減但口乾熱未退。遂去附子加白芍漸思食汗出而安。

陸養愚治叢邑宰煩勞忿怒飲食不思已數月矣。初春患左
脇痛不能向左眼。又感冒遂咳嗽喘促。汗出惡風。嘔惡飲
冷。胸脘痞塞。煩燥泄瀉。耳鳴。手指肉瞤。振搖不已。脈之兩
寸微浮而濶。關尺微虛不固。曰凡靠左不得眠者肝脹。靠
右不得眠者肺脹。及咳嗽自汗喘促下泄俱難治。况濶脈
見於春時。金來尅木亦可畏。幸神氣尙未乏。兩寸帶浮尙
有微陽。小便稠黃猶長。面色焦黑而微有黃氣。猶可療也。
仲景云。脈虛微弱下無陽。又云。微虛相搏。乃爲短氣。又云。

微浮傷客熱。東垣云。陰先亡。陽欲得去。乃見熱壅口鼻。謂之假熱之症。此蓋得之七情傷陰。煩勞傷陽。風寒乘虛入客。胸膈痞塞。因邪在半表半裏。又爲冷水停凝。症似支飲結脇側不能臥。寐覺痛乍。雖飲留肝實。亦是元氣不充。不調合之諸症。俱屬正氣已傷。宜調養氣血。使邪自散。用順氣養榮湯。加桂枝甘草二劑。諸症頓減。易以補中益氣。少佐小青龍湯一二分。以和榮衛。二劑自汗喘嘔病已除。第痞塞脇痛不甚減。更以六君子倍半夏陳皮。少佐蔻仁木香。胸痞脇痛亦止。又與四神丸。實肺腎氣。固本調治。月餘而痊。

朱少湖仲冬夜間忽頭項微強身體微痛疑是傷寒連夜用
 紫蘇二大把生薑十片濃煎熱服厚覆大汗之身體覺輕
 自謂愈矣至明日之夜復覺拘急反增沈重復如前取汗
 不解身體如石煩燥口乾睡臥不安天明延一醫診之謂
 脈極浮數冬月傷寒非麻桂不解薑蘇輕劑豈能療此大
 痘乎擬用大青龍湯病家疑而卜之不吉復延陸同議診
 之脈浮數而微細如蜘蛛按之欲絕曰陽虛症也原不宜
 汗况經謂冬三月閉藏之令無擾乎陽無泄皮膚使氣亟
 奪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彼醫曰仲景云陰盛陽虛汗之卽
 愈旣曰陽虛何爲不可汗况麻桂青龍正爲冬時虛寒而

設如拘閉藏之令不宜汗。則仲景此等湯劑必待春夏傷寒而後用乎。陸不能辨。但徐曰議論甚高。第恐此脈不相應耳。病家問當用何藥。曰惟建中生脈酌而用之。彼醫謂邪在表而補歟之。不死何待。陸曰汗之而愈則補。誤補之而愈則汗。誤原不兩是也。病家不能決。卜之謂補吉汗凶。乃以建中生脈合投之。煩燥仍劇。噫氣不絕。足脰逆冷。身不能轉。彼醫謂斃可立而俟也。陸曰誤汗者再藥輕病重。故未效耳。仍前方倍人參加附子濃煎冷服。少頃煩燥頓

定。數劑諸症悉除。月餘時出虛汗不能起。用人參數兩方

獲安。此駁未嘗無理。陸不徑指爲內傷。而泛引經文致招。如此駁詰。又不肯明指其失。而喻之第含糊其詞。以

見根不發
胆小者不敢
再進
欽備之立

錯

示意亦名醫
之習氣也。

8

喻嘉言治劉筠之七旬御女不輟此先天素厚也然以房中之術數擾其陽又值夏月陽氣在外陰氣在內偶不快飲食起居如常醫者以壯年傷暑之藥香薷黃柏石膏知母滑石車前木通投之卽刻不支診時則身僵頸硬舌強喉啞無生理矣曰此症雖危然因誤藥所致甫隔一晚尙可以藥速追急以大附子乾薑人參白朮各五錢甘草三錢大劑煎服可解此厄眾議不決姑以前方四分之一服之安貼再煎未遲灌下一寸香之久大嘔一聲醒而能言呼諸子乳名云適纔見州官回詢其所由開目視之不語轉情不信任

問醫者何人。曰江西喻遂擡手一拱。又云門縫有風來塞。喻促前所存之藥續進。而姻族雜進。商以肩輿送其回寓。另進他藥。啞瞶如前。越二日而逝。

8

李士材治程幼安食少腹悶。食粥者久之。偶食蒸餅。遂發熱作渴。頭痛嘔逆。或以傷寒治之。或以化食破氣之藥投之。俱不效。勢甚危。診之曰。脈無停滯之象。診之軟且濇。是脾土大虛之症也。法當以參朮理之。眾皆不然。李曰。病勢已亟。豈容再悞。遂以四君子湯加沉香、炮薑。與之數劑而減。一月而安。

○倪文學素勞積鬱。胸膈飽悶。不能飲食。服消食理氣行痰。開

卷之三
本草病情
精詳佐療

鬱清火。凡百餘劑不效。病勢日增。李診之脈大而軟。喟然歎曰。明是火衰不能生土。以伐氣寒涼藥投之。何異入井而下石乎。遂以六君子湯加乾薑、肉桂、益智仁各一錢。十劑少愈。然食甚少也。遂加附子一錢。兼用八味九調補。百餘日而痊。

盧不遠治載養吾夫人。體常困倦。眩暉不食。胸膈痞滿。脈之寸關不透。以爲肝脾之氣不伸。用八珍加升麻柴胡而愈。後每病用前方卽安。若稍爲加減。便不獲效。凡十五年皆倚恃焉。蓋夫人性靜體厚。起居安適。是以氣血不振而消沮。故於補氣血藥中加開提之劑。得其性情。故可久服。

診鄉心但已
防風作肝而
疏氣

肝者春臟

於用講口述
方程
切口著作

何介甫病脾數年飲食少而精神悴辛酉七月就診兩關軟弱不透於丸用參苓歸芍陳皮防風甘草數十劑遂善啖肥濃數年之疾脫然問曰予疾有年補脾補腎法非不詳而未之效君何從平易得之曰君疾在肝非脾腎病也凡診病者當窮其源無爲症惑如飲食少雖關脾胃其所以致脾胃病者何故此當審者今君兩關脈弱不透於丸右固脾虛明矣左則何謂此脾體不足而脾用不行也蓋脾之用肝也星家取尅我者爲用神脾體無肝木爲之用則氣血便不條暢運化遲鈍而脾胃轉困矣且秋來金肅肝更不伸乃爲補助肝木之氣使之揚溢則脾土伸舒精神

油然外發。雖不治脾。實所以治也。安用奇特之法哉。

馮楚瞻治王慎瞻。平日過勞。乃遠行。途中食冷麪羊肉。及歸。胸中疼脹不堪。醫所用無非查菔枳朴之類。服之益甚。漸至心如壓扁。昏暈悶絕。少減則甦。曰。食乃有形之物。惟入腸胃。滯則爲脹。爲痺。著而不移。豈能升降於胸次乎。蓋胸爲心肺之部。止受無形之氣。不能藏有形之物也。且六脈弦細而數。身不熱。語言無力。皆非傷食之候。乃積勞所傷。無根之氣。上逆於心。以致脹痛不堪耳。當用塞因塞用之法。乃以棗仁、硃砂、乳香爲細末。剖豬心血爲丸。用人參、五

六錢煎濃湯送服。少頃以蓮子、煮白米粥壓之。令忍脹強

吞半椀。如是數日。疼脹漸減。繼以胸膈自覺甚空。雖多食不飽。而大便出者無幾。蓋勞役太過。臟腑脂膏耗竭。狀如中消。食物入腹。銷鑠無餘。故多入少出也。

○談銓部病熱數日。醫以爲傷寒。投以發散。禁其飲食。日漸危篤。脈之弦緩無力。乃勞傷發熱也。先以濃粥湯半椀進之。覺香美甚甘。飲食日頓清亮。遂與歸脾湯。令以薄粥繼之。三四日後。神氣頓復而愈。以飲食調之。最是補虛妙法。

○徐主政夫人年逾七十。江行驚恐。早晚積勞。到家未幾。壯熱頭疼。醫作傷寒。發散數劑。漸至面色煩躁。神昏不語。頭與手足移動。日夜無寧刻。脈之細數無倫。重取無力。此勞極

發熱者乃元陽浮越於表也。更發散之。陰陽將竭矣。非重劑挽之無及。熟地一兩六錢。炒麥冬炒白朮各三錢。牛膝二錢。五味子八分。製附子一錢二分。另用參六錢。濃煎沖服。二三劑後。病減神清。後用八味歸脾二湯。加減全愈。

洪氏子因勞傷發熱頭疼咳嗽。脇痛。醫謂傷寒。大用發散。一劑汗大出。熱更甚。神昏見鬼。躁渴舌黑。身重足冷。徹夜不寐。困頓欲絕。脈細數無倫。胃脈微極。此勞傷中氣發熱。東垣補中益氣湯爲此等病而設。令陰陽氣和。自能出汗而解。今更虛其虛。陽氣發泄殆盡。所以身愈熱而神愈昏。陰

甘溫佐除
大熱

陽既脫。自爾目盲見鬼。津液既亡。所以舌黑足冷。至於身重異常。此尤足少陰極虛之症。蓋腎主骨。骨有氣以舉。則輕。否則重也。與熟地二兩。炒麥冬四錢。乳炒白朮五錢。牛膝三錢。五味子一錢。附子二錢。濃煎人參一兩。煎汁冲服。口渴另用熟地二兩。麥冬五錢。人參八錢。濃煎代茶。三四劑後汗收熱退。舌潤神清。取止食進。後用生脈飲送十補丸四五錢。再以歸脾加減。煎膏成丸彈子大。圓眼湯化服全愈。

劉君鄉試入都。長途冒暑。氣已傷矣。復日夜課誦。未幾壯熱頭疼咳嗽。乾噦不寐。神疲脈之兩寸俱洪。兩尺俱弱。右關

元陽浮盪
非胃暑症
故拔以有效

沈取則無此犯無胃氣之症矣。非溫補脾腎無濟也。而以暑天熱病堅不肯服。乃坐視數日。熟益甚。復延診其脈。轉燥澁無力。此久熱陰陽愈傷也。與大劑熟地人參白朮麥冬五味子牛膝。二劑諸症漸愈。惟噦聲間作。胃脈不起。猶不喜食。乃早以生脈飲送八味丸去丹皮澤瀉加鹿茸五味子牛膝。晚以歸脾湯去木香甘草加五味肉桂。一補先天。一補後天。全愈。又同時彭公子亦患是病。身熱兩月。服補中益氣加減已數十劑。不知此方乃爲虛人發散而設。不宜久服。且時當夏月。陽氣上浮。致令陰陽離決。精氣乃絕。面青浮腫。肚腹脹硬。心下痞膈。咳嗽咽痛。口多甜涎。壯

晚金大何義
易言

熱畏寒。五心燥熱。口乾不渴。足脰常冷。脈則兩寸乍洪乍數。兩關無力。兩尺更微。上盛下虛已極。以前方重劑。另煎人參一兩。冲服。旬餘漸愈。復惑旁言。再用發散消痰。及補中六君加減。遂不起。

太親家高年。且患足疾初愈。乃途中遇雨。疾趨而回。遂身熱自汗。頭疼咳嗽。繼而吐血。飲食不思。精神狼狽。脈之兩寸皆洪大而數。右關兩尺甚弱。此勞傷中氣。脾不統血也。咳嗽者火爍於肺也。身熱者元陽浮越也。自汗者氣虛不能攝液也。頭疼者血虛火冒也。與熟地一兩。麥冬四錢。炒白芍六錢。牛膝三錢。五味子一錢。製附子一錢二分。另煎人

記理清望

參湯沖服數劑咳嗽吐血俱止。早晨生脈飲送加減腎氣。午後加減歸脾湯服之全愈。

高鼓峰治呂用晦病熱症。造榻與語。察其神氣內傷症也。詢其致病之由。曰。偶夜半從臥室出庭外。與人語移時就枕。次日便不爽快。漸次發熱。飲食俱廢。不更衣者數日矣。服藥無效。曰。雜工皆以爲風露所傷。故重用辛散。不進飲食。便曰停食。妄用消導。孰知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若投以補中益氣湯。則汙至便通。熱自退矣。用晦欣然。輒命取藥。立煎飲之。旁觀者皆以熱甚。又兼飽悶。遽投補藥。必致禍。慰之曰。無庸驚擾。卽便矣。頃之下燥矢數十塊。覺胸膈通泰。

幸自佳。力
信任

旁觀者始賀。是晚熟寐至五鼓。熟退進粥。連服前方而愈。
范中行感冒風寒。又過於房勞。發熱昏悶。醫以爲傷寒也。羌
活柴胡投之不應。又以爲陰症也。肉桂木香投之。又不應。
熱且愈甚。飲食俱廢。舌黑如炭。八日不便。醫正議下。診之。
脈細數而沈。曰陰虧甚矣。胃氣將絕矣。非溫和甘潤之劑。
弗能救也。急以左歸及滋水清肝等藥。重加參耆服之。他
醫以爲不大便。奈何議補。高曰。子以爲承氣症也。誤矣。第
服藥必得便。至第四日果下黑矢升許。熱退舌亦紅潤。但
尚未進食。病家猶以用補爲嫌。慰之曰。本內傷症。一補中
益氣療之足矣。無奈粗工雜投。胃氣轉傷。不能卽復。今以

藥補之以稀粥調之。不過數日。自然知味。不信。另延一醫。
重用承氣湯。服至二劑。不得便。必反以爲病轉劇。無顏再
延。高往蘇中延薛楚玉。楚玉至聞述病情。及用藥次第。曰
旣用熟地而便效。可知矣。奈何舉將收之功。而棄之耶。今
無能爲矣。病家目楚玉爲黨。究不之信。嗟乎。舉天下學問
之人。而盡目之爲黨。爲彼之醫。不亦難乎。

呂東莊治友人董雨舟。夏月搗膏勞力。致感頭疼。發熱。服解
表之藥不效。其長君方白來問。呂曰。子不觀東垣脾胃論
乎。服補中益氣加五味麥冬。自愈矣。如言服之頓安。復起
作勞。仍發熱頭痛。別用清解藥增甚。因同葉御生往診之。

前藥補佳

必反以爲病轉劇。

四肢微冷。胸腹熱甚。煩悶腰墜。小腹脹痛。不能小便。時旁觀者以爲重感風邪所致。力主發散。呂曰。虛邪內鬱。正以勞倦傷中。生氣不足。不能托之使盡去。又遇清涼。其火下逼膀胱。責及本臟。故然。安可攻也。請以滋腎飲子合生脈散與之。何如。御生論與百合。竟投之得睡。醒熱解。小便通矣。留方補之而別。翌日方白至日。內熱時作。煩悶頭痛亦間發。恐邪不盡。日餘火未散。移熱於上也。用軟柴人參白朮黃連丹皮甘草茯神等而愈。

○楊乘六治徐氏妾勞倦發熱。時作微熱。倦怠嗜臥。下午更甚。醫用發散兩劑。咳嗽不絕。脇痛如錐。更用清金瀉火。泄利。

不止不食不寐者。旬日脈之浮分細軟沈則緩大。面色混白。眼光散大。舌胖嫩淡白而滑。兩手厥冷而振。此勞倦傷脾氣虛發熱。初時若用補中益氣一二劑即愈。乃誤藥致咳嗽痛利。胃陰被劫。干前中氣重傷。干後乃擬人參熟地白朮各一兩。附子炮薑各三錢。赤石脂禹餘糧炙甘草各五錢。濃煎大碗。徐服至一碗即睡去。已刻至戌分始寤。咳利俱除。脇痛如失。能進粥飲。服用前藥。胃氣漸開。用調中益氣生金滋水而愈。

簡某病感瘧。壯熱時微寒。嗜臥懶言。日輕夜重。或與羌防發散。燥渴譖妄不食。脈浮數無序。重按虛大無力。舌嫩黃中

間焦燥此內傷似外感症。悞表以刲胃陰。津枯液涸火無所畏而變生燥症也。與左歸飲加生地當歸芍藥兩劑便解熱退再診浮數俱除虛火仍在繼起之病已退初時之病未減蓋初病因中氣素虛而來後病因胃陰暴傷而致若不先救其陰而卽補其氣是爲無制之陽邪樹幟而將垂絕之真陰下石矣今陽火旣退陰汁漸充則初起之症可立除也以補中益氣湯合生脈四劑而愈治內傷者類以補中益氣

爲神丹不可
不三復此論

薛立齋云余性愛靜坐觀書久則倦忘必用補中益氣湯加麥冬五味酒炒黑黃柏少許方覺精神清妥否則夜間少

寐足內酸熱。若再良久不寐。腿內亦然。且兼腿內筋自有一抽縮意。致兩腿左右頻移。展轉不安。必致倦極方寐。此勞傷元氣。陰火乘虛下注。丁酉五十一年齒縫中有如物塞。作脹不安。甚則口舌如有瘡然日晡益甚。若睡良久。或服前藥始安。至辛丑時五十有五。晝間齒縫中作脹。服補中益氣一劑。夜間得寐。至壬寅內艱之變。日間雖服前劑。夜間齒縫亦脹。每至午前諸齒並肢體方得稍健。午後仍脹。觀此可知氣血日衰。治法不同。

琇按立齋生平善用補中益氣。據此病先下盛服之宜矣。

柴嶼青治瀋陽司寇覺羅諱吳祥延診曰。數日前因感冒風寒。至今未愈。其脈或兩至一歇。三至一歇。遲而見代。並非外感。乃虛寒凝結氣血耶。用參養榮湯。吳曰。無力用參。以玉竹代之。此十月廿一日也。至次日告云。昨服藥後。腰發板轉動必以人。以需人參。購覓可也。遂用參一錢。廿三日早診之。脈氣稍轉。仍用原方。午後兩膝強硬。自令人以熱麵熨之。忽至發迷。再促診。而醫者數人。但云風寒。方用大表散。並欲下大黃。及諸人去後。吳云。伊等如何可信。仍服公藥。但爲斟酌之。乃于方內加參一錢。迨服至冬至。方斷煎劑。卽以原方配合爲丸。調理而康。向使吳公信任不

篤必至難保。

陽虛背疽

夏大兒年友蘇中陳離喈身熱譫語不甚辨人太守苕溪陸
祝三因赴補在京邀柴診視其脈大而無力此陽虛發熱
擬用人身。陸驚而咋舌以爲斷不可用乃力任方從一劑
後身和二劑熱全退調理月餘而瘥。

○少司馬諱雅爾圖以扈從打圍至德州抱病給假回京醫投
小陷胸湯一劑頓卽仰臥神昏不語又一醫進參三錢神
氣稍甦言語恍惚惡食不寐延診雅云素有肝病遂述前
方按左關脈平和惟心部空大此心家之疾與肝無涉用
酸棗仁湯而愈。

周太守家人發熱不食晚間怕鬼因途中冒雨食冷粽而起
柴曰脈無停滯祇見虛大經所謂形寒飲冷則傷肺飢飽
勞役則傷脾此內傷所致擬用人參以價貴爲難遂用扁
黨六君子加炮薑大棗數劑而愈

太史周希用丁卯場前勞倦外感身熱委頓兩足無力欲用
發表之劑未決求治右脈軟弱人迎不緊外感輕而內傷
重以補中益氣治之後用異功散數劑病痊遂聯捷

觀察沈椒園在侍郎時家人某新從山左回京身熱不食沈
以熟地等滋陰大劑進遂嘔吐增劇求治于柴柴曰此傷
胃氣所致非陰藥所宜用香砂六君子湯治之而痊

△

身熱舌黑而
逆證補以產

主政蔡修持令節發熱口渴胸悶舌純黑胎譫訛延醫無效
已二十餘日矣診之脈氣平弱並無外邪投以滋陰之藥。
二劑不應改用六君子加炮薑一服尙未效後戴廷傳加
製附一錢吳茱萸五分一劑汗出胸快再劑汗出胸中豁
然調理而愈病固有如此之類者毋粗忽也

陸養愚治朱少湖病已半年先因房勞汗出又傷食用消導
藥後乃夢遺頭暉自服人參少安遂每日五錢或一兩服
至數觔其病自汗身熱咳嗽痰迷胸膈不舒心口如物窒
礙手足時厥頭常眩暉眼或昏暗不見人大便已六日不
行每頭暉時服參湯則稍止脈之氣口及關弦滑而有力

症狀似荔枝

左寸關浮弦似虛。尺濡弱。此由肝有怫熱。重以思慮房勞致虛。參雖中病。單服多服。益陽太過。化爲熱火。與積痰膠固脾胃。遂致熱結幽門。火逆上行而動血動痰。向以惡寒汗泄。重幃厚被。怕裏綿裝。至是悉令徹去。以潤字丸三錢。服之外用蜜導法。去宿垢益許。再用人參七分。歸身遠志各一錢。棗仁一錢。山梔茯神各一錢三分。煎好入竹瀝一鍾。一帖卽胸欠豁然得寐。每日以前方潤字丸數十粒。便潤汗止。咳嗽痰血漸減。十服而安。

陸祖愚治潘洪宇。以過勞傷脾。脾虛而肺臟亦損。咳嗽痰喘微寒微熱。或與清涼滋補健脾消導月餘。飲食頓減。精神

愈衰僅奄奄一息耳。診之遍身瘡癬，六脈如絲。言語輕微。
夜苦無寐。大便則向來艱滯。乃用人參白朮貝母棗仁麥
冬生地爲煎劑。另以人參麥冬五味爲丸。五更吞下。每日
服參約四五錢。數日漸瘳。再以歸芍生地連翹地榆煎湯。
採洗肚腹。大便通潤。調理百餘日而安。

○陸祖愚治本府添設會向緣中氣不足。宜服參耆。一日午飯
未幾啖楊梅過多。便胸中不快。身熱頭眩。吐痰口渴不思
飲食三日不更衣。或用查枳芩連厚朴二陳之類三四劑
大便一次去燥矢數枚。而症如故。又用歸芍知麥查芩而
腹滿作嘔。脈之左三部浮微而弱。右三部浮大虛數。曰脾

胃虛弱氣不能運故胸膈不舒并有積滯也。况素不能服苦寒。豈可用芩連之類。經云。但治其虛安問其餘。乃六君子湯加白豆仁煨薑大棗一劑症頓減再與補中益氣湯數劑遂霍然。

一人憂思不已飲食失節傷脾面色黧黑環口尤甚心懸如飢又不欲食呼吸短促曰此脾氣受傷也。憂思不已則脾氣不行飲食失節則脾氣耗而不足陰氣上入陽中也。

經曰陽明症衰面始焦故知陽之氣不足也。遂以參耆白芍升麻葛根白芷蒼朮甘草薑棗助陽明生發之氣而愈。朱丹溪治一人因勞倦發熱醫以小柴胡湯黃連解毒湯芩連

陰盛格陽

知白虎湯等劑反加痰氣上涌狂言目不識人目赤上視身如烈火六脈洪數七八至按之豁然左畧弦而芤此因中氣不足內傷寒涼之物致內傷發熱又與苦寒藥太多爲陰盛格陽之症與補中益氣湯加薑附大棗二劑而愈陳三農治一友飲食不均遠行勞倦發熱煩悶症類傷寒醫禁食不與診之言語輕微手背不熱六脈數而軟此真氣不足非有外邪也力勉其進粥乃與甘溫大補之劑恪服數日熱退而安

陳三農治夏夫人年已八旬憂思不已偶因暑浴遂患發熱頭痛醫者以爲傷寒禁其食而肆行解散越三日氣高而

辨內傷外感
要訣

喘汗出如洗。昏冒發厥。診其脈大而無力。乃爲之辨曰。外感發熱。手背加甚。內傷發熱。手心爲甚。外感頭痛。常痛不休。內傷頭痛。時作時止。辨內傷外感要訣宜熟玩。今頭痛時休。而手背不熱。是爲虛也。遂用參耆各五錢。白朮半夏各二錢。橘紅一錢。甘草六錢。一劑減半。後倍參朮而痊。

一人年近四旬。發潮熱。口乾喜飲冷水。或以涼藥服之。固效。四五日渾身沈重。不能動止。四肢強直。耳聾譫言妄語。眼開不省人事。六脈浮大無力。此氣血虧損之極。以十全大補湯去白芍。地黃。加熟附子。一服軒睡痰響。或謂服參耆肉桂附子之誤。曰此藥病交攻。不必憂疑。又進一服。過一

時許卽能轉身動止。次日連進數劑。則諸病潛瘳矣。此從脈不從症之治也。

李時珍治一人素飲酒。因寒月哭母受冷。遂病寒中。食無薑蒜。不能一啜。至夏酷暑。又多飲水。兼懷怫鬱。因病右腰一點。脹痛牽引右脇。上至胸口。則必欲臥。發則大便裏急。後重。頻欲登圊。小便長而數。或吞酸或吐水。或作瀉或陽痿。或厥逆。或得酒少止。或得熱少止。但受寒食寒。或勞役或入房。或怒或飫。卽時舉發。一止則諸證泯然。如無病人。甚則熱發數次。服溫脾勝濕滋補消導諸藥。皆微止仍發。此乃飢餉勞役內傷元氣。清陽陷遏。不能上升所致也。遂用

升麻葛根湯合四君子湯加柴胡、蒼朮、黃耆、煎服。服後仍飲酒一二盃助之。其藥入腹則覺清氣上行。胸膈爽快。手足和暖。頭目精明。神采迅發。諸症如掃。每發一服卽止。神驗無比。若減升麻葛根。或不飲酒。則效便遲。大抵降多升少。裏受弱而有前諸症者。並宜此藥。活法治之。

本草綱目

薛立齋治府庠生以道元氣素弱。丙午丁未二年以科場歲考積勞致疾。至十二月間其病盛作。大熱淚出。隨凝目赤面黯。揚手露胸。氣息沈沈幾絕。脈洪大鼓指按之如無舌乾。捫之如刺。此內真寒而外假熱也。遂先服十全大補湯。曰既服此湯。其脈當收斂爲善。少頃熟睡覺而惡寒增衣。

脈頓微細如絲。此虛寒之真象也。以人參一兩加熟附三錢水煎頓服而安。夜間脈復脫。以人參二兩熟附五錢。仍愈。後以大劑參朮歸身炙草等藥調理而安。

△一男子發熱煩渴頭痛誤行發汗喘急腹痛自汗譫語用十全大補加附子治之。熟睡喚而不醒。及覺諸症頓退再劑而安。

△黃武選飲食勞倦發熱惡寒誤用解表神思昏憒胸發赤斑脈洪數而無力。此內傷元氣非外邪也。急用溫補之劑。彼不從後果殆。

王肯堂治外兄虞文華病發熱一醫審無身痛等症知非外

感用平胃散加人參五分投之。熱愈甚。

用平胃亦無謂

又一醫至

診之曰。此人參之過也。亟汗之。汗而不解。

又一

醫至診之

曰。邪入裏矣。宜涼膈散下之。煎成欲服。王適至急止之。

得六脈皆洪大搏指。舉按有加。笑曰。此醫之所以誤也。用

茯苓補心湯。加人參六錢。麥冬三錢。棗仁一錢五分。時不

臥九日矣。服藥卽鼾睡良久而甦。病已退。診之脈頓微弱。

爲治方。每劑用人參四錢。棗仁茯神歸朮耆。麥冬川芎之
類。令其多服不輒遂別去。數日以小便不利來扣。令服導

赤散。明日熱復作。舌黑如墨。復延診。脈復洪大。因連日所

服藥。皆減參三分之二。而導赤散中又加花粉山梔黃芩。

等藥故病復作亟令用人參六錢合前諸藥大劑投之舌色始淡熱始除小便亦清利倘進涼膈之劑必不治藥可妄投哉

○○馬元儀治邱德初素積勞鬱近復失恃過哀因而發熱惡寒
呃逆煩渴面赤如粧診其兩脈沈微無力知非實火內燔
乃虛陽上越得之悲哀勞倦內傷也悲哀則傷肺勞倦則
傷脾脾虛無以生肺肺虛無以生腎所以封藏不固致虛
陽上升升降失常致濁氣上行由是氣逆于胃則爲呃逆
火遊于上則爲煩渴也法宜溫補之劑從其性而歸之于
下則諸症自平矣與人參加桂理中湯五劑霍然

吳洪先病經七日、寒熱似瘧。手足麻木。汗出如注。心悸恍惚。
診得寸脈空大。關尺虛濶。曰。此症人多謂風寒外感。不知
爲勞倦內傷也。寸大關尺濶。乃脾肺之氣受虧。心腎之陰
亦涸。氣虛不能升達。陰往乘之則寒。陰虛不能內養。而陽
復乘之則熱。心悸恍惚者。陰不主事。而陽內擾。汗出如注
者。陽不主事。而陰外亡也。手足麻木者。陰陽兩虧。氣血俱
不得榮也。以當歸補血湯爲主。加入參一錢。以補脾胃之
陽。肉桂黃連各七分。俾坎離內交。廣皮炙草以補胃而和
中。一劑便得鼾睡。再剝汙止。再以補中益氣湯。升發陽氣。
加穿山甲以祛內邪。寒熱遂止。脈亦和。但重按少力。微見
加穿山甲以祛內邪。寒熱遂止。脈亦和。但重按少力。微見

呢。迺用大劑桂附理中。加丁香半夏。數劑而瘳。

王亦林患勞倦。發熱神昏倦怠已半月。皆作外感治不愈。診得兩脈浮虛。右脈倍甚。此飲食失節。勞役過度。脾虛則胃氣亦虛。氣不上行于陽。反下陷于陰。而發熱也。夫內傷脾胃之症。與外感風寒者不同。東垣言之詳矣。外感風寒。乃傷其形。爲有餘之症。內傷脾胃。乃傷其氣。爲不足之症。有餘當瀉。汗之吐之下之。剋之是也。不足當補。溫之和之。調之補之是也。經云。勞者溫之損者溫之。又上氣不足者。推之揚之。脾不足者。以甘補之。當以辛甘溫之劑。補其中而升其陽。則愈矣。乃用補中益氣湯。服後得微汗。然非發汗。

也。乃陰陽氣和而汗自出也。一劑熱退，再劑神清，不數劑

而康復倍常矣。

氣虛故用參耆下陷故用升柴此補中益氣之旨也設陰氣亦虧則升柴便當斟酌

用者詳之

朱丹溪治一人，本內傷，汗下後譫語，初能認人，後三日譫便妄言。此神不守舍，慎勿攻伐。脈多細數，不得睡，足冷氣促，面褐青色，鼻乾燥。用補中益氣加人參半兩，竹葉三十片煎服效。

繆仲濬治一人，年三十三歲，因努力卽發心中胞滿，疼痛直至臍下皆板，兩脇空鬆不可言。腹寒卽欲就火，火至稍睡痛止。大便不通，小便短縮似宿茶。日夜不卧，至五週時，飲

食漸加時常舉發。大約性嗜酒善怒勞碌所致。方用當歸
身五錢。牛膝四錢。麥冬五錢。酒芍五錢。炙草七分。五味一
錢。橘紅二錢。茅根一錢五分。生地三錢。宜多食韭菜童便

胡桃肉

廣筆記

○于中父患目珠痛如欲墮。此肝火上冲也。胸膈及背如槌碎
狀。此怒而血瘀也。晝夜咳嗽。此悲傷肺也。眠食俱廢。自分
不起。繆令進童便三大柿。七日下黑血無數。痛除咳熱如
故。再以二冬貝母蘇子橘紅白芍鼈甲青蒿桑皮五味百
部枇杷葉竹沥童便。久之未痊。病家疑其虛。促用參耆繆
不可。乃陰以黃耆一錢入前藥嘗之。竟夕悶熱。目不交睫。

教中用滌先
葉宜

始信不謬。固守前方。兼服噙化丸勿輟。逾月平。蓋仲父病
起于哀傷過甚。更觸惱怒所致。非虛也。肺熱而實。肝火上
冲。故不宜參耆耳。噙化丸用薄荷葉三兩五錢。百部酒浸
去心三兩五錢。麥冬二兩。天冬二兩。蜜炙桑皮三兩。蜜炙
枇杷葉三兩。貝母二兩。桔梗米泔浸蒸一兩。炙甘草七錢。
天花粉一兩。元參一兩。蜜炙五味一兩。款冬花一兩。紫苑
八錢。真柿霜一兩。橘紅一兩。研末蜜丸彈子大。臨臥噙化
丸。立齋治一人。因勞倦耳下掀腫惡寒。發熱頭痛。作渴。右脈
大而軟。此不足症也。當服補中益氣湯。彼反用發表藥。遂
致嘔吐。始悟以六君子湯治之。更服補中益氣湯而愈。大

攝內傷者。榮衛失守。皮膚間無氣以養。則不能伍肺脾。胃氣下陷。則陰火上冲。氣喘發熱。頭痛發渴。而脈大。此乃不足之症也。大抵飲食失節。勞役過度。則多成內傷。不足之症。若誤以爲外感表實。而反瀉之。豈不致虛虛之禍哉。東垣曰。凡內傷爲飲食勞役所傷。則右手脈大于左手。外感風寒。則左手脈大于右手。當以此辨之。

東垣辨內傷
外感之而
脉大少虛

倪仲賢治林仲。因勞發熱。熱隨日出入爲進退。飲食漸減。倪切之曰。此得之內傷。故陽氣不伸。陰火漸熾。溫則進。涼則退。是其徵也。投以治內傷之劑。其疾如失敗微。

張意田治鍾姓人。因舉重用力。畧有脇痛。數日後發熱。身疼。

舉重用力過傷
積瘀而狀似
陷胸治祀之
承氣

甚至胸脇痞硬。服大小陷胸更劇。診之左脈强硬而數。右脈寸尺浮而關沈滯。胸脇拒按。四肢厥逆。症似結胸。然服陷胸不應。必有他故。察其臂上筋肉微黃。咳出痰色如橘。所謂瘀血類傷寒者此耳。治宜羌仁承氣湯下之。但瘀滯日久。雜用攻散。陰氣大損。當重兼養血爲是。用生地二兩。當歸八錢。丹參四錢。桃仁三錢。大黃三錢。枳實二錢。芒硝二錢。甘草八分。服後下瘀血紫塊二次。熱退胸平。惟神氣欠清。脈氣弦軟。此傷陰絡而神虛故也。服補陰舒絡之劑而愈。

治實症兼顧其虛極其周到

善於辨論

沈明生治徐來一外有下帷之勞。內忘衽席之戒。偶于夏月縱啖生冷。致患脹滿不食。腹中瀨瀨有聲。且復喜咽水道秘瀉。凡疎解清涼之劑遍嘗罔效。診之卽主溫補。而座間競持他說。乃索筆書云。積滯雖令中瀨。獨不思中氣不足。則腹爲之善。腸爲之善。嗚乎。諸逆衝上。雖多屬火。獨不思胃寒不化。亦令人吐乎。小便黃赤。雖爲內熱之徵。獨不思氣不施化。溺因色變乎。總之症在疑似。惟憑切脈。今脈來沈弱。右關更微。兼之喜暖畏涼。其爲虛寒症明矣。遂先用六君子湯。兼以炮薑智仁之屬。繼投八味丸。出入于參耆桂附之間。旬日良已。嗣後依方調理。不特精神倍常。抑

且連徵能夢。

○○○吳橋治陳龍。年八十而病溺濁不禁。則隱几而日夜坐。不復近衾裯。診之六脈沈沈垂絕矣。叟乃命孫扶起。曲跼告曰。老夫春秋高。子孫僅立門戶。死其時也。吾從姪繼鸞。年四十。病瘵且危。家極貧。舉室五口。嗷嗷待哺。願公救其死。卽龍死賢於生。就而診之。臥無完席。室中僅二金作炊。然左脈平。右脈虛大而數。曰此憂思傷脾也。扶脾土則有生理。治宜補脾抑肝。此金匱法也叟聞療者可生。則大喜過望。其病一再劑而愈。踰月療者無恙。則夫婦帥諸子羅拜謝之。函太

魏玉橫曰。王某膏粱子也。年弱冠。好角力。因舉石井欄。致勞傷。久而晡熱。咳嗽。脇痛。面青白。目下胞青紫。諸治不效。診之脈弦。畧數。右尺弱兼濇。曰。腎爲作強之官。因勞而傷。肺爲腎母。因子病而耗及母氣。肝爲腎子。母病而子失其養。乃金不生水。水不滋木。木燥則生火。上侮金而下乘土。故目胞青紫。咳嗽諸症作也。與生熟地、杞子、沙參、麥冬、地骨皮、女貞等四劑。忽盜汗如雨。疑藥之誤。曰此佳兆也。夫火燥爲患。津液久虧。得純陰之劑以濡之。猶釜中有水。薰蒸而益潤也。由是鬱熱除。而血脈復矣。問可飲乎。曰不可。若歛之。則火仍內伏。第再養金水。使陰平陽秘。則汨自此而

病自瘳矣。如言而愈。

江氏姊年五十餘。因子病傷寒二十餘日。焦勞過甚。及子愈而已。病作寒熱頭痛。面赤渴口舌發疮。目不交睫者數夜。一老醫謂少陽陽明熱症。與小柴胡合竹葉石膏湯。脈之豁大無倫。乃力斷爲勞傷虛火上浮戴陽假熱之症。若誤藥立見危殆。乃與熟地一兩。肉桂一錢。炙甘草一錢。麥冬二錢。歸身三錢。一劑卽熟睡。比覺口舌之疮盡消。遂霍然矣。當是時余初臨症。由今思之。則但與養清湯爲至當也。後六旬外。復患虛症。悞服黃耆煮棗單方。月餘忽遍身浮腫。動卽氣急。後復熟地數劑乃愈。

續名醫類案卷十終

續名醫類案卷十

卷十

續名醫類案卷十一

錢塘魏之秀編集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藜素園

同校

虛損

張子和治束茂之病虛勞。寢汗面有青黃色。自膝以下冷痛無汗。腹中燥熱。醫以姜附補之。五晦朔不令飲也。又禁梳頭。作寒治之。張曰。子之病不難愈。難於將護。恐愈後陰道轉茂。子必不慎。束曰。不敢。乃先以舟車丸。瀉川散。下五七行。心火下降。覺渴與冰水飲之。又令澡浴。數日間面紅而

澤。後以河水煮粥溫養脾胃。又以治血當歸丸。人參柴胡散。五苓散。木香白朮散調之。病即瘥。汗止足煖食進。張曰。此本肺脾之病。當以涼劑。蓋水一物。在目爲淚。在皮爲汗。在下爲小溲。若禁飲水。則渴而燥熱生。人若不渴。與水亦不飲之矣。東旣愈。果忘其戒。病復作。張已去。乃殂。

竇材治一婦人。傷寒。瘍後。轉成虛勞。乃前醫下涼藥。損其元氣。故也。病人發熱咳嗽。吐血少食。爲炙關元百壯。服金液保命四神鍾乳粉。一月全愈。

弘治乙丑歲。姑蘇儒學聞教諭恭邁羸疾。吳醫治之。率用三白湯。無奇效。一日謁張養正求治。亦用三白湯。家人曰。前

醫用之多矣。養正正色曰：子勿嘵嘵吾用湯便不同。遂投

熟附二三片煎俾服卽瘥。

續醫說

王時勉治常熟徐氏，中氣不足，脈曰：此脈宜補劑當參耆譬
如築室造基，不可時日計其成緒。須藥百裹乃可望愈。一
至於十病不少減，更謀一醫，病勢增劇，復請於王，王脈之
曰：爾信道不篤，又更別藥，以致增劇。徐莫諱乃曰：曾服利
氣之劑。王曰：必如吾言則生，否則非吾所能也。從之果及
期而愈。肯堂嘗見格致餘論載浦江鄭君仲夏患痢丹溪
煎人參膏與服，至五斤而劑止，十斤而病安。今人輕身重
財，不顧體之強弱，病之淺深，亟於求效，況謀利嗜賄之徒。

動輒便施剛峻劫劑。至於輕病變重。重病至危。往往有之。

古人有言曰。不死於病。而死於醫。

竇材治一人。身長五尺。因酒色傷。漸覺肌肉消瘦。令炙關元三百壯。服保元丹一斤。自後大便滑。小便長。飲食漸加。肌內漸生。半年如故。此案附骨縮病後故念菴謂有缺文

孫文垣治吳肖峰室董潯陽次女。而龍山之妹也。患咳嗽。體倦。多汗。腹痛。呻吟不絕口者半月。諸治愈。加脈之。左手三五不調。而右手沉弦。面色青息甚微。腹中漉漉有聲。問上年夏日曾病否。曰曾頭痛。體倦。多汗。但不咳嗽。不腹痛。今

五月初病。如上年醫謂傷風。用參蘇飲發之。始咳嗽與治

嗽則加腹痛。又謂通則不痛。以沉香滾痰丸下之。遂億不可支。白此乃注夏病仲景謂春夏劇。秋冬瘥者是也。問注夏何爲咳嗽。曰原不咳嗽。由參蘇飲重發其汗。肺金受傷故燥而咳。何以腹痛。曰因治咳寒其中氣故也。况又服滾痰丸之劑。以重傷之。蓋五月六陽之氣布散於外。汗而又汗。汗多則亡陽。夏至一陰將萌。腹中尙虛。虛而復下。下多則亡陰。陰陽俱亡。不憊何待。乃用酒炒白芍五錢。甘草黃芪各三錢。桂枝二錢。大棗二枚。水煎臨卧服。加飴糖一合。飲訖而睡。自己至申不醒。咸謂夏不用桂。伐天和也。諸痛不補。助邪氣也。不可爲矣。龍山以其言告。曰旣已得睡。則

陰氣生。汗可斂。痛可止也。問所投刺何名。曰此仲景小建
中湯也。夫腹痛如縛。帶脈急縮也。面青脈弦。肝木盛而脾
土受尅也。故以白芍和之。桂枝伐之。甘草緩之。黃芪大棗
飴糖以補之。自虛回汗斂而痛止矣。語未竟。病者醒而索
粥。粥後又睡至天明。腹全不痛。惟稍咳嗽。加五味子麥冬
兼治。注夏而全愈矣。臨別語龍山曰。令妹之病。尅伐太過。
今雖愈。而脈弦不退。不用滋水生木。弦安得遂。退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猶爲可慮。
宜戒惱怒。節飲食。謝去人事。恬淡頤養。安可責。庶可永年。之婦人。否則有害。至陰極陽生。恐不能保無患也。後至期與良人
齟齬。怒而絕藥。果以凶聞。

薛立齋治沈察年二十六所稟虛弱兼之勞心癸巳春發熱
吐痰甲午冬爲甚其熱時起於小腹吐痰無定時或謂脾
經濕痰鬱火用芩連枳實二陳或專主心火用三黃丸之
類至乙未冬其熱多起足心亦無定時吐痰不絕或遍身
如芒刺或又以爲陰火生痰用四物二陳知柏之類俱無
驗丙申夏熱痰甚盜汗作渴曰此乃腎經虛損火不歸經
當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其脈尺洪大餘却虛浮遂用補中
益氣及六味地黃而愈後不守禁其脈復作謂火令可憂
當慎調攝會試且緩但彼忽略至戊戌夏果歿於京。雄按洪大
虛浮之脈火不歸經之証豈補中益氣之可試乎雖與六味同用亦非治法

龔子才治周侍御患虛損目不敢閉閉則神飛飄散無所知覺且不敢言言卽氣不接昏沉懶食診視之六脈虛微此元氣衰弱心神虛憊也先與硃砂安神丸一服少安後以補中益氣湯倍參芪加遠志茯神棗仁白芍生地麥冬連進數劑漸瘳雜按據脈證宜補而兼以鎮攝爲治升麻柴胡未可輕試

劉氏子年十八患虛勞熱咳痰喘面赤自汗旬餘不能就枕勢危劇診之六脈微數乃陰虛火動也令五更時以壯盛婦人乳一鍾重湯煮溫作三四十口呷之天明煎河東地黃丸一服少頃將大小米入山藥蓮肉紅棗胡桃仁數個煮稀粥食半晌又煎清離滋坎湯二劑加竹瀝童便薑汁

少許頻頻服之。至午又進粥少許。加白雪糕食之。過半。晌
又進前藥二劑。夜間睡則藥止。醒則卽服。如此三晝夜。藥
不住口。火乃漸息。方能枕席。後減藥之半。半月病減六七。
服湯劑調理而愈。此症若以尋常之法施治。日進一二劑。
則是一杯水。豈能救車薪之火哉。

孫文垣治張文學子心二尹可泉長君也。弱冠病醫作勞瘵
治久不效。自分必死。督家人治含欬。服之左寸短弱。右關
略弦。餘皆洪大咳嗽。下午熱從足心起。漸至頭面。夜半乃
退。面色青形羸氣促。多夢遺。卧床奄奄。已絕粒斷藥二日。
謂可治。可泉曰。醫僉謂火起九泉者死。大肉盡削者死。咳

嗽加汗者死。脈不爲汗衰者死。此感症則然。又當火令之時，恐

肺金將絕，乃謂可治何也？曰：症雖危，而額不赤，心火未炎也；聲音不啞，肺金未痿也；耳輪不焦，腎水未涸也；面赤者憂疑不次，左寸短者心神不足，關略弦者謀爲不遂，症與色脈皆非瘵也。良由志願不遂，殆心病非腎病也。故謂可治，蓋病人因星士許發解，因而落第，故悒悒寢疾也。爲立方，名調肝益神湯，以人參棗仁龍骨爲君，丹參石斛貝母、麥冬、五味爲臣，山梔香附爲佐，服二十劑而病起。丸方則熟地、龜板、枸杞、人參、麥冬、五味、茯苓、蜜丸，服三月全安。

陸祖愚治金伯遠婦，年未四旬，生首已多且數，小產致病，怯

弱不時眩暈惡心胸膈痞滿飲食不進四肢浮腫晡時潮熱大便時瀉時燥比及夜間恍惚不眠診得左寸浮濶兩關俱弦細兩尺初取覺洪大重按則少神知其心脾腎三經受病而前醫純以清涼治之非也以陳皮貝母前胡蘇子木通苡仁當歸白芍天麻爲煎劑巳午未三時服黎明用熟地人參製附子杜仲麥冬山藥知母白朮同爲丸淡鹽湯送下黃昏服安神丸如此分爲三治初服便覺有頭緒調理兩月諸症如失

殷岐山於春末患傷寒醫與汗下症已愈矣然精神時嘗覺恍惚肌肉未能充實至秋時發熱微咳嗽食減肌削且精

滑便。塘醫謂陰虛服六味加減，幾百劑至冬，甚惡寒，不能出戶。診其脈浮之損小，其色㿠白不澤，曰陽虛症也。非參不可。凡陰虛之熱，蒸蒸內出，骨甚於肉，肉甚於皮。陰分必劇，重捫則熱，不甚明乎。外熱內不熱也。且熱發無常，是陽氣有時虧盈也。語未妥陰虛火旺之嗽，口口相續，口渴咽乾。痰涎稠濁。此近傷風症矣今微咳無痰，明乎陽氣之不能上升也。亦未妥卽精滑者，亦因陽氣不足，故陰精不固也。至大便不實，與畏寒其爲陽虛顯然矣。總由傷寒汙下之後，元氣未復，而強力作勞，以致損憊。用加減八味丸，五更淡鹽湯下。

日中用四君四物加棗仁遠志作煎劑，間用補中益氣湯。

兩月而愈

黃履素曰。予少患下元虛。不能多言。稍不戒。所得病不可狀。
丹田若無物者。甚則夜半陰極之時。陽氣欲脫。手足厥冷。
汗大洩。一亥子丑。氣分乃漸復。此係腎陽衰弱之候。常服
溫腎之藥。於滋陰料中。多用菟絲子。枸杞子。肉蓯蓉。五味
子。鹿茸。紫河車之屬。遂得漸愈。前症因目病。悞服黃連丸。
頓劇。要知陽衰之症。寒藥在所最忌。知母。黃柏之屬。最傷
胃中生發之氣。卽平人亦不宜多服。又本草云。升麻。川芎。
下虛人忌服。予服四物湯。川芎稍多。服補中益氣湯。失加
人參。皆頓覺下虛。前症陡發。藥之響應如此。

李士材治何呂宰之子虛損遺精盜汗瘦骨柴立已瀕於危
簡其所服以四物知柏爲主芩連二冬爲加減診其脈大
而數按重極軟猶有胃氣故可治曰中氣大寒反爲藥苦矣乃以

歸脾湯入肉桂一錢人參五錢當晚熟睡居十日而汗止
精藏更以還少丹兼進補中益氣服一月而愈

顧宗伯患發熱困倦目昏耳鳴脚軟不能行大便燥結手足
麻痺腰胯疼痛李診之曰腎虛不能上交心虛不能下濟
用八味丸十全大補湯加龍眼肉三十枚五十餘日精神
漸旺肌肉漸充一日多飲虎骨酒大便仍結醫者皆云八
味丸非从服之藥十全大補宜去肉桂反用知母元參佐

之服之數月遂至不起

琇按是症凡味十全元參知母其失正均惟集靈膏一方真的劑也

李翰林勞而無度醉而御內汙出多痰服寬膈化痰之藥轉覺滯悶診其脈沈而澁兩尺尤甚曰痰得澁脈難愈况尺中澁甚精傷之象也在法不治乞投劑勉用補中益氣加半夏茯苓兩帖有小效眾皆喜李曰濘象不減脈至無根死期近矣果十餘日而歿據脈症藥亦大左

盧不遠治吳叔顯三月間生瘡服藥瘡已合而喘急殊甚十日不能就枕往診之先用發瘡開肺次用降氣補腎斷其

次日當瘡發。五日當足腫。六日當出水。十日可喘定就睡。
嗣後足生二毒。三月始完。復次年七月。偶以傷風微熱。左
三部脈唯隱隱見。以大劑人參歸地甘草。十帖脈方起。二
十帖如常。十月再感。左脈更不如秋。但微熱。起居如故。三
日就枕。七日頭痛如破。因告其兄以秋病之危。今若昏死。
決無生理。彼尙疑其言。九日果微昏錯語。十二日不識人。
再七日死。或問曰。某昨歲垂危。君言變症歷歷。如響。幸全
生焉。今冬微恙。君言不起。果應其言。其症爲一爲兩。曰。其
人氣骨夭弱。腎精不全。其瘡亦從腎發也。不知而用發散。
元氣轉耗。瘡毒內逆於肺而喘。予用四逆散。使太陰氣開。

瘡遂外出。用六味料使少陰納氣息。遂內均清升濁降足。
腫生癰。病俱外去。是以生也。今秋左脈不起。是元氣內索。
不堪左旋矣。比起而再股賊之。病發於骨髓。所以腦痛因。
之遂昏。是內關之症。氣獨內絕。是以死也。其病皆根本於。
腎。是一非兩。不在症之輕重爲異同也。

○
馮楚瞻治余侍讀數年。參藥久服。或時氣逆上攻。或時氣墜。
下迫二陰。皆重失氣。甚頻大便溏而不暢。脈則細數無力。
向服補中益氣。殊不知愈升則氣愈降。况兼陳皮辛散。反。
泄元氣。豈未聞塞因塞用之說乎。乃以八味加鹿茸補骨。
脂。五味子爲丸。參湯吞服。於空心以嫩防風三兩。酒煮取

汁。拌炒黃芪一斤。炒黃白朮半斤。熟附子四兩。三味煎汁去滓熬膏。以人參六兩爲末。收成細丸。日中食遠。白湯吞服四錢。芪能升託。朮能固中。參能補理。附能回陽。四味共劑收功。何慮虛陷者不爲振作發生也。遂愈。

胡春坊年將六旬。抱病九月餘。寒熱攻補。襍進。症隨藥變。虛實之間。幾莫能辨。診之。六脈洪大有力。似非陽虛也。乃時當暑月。汗出惡風。痰嗽鼻塞。飲食如故。却精神實疲。此陰虧不能歛陽。以致陽浮陰散。清濁不分。邪火消穀。生痰不生血也。但爲養陰。則陽有所依。投以六味。加鹽水煮。

橘紅麥冬五味子。不三劑而愈。

趙宦病赤如裝不省人事口多謳語手足躁動六脈洪大搏指所服乃柴廣半之類以其劑小不能爲害不知真陰失守虛陽上浮神氣欲脫補救尙虞不及敢以清利速其死耶以人參八錢熟地麥冬丹參白芍茯神遠志牛膝薑炭每日二劑不數日而愈

高鼓峰治吳弁玉發熱多汗便秘數日不行醫曰此停食傷寒也不宜與食待熱退始可以稀粥飲之病勢轉甚延治問曰肚中飢否曰飢索其日所用藥則芩連枳壳花粉厚朴之屬笑曰但喫飯病即除矣無庸此等藥也病者喜甚曰吾本無食醫言有食故耐此數日飢耳然便秘云何

致新則推陳矣。胃中久無穀氣。故前物積而不下。且子之
發熱多汗。一味虛症。遂用參术調理而愈。

立齋治州同劉禹功素不慎。起居七情以致飲食不甘。胸膈
不利用消導順氣。肚腹痞悶。吐痰氣逆。用化痰降火。食少
泄瀉。小腹作脹。用分利降火。小便濇滯。氣喘痰涌。服清氣
化痰丸。小便愈滯。大便愈瀉。肚腹脹大。肚臍突出。不能寢
卧。六脈微細。左寸甚虛。右手短促。此命門火衰。脾腎虛寒
之危症也。先用金匱加減腎氣丸。料內桂附各一錢二分。
二劑下瘀穢甚多。又以補中益氣送二神丸。二劑諸症悉
退。五六又用前藥數劑。并附子之類貼腰臍及涌泉穴。六

脈漸和而安。後因怒腹悶惑於人言服沈香化氣丸大便下血諸症悉至。曰：此陰絡傷也。辭不治果歿。

吳厚先治薛氏子，吐血止後，忽患心跳振衣，或時驚恐，用熟地一兩，山藥五錢，女貞山萸枸杞各三錢，服二十餘帖，本方加元武膠爲丸，症頓減，間藥一日，卽跳動偶一，醫用六君子加補心鎮心之品，症復增，吳曰：此心跳乃虛里之動也。經曰：胃之大絡名虛里，貫膈絡肺，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凡患腎虛勞性者，多見此症，腎屬水而肺主氣，氣爲水母，腎虛不納，故宗氣上泄，而腎水愈竭，於下欲納氣歸元，惟補陰配陽爲是耳。

琇按凡治小兒。不論諸症。宜先揣此穴。若跳動甚者。不可攻伐以其先天不足故也。幼科能遵吾言。造福無涯矣。此千古未洩之秘也。珍之貴之。

高鼓峯診楊在公大脈動甚。因語之曰脈緊而弦。不出一月。危病至矣。定方而別。斯時無甚病。至十月中。忽患咳嗽。醫作風寒治。數以羌活與之。千餘日遂大吼喘痰涌如潮。作齁蛤聲。不得卧。坐一人於床。以額俯靠其背。稍擡頭。卽喘急。欲死。走人邀診。曰以前脈推之。病根固深。然不宜困敗如此之速也。此殆攻伐之藥逼成之耳。無救矣。病家只哀求定喘。曰定喘不難。無如脈色皆去。縱喘定之後。仍虛脫。

而死矣。遂朝用參芪歸芍，暮用加減八味，三日而能卧飲食，倍進其家甚喜，以爲得生。高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今出入升降俱廢息矣，縱挽回何施？茲不過暫留命門一絲未斷之氣，踰十日必死矣。已而果然。向使病未見之先，預行補救，可以消患於未萌。卽已見之後，醫能以大劑填補峻補之藥投之，卽不能如舊，尙可稍延歲月。不至若是之促，此可爲妄肆攻伐之戒。

○徐次鏐病咳嗽，高細診其脈，六部皆動，因問徐嗜酒乎？曰然。服天夢丸知。貝母生地等類乎？曰服逾斤許矣。高曰：君病與此藥相反，可禁勿服。寫歸脾湯六昧丸兩方與之。高歸

語友人曰。次鏐病卽素問所謂二陽病發心脾也。其人必勞心過度。又嗜酒多欲。急救三陰。乃爲良法。醫以陰寒逼之。火無所發洩。遂成燎原之病。今六脈純是陰火。有出無入。不踰年死矣。或謂次鏐無恙。不過患傷寒耳。何遽至是。曰脈法當如是耳。八月中高適寓狐山。徐遨遊天竺。曰聞子善太素脈。乞爲我診。辛丑可得第否。高曰。太素兩字出在三墳。後人竊之。以欺天下之耳目。且造爲歌訣。妄言禍福。軒歧無是也。但素問自有一種榮枯壽夭。貧富貴賤。得失成敗之說。要不出乎吉凶悔吝。善惡逆從之理。其道精微。然我能約略言之。診畢語之曰。辛丑固好。然不若甲辰。

更得當也。

云云者固知其將死欲阻其北上耳

次問壽曰子年甫三十外不

必問壽。察其意惟以科名爲急耳。不及病情難以直言。因

語某尊人使急返石門告之曰令郎脈氣不佳如北上其

不返乎易阻之曰予固阻之弗能止也固爲製大料參膏

令戒酒絕色服之庶可冀其還家如或似火而用寒涼藥

則殆矣到京後聞人有以前說進者信之用發散寒涼不

十劑吐血而歿

○張路玉治顏氏女虛羸寒熱腹痛裏急自汗喘嗽者三月餘屢更醫不愈忽然吐血數口脈之氣口虛濁不調左皆弦微而尺微尤甚令與黃芪建中加當歸細辛或曰虛濁失

血曷不用滋陰降火，反行辛燥乎？曰：不然。虛勞之成，未必皆本虛也。大抵皆由誤藥所致。今病欲成勞，乘其根蒂未固，急以辛溫之藥，提出陽分，庶幾挽回前失。若仍用陰藥，則陰愈亢亢字未妥而血愈逆上矣。從古治勞，莫若金匱諸法。如虛勞裏急諸不足，用黃芪建中湯，卽腹痛悸衄亦不出此。加當歸以和營血，細辛以利肺氣，毋慮辛燥傷血也。遂與數帖血止，次以桂枝人參湯，數服腹痛寒熱頓除。後用六味丸，以棗仁易萸肉。或時間進保元異功，當歸補血之類，隨症調理而安。

胡念安治王在廷之室，病虛勞十餘載，喘促吐沫，嘔血不食。

形體骨立諸醫束手診之見其平日之方皆滋陰潤肺溫平之劑曰以如是之病用如是之藥自然日趨鬼道矣焉望生機仲景云咳者則劇數吐痰沫以脾虛也又昔賢云腎家生陽不能上交於肺則喘又云脾虛而失生化之原則喘今脾腎敗脫用藥如此安望其生乃重投參芪薑附等二劑而喘定緣泄瀉更甚加萸蔻十餘劑而病減十七又炙關元因畏痛只灸五十壯迄今十餘年體大健醫林指月
凡虛損病能受溫補者原極易治古人醫案所載大半俱係此症其實與陰虛內熱之虛勞病了沒交涉也

一董姓者雍正三年初冬來求診脈其脈或二動一止或七動一止或十二動或十七動一止此心絶脈也仲冬水旺

其何能生。姑定參芪茸附河車臍帶桂心棗仁等方與之。
服十劑脈之歇止參差不似前之有定數也。又十劑而歇
止少矣。又十劑六脈如常矣。噫不可謂之無功也。且知治
早雖不用丹艾亦有可生全者。同上

○昔蜀中一道士童顏染髮眉宇疏秀自歌曰尾閭不禁
滄海竭九轉神丹都漫說惟有班龍頂上珠能補玉堂
關下穴按班龍珠乃鹿茸鹿之精血結而爲角性溫大
補精血元陽相火虛者宜之或加於六味地黃丸中亦

妙治法集

○張三錫治一人咳嗽已成勞極用四物知柏不愈乃以秦艽

鱉甲散加二母二冬十數劑而愈

陸祖愚診傅小泉室高年患濕痰症。暑月或與香燥過多，反增頭暈口渴，眼花不寐，飲食少進，骨節痠疼。診得左寸洪數，關尺細濶。右手浮滑，關尺沉細，且九至一止。曰此血虛痰火也。論症尚有治法，獨是右關尺歇止有常數，便不可爲矣。凡血虛症，卽是肝病。大都庚曰篤，辛曰危。况立秋在邇，平或聞而非之，乃與養血清火，消痰順氣之劑，果覺有驗。十劑後竟可步至中堂料理家務。每日約進粥十餘碗，人皆謂能起死爲生矣。忽一日小腹作痛，冷汗不止，至夜半不知人事。次日酉時死矣。小泉不忘前言，檢歷視之，果

是辛日也。

陳三農弟昏倦發熱頭痛惡風。因中氣太虛元氣下陷陽氣不充而頭痛形氣衰少而內熱用調中益氣湯加葛根一劑而安更製脾胃丸服逾月而愈。

治一貴婦咳嗽泄瀉咳嗽甚則泄瀉愈泄瀉甚則咳嗽略止午前微寒午後微熱此皆脾胃虛弱痰涎隨虛火上潮則咳甚而瀉止痰涎隨虛火下注則泄甚而咳止不必治其諸症但補養脾胃自愈用保元湯加炒松花乾薑五味破故紙八劑而咳嗽寒熱皆除又八劑而泄止雄按未必盡然須憑於脈薛立齋治一婦人發熱晡熱盜汗自汗殊畏風寒飲食少思

或腹痛吞酸、或大便不實。此脾胃諸經不足，氣血虧損，朝用補中益氣，夕用八珍湯。倍用參芪白朮各二十餘劑，尋症漸愈。因喪母哀傷，盜汗便血，用加味歸脾湯數劑而止。仍用前二藥，又五十餘劑，尋愈。月經兩月而至，適因怒去血過多，發熱作渴，肢體瘦倦，頭目暈痛，用逍遙散加味歸脾湯二藥調補痊。

一婦人飲食少思，胸膈不利，或胸中作痛，或大便作瀉，或小便不利，用逍遙散加山梔茯神遠志木香而愈。後因怒寒熱往來，倦怠煩熱，以前藥加炒黑黃連三分，頓愈。用八珍湯調理。後因怒吐血，燥渴，用人參五錢，芩朮當歸各三錢，

陳皮甘草各一錢治之而愈

一婦人內熱口乾頭暈吐痰帶下體倦飲食少思此脾氣虛弱而不能生肺金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脾氣漸強飲食漸進諸症漸退再用加味逍遙散治之尋愈

一婦人日晡熱甚月水不調飲食少思大便不實胸膈痞滿頭目不清肢體倦怠發熱煩燥此七情肝脾虧損之症用濟生歸脾湯加味逍遙散補中益氣湯調治元氣漸復而愈

一婦人胸脇膨滿小腹悶墜內熱晡熱飲食不甘體倦面黃目晡則赤酒淅惡寒此脾肺氣虛先用六君加川芎當歸

諸症漸愈。又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諸症全愈。然飲食失節、勞怒惡寒、發熱不食用。加味小柴胡二劑而熱退。用逍遙散歸脾湯調理而愈。

一婦人月經不調、飲食少思。日晡熱甚。此肝脾氣血俱虛。用十全大補加山藥、山茱、丹皮、麥冬、五味而愈。次年秋寒熱如瘡。仍用前藥而愈。

沈大方室趙氏初患痰喘熱渴。或以降火散氣治之。肌日削而氣日索。延至甲辰木旺痰盛。身熱口腐。腹脹神昏。絕食此乃虛熱無火。薛投壯水生土之劑隨愈。至戊申夏初坐則頭墜不能視。卧則背冷透體。煩熱暈眩。咳嘔痰涌。手足

麻冷勢成危殆。薛曰：此內真寒而外假熱也。遂與薑附大
補之劑三四劑，勢漸安。仍以前藥加減而愈。此沈自述之案

胡念菴治一中年婦，夜熱咳嗽，本小疾耳。爲張李二醫合用
滋陰退熱藥。應是苦寒之劑月餘，致面青脈急，喘促吐血，嘔沫日

數升，飲食不進。二醫束手，覆而不治。胡爲重用參附十餘
劑而安。此非其本原受虧，乃悞藥所致。故易收功也。醫林指月

立齋治一儒者，每春夏口乾發熱，勞則頭痛，服清涼化痰藥。
瀉喘煩燥，用香薷飲，神思昏憊，服大而虛。此因閉藏之際。
冬月不遠幃幕爲患，名曰疰夏。凡稟賦薄弱，即小兒亦多此病。用補中益氣
湯，去升麻柴胡，加五味麥冬炮薑一劑，脈益甚，仍用前藥。

加肉桂五分服之卽甦。更用六味丸而痊。

○司空何燕泉小便赤短體倦食少缺盆作痛此肺虛不
能生腎水當滋化源用補中益氣六味丸加五味而安。
王庶吉士黃伯鄰發熱吐痰口乾體倦自服補中益氣湯不應。
薛謂此金水俱虛之症兼服地黃丸而愈後背患一癩煩
痛寒熱彼嘗偕視郭主政背疽郭不經意決其殞於金旺
之日果然已而郭氏妻孥感其毒皆患惡瘡黃所患與郭
同心甚恐曰此小瘡也憎寒等症皆陰虛舊症果是瘡毒
亦當補氣血乃以地黃丸料煎與服之卽睡良久各症頓
退自後常有頭面耳目口舌作痛或吐痰眩暈服四物黃

連黃柏愈。

少司空何瀟川足熱口乾。吐痰頭暈。服四物黃連黃柏飲食卽減。痰熱益甚。用十全大補加麥冬五味山藥山茱萸而愈。

薛甥凌雲。青年十五。壬寅夏見其面赤唇燥。形體消瘦。曰子病將進矣。癸卯冬復見之。曰。子病愈深矣。至甲辰夏。胃經部分有青色。此水乘土也。始求治。先以六君加柴胡白芍。山梔蕪荑炒黑。連數劑。及四味肥兒。六味地黃二丸。及參芩白朮歸芍。山梔麥冬。五味炙草三十餘劑。肝火漸退。更加柴胡胆草二十餘劑。乃去芍。加肉桂三十餘劑。及加減。

八味丸元氣漸次而復

一儒者因屢婚脚腿軟痛面黑食減惡寒足腫小腹脹痛上氣痰喘此少陰虧損陽氣虛寒之症用八味丸料煎服諸症頓除又服丸劑半載元氣漸充形體如故

降虛丸
一男子年逾二十早於斷喪夢遺精滑睡中盜汗唾痰見血足熱痿軟服黃柏知母之類曰此陽虛而陰弱也當滋其化源不信恪服之前症益甚其頭漸大顱門漸開視物皆大吐痰喊叫乃如法調補諸症漸退頭頸漸斂而安

一儒者口乾發熱小便頻濁大便秘結盜汗夢遺遂致廢寢用當歸六黃湯二劑盜汗頓止用六味地黃丸二便調和

用十全大補湯及前劑兼服月餘諸症悉愈

朱丹溪治王廿四大發熱。脇痛。咳嗽。紅痰。口渴。大便祕。倦怠。脈稍數而虛。詢之發熱曾飲水一碗。病因飲水不節。或積病發。又飲冷水。傷胃成虛。傷肺成痰。白朮一錢半。人參。陳皮。川芎各一錢。白芍。黃芩。桔梗。炙草各五分。作二帖煎取八分。入竹瀝二分。再煎沸熱飲下。龍鬚丸廿丸。如嗽三十

丸。

立齋治一婦人素勤苦。冬初患咳嗽發熱。久而吐血。盜汗。經水兩三月一至。遍身作痛。或用化痰降火。口禁筋摶。此血虛而藥損耳。遂用加減八味丸及補中益氣加參。冬五味。

山藥治之年餘而愈

柳叔度言吾養生無他術。但不以元氣佐喜怒。使氣海常溫耳。今人既不能不以氣海佐喜怒矣。若能時灸氣海使溫。亦其次也。予舊多病。常苦氣短。醫者教炙氣海。氣遂不促。自是每歲須一二次炙之。以氣怯故也。資生經

羅謙甫云。丙辰秋楚邱縣賈君次子二十七歲。病四肢困倦。躁熱自汗。氣短飲食減少。咳嗽痰涎。胸膈不利。大便閉。形體羸削。一歲間更數醫不愈。或曰明醫不如福醫。某處某醫雖不精方書。不明脈候。看症極多。治無不效。人因之曰福醫。詒曰。饒你讀得王叔和。不如我見過病症多。頗有可

信試令治之。醫至診其脈曰：此病子飽諳矣。治之必效。於肺俞各灸三十壯。以蠲飲枳實丸消痰導滯。不數服大便溏泄無度。加腹痛食不進愈添困篤。其子謂父曰：病久瘦弱。不任其藥。病劇卒冬。予從軍回。其父以告予。予曰：內經云：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俱不足。瀉之則重不足。此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臟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壯者不復矣。故曰不足。此其理也。令嗣久病羸瘦。乃形不足。氣短促。乃氣不足。病漸作時嗜卧。四肢困倦。懶言語。乃氣血皆不足也。補之惟恐不及。反以小毒之劑瀉之。虛之愈虛。損之又損。不死何待。賈君嘆息而去。予感其事。略陳其理。

夫高醫愈疾。先審歲時太過不及之運。察人血食布衣。勇怯之殊。病有淺深。在經在藏之別。藥有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治有緩急。因用引用返正之則。孫真人云。凡爲太醫。必須諳甲乙素問。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三部九候。五藏六府表裏孔穴。本草藥對。仲景叔和諸部經方。又須妙解五行陰陽。精熟周易。如此方可謂太醫。不爾則如無目夜遊。動致顛殞。正五音者必取師曠之律呂。而後五音得以正。爲方圓者必取公輸之規矩。而後方圓得以成。五音方圓。特末技者。尙取精於其事者。况醫者人之司命。列於四科。非五音方圓之比。不精不醫。不通不脈。不觀諸

經本草，倖而運通命達，而號爲福醫。病家遂委命於庸人之手，豈不痛哉。噫，醫者之福，福非渠者也。渠之福，安能消病者之患焉。世人不明此理，而委命於福醫，至於傷生喪命，終不能悟。此惑之甚者也。悲夫。

薛立齋云：辛丑年，余在嘉興屠漸山第，有林二守，不時昏憒，請治之，譖語不絕。六脈按之如無，此陽虛之症也。當用參附湯治之。有原醫者，陽喜而迎曰：先得我心之同然，遂服之，卽靜睡，覺而進食，午後再毗，神思如故。其脈煩，歛余返後，又詐云：用附子多矣，吾以黃連解之，陰仍用參附湯觀仲景先生治傷寒云：桂枝下咽，陽甚卽斃。硝黃入胃，陰甚

乃亡不辨而自明矣。吾恐前言致悞患者，故表而出之。
薛甥居宏年十四而娶，至二十形體豐厚，發熱作渴，面亦作
脹，或外而砭血，內用降火，肢體倦怠，痰涎愈多，脈洪數鼓。
指用六味丸及大補湯加麥冬、五味而痊。

馬元儀治汪周拔子，患弱症經年，諸治不效，診其脈，兩寸浮
大而虛，關尺虛小，咳嗽夢泄，面色枯白，不任風寒，曰：兩寸浮
浮虛衛外之真陽不固，兩尺虛濶腎中之真陽亦弱，較陰
虛咳嗽之症不啻天淵。擬玉屏風散，多加人參以益真氣，
而充腠理，不數劑而咳嗽漸已，稍可當風，兼令早進七味
丸，以養腎氣而主蟄藏，兼服大造歸脾丸，補心脾而充血。

氣如是調兩月而安。

何繼武患寒熱躁煩。足冷如冰。汗出如注。兩脈虛微。形氣病氣俱屬不足。責之脾胃二經虧損。虛寒內伏。雖見寒熱有似表邪。而躁煩自汗足冷。已兆虛陽欲脫之機。況兩脈虛微。尤非表邪可散之比。若行表散。是速其陽之亡也。法當大溫大補。和養中州。生發陽氣。方可圖愈。因與附子理中湯。二大劑。汗止。足溫。寒熱漸已。數劑霍然。

沈氏僕惡寒發熱。時躁煩。兩脈空大。自覺氣從耳鼻衝出。洞然若無關閘。此肺脾虧損。陰火內動也。凡人受天之氣。必先入肺。乃行於下。其別氣走於耳。宗氣出於鼻。亦從胸中

注於肺以行其上是肺實居氣之要路以行治節肺藏虧損則氣之出入皆失其常法當補脾歛肺而氣自治矣黃芪白朮各五錢炙草防風各一錢二劑脈稍歛熱稍減四劑而燥已耳鼻間氣治如常再以七味地黃丸補養水藏而愈

王維春年三十攜妓縱恣月餘內虛之下不耐煩暑當夜露坐明日遂寒熱躁煩自汗不止面赤如粧兩脈虛微此陰虛陽暴絕也非夏月傷暑脈虛而身熱自汗之比若行表散氣浮不返躬用人參一兩附子二錢回陽返本服後汗止神清躁煩俱息明日診之兩脈轉爲洪數但重按少力

先回其陽
以救其陰

此脈症無可慮矣。但陰虛之極，恐陽氣無偶，終亦散亡。治法不可救陽而賊陰，但當養陰以戀陽，得其平而止。用生首烏、人參、甘草、橘紅、黃芩、知母等四劑，寒熱平而愈。

○○

張子和曰：嘗過鳴鹿邸中，聞有人呻吟聲息，瘦削痿然無力。余視之，乃五虛症。急以聖散子二帖作一服，服之。此症非

五虛症

肺腫皮浮

三錢二錢可塞也。續以胃風湯、五苓散等各作大劑，使頓服。注瀉方止，而漿粥入胃不數日而其人起矣。故五虛之

人不加峻塞，不可得實也。庸工治症，草草補瀉，如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竟無成功。反曰：虛者不可補，實者不可瀉。此何語也？吁！不虛者強補，不實者強攻。自是庸工不識虛

少氣、泄利、飲食不入。

實之罪，豈有虛者不可補？實者不可瀉哉？

五虛者脈細皮寒少氣泄利前

後飲食不入也

簡單

繆仲淳治陸作先乃正咳嗽飽脹痰喘水火不通眠食俱廢人參君白芍臣蘇子炒研極細佐枇杷葉三大片茯苓使

二服得眠大小便通啖粥廣筆記

湖廣張仲虎客邸耽於青樓且多拂意之事至冬底發大寒熱咳嗽吳中醫者皆以外感治之發表和解無不遍試毛子晉拉繆視之見其神色消耗脈氣虛數中時復一結咳嗽有血卧不貼席繆謂子晉曰此陰虛內傷症也陰精虧竭故脈見虛數內有瘀血故結脈時見肺肝葉損所以卧

不能下。此不治之症。况誤認外感。多服發散。復蹈虛虛之戒耶。不數日而歿。

太學許韜美形體卑弱。神氣短少。且素耽酒色。時常齒衄。辛未春偶患右乳傍及肩背作痛異常。手不可近。捫之如火。日夜不眠。醫以內傷治之。服桃仁紅花乳沒延胡靈脂等藥二十餘劑。不效。診之六脈虛數。肝腎爲甚。斷爲陰虛火旺之症。當滋陰養血。扶持脾胃。俾陰血漸生。虛火降下。則痛不求止而止矣。如必以和傷治痛爲急。則徒敗胃氣。尅削真元。非所宜也。用生地丹皮白芍牛膝枸杞續斷石斛。甘草桑枝麥冬蘇子。囑其服十劑方有效。以陰無驟補之。

陰虛內熱

治法

法也。八劑後復診，其脈氣漸和，精神漸旺，雖痛未盡除而生機躍然矣。惜其欲速太過，惑於羣小，復以前藥礞追一月後，胃氣果敗，嘔逆，陰血愈耗，潮熱腹脹，再半月而死。

顧季昭患陰虛內熱，仲淳曰：「法當用甘寒，不當用苦寒。」然非百餘劑不可慎，勿更吾方，欲加減，使吾徒畧加增損可也。果百劑而安。天冬、麥冬、桑皮、貝母、枇杷葉、白芍、蘇子、車前各二錢，地骨皮、鱉甲各三錢，五味子一錢。

姚公遠內子病，延伸淳入診，其繼母乘便亦求診。仲淳語伯道曰：「婦病不足慮。」嫂不悅，聞者駭甚。曰：「吾方新婚，亡大恙，何至是耶？」仲淳曰：「脈弦動，真弱症也。」不半歲，夜熱咳嗽。

先見之症

勢漸劇。倉皇延伸淳至。疏方與之曰。此盡余心爾。病不起。
安逾年。醫家百藥襍試竟天。廣筆記

瞿元立夫人素清瘦。不耐煩勞。一日謂仲淳曰。弟婦未生子而弱煩。兄爲診其故。次日仲淳往。診得其脈細無神。趙文肅公問曰。兄從元立許來。診其嫂得何脈。曰。今雖無恙。必不久矣。文肅頓足曰。有是哉。天胡厄善人甚耶。此丙戌四月事也。至秋夫人歿。同上

祝氏婦年五十餘。患中滿腹脹。兼崩漏下清。上則下虛彌甚。實下則上脹彌甚。仲淳爲立二方。以蘇子石斛陳皮貝母。元參人參白芍。治其上。以地榆阿膠木瓜牛膝杜仲茜根。

椿皮治其下。各爲丸分食前後服之。尋愈。

同

來天培治周殿先室。年近古稀。每病胸中痞塞。背寒。或時氣逆嘔吐。有塊在胸下。飲食不思。數日稍痊。或用山梔黃。連木香。香附。吳萸等藥。勿效。診之。六脈浮細而軟。曰。此肝腎氣虛上逆之症。宜滋肝益腎。養血扶脾。引火歸源之劑。用牛膝。澤瀉。歸芍。枸杞。茯苓。山藥。萸肉。沉香。肉桂。二劑諸症霍然。後復作服。此卽痊。

有士人觀書忘食。有紫衣人立前曰。公不以思。思則我死矣。

問其何人。曰。我穀神也。於是絕思而食如故。

醫說續編

吳橋治方生。年二十五。內而早起。榜腹而服勞。無何而發熱。

頭痛醫以爲內熱。乃用清涼。三日汗流昏憊。欲絕。橋診六脈皆不應指。甚則微若蛛絲。語其父曰。郎君甚危。此虛脫也。急宜重劑溫補。卽稍緩無及矣。父惟唯。唯一劑而愈。近日乃大安。

大函

集

方勉孝丁年病孱。面目生赤。食與肌遞減矣。卽內卽遺。皆不害。或病瘧。日三四發。亦如常。第多一行。則自項領以上。凡在頭頤。面目髮膚。忽若崩穢。昏眩不支。嗒焉欲喪。遞進補劑。久而無功也。橋診之。心腎微數。無力。曰。病得之旣內。而臨小溲。忽受驚恐。法當分治。病者俛首唯唯。於是早剝補腎。

晚剝補心。旬月而愈。

同上

瓊玉膏方
及其主法

二斤人參六兩

靈仙加沈香血珀各一錢五分

右以地黃汁同蜜煎沸

用絹濾過將參爲細末入煎汁和勻以磁瓶用綿十數層
加箬葉封好入砂鍋內以長流水浸沒瓶頸桑柴火煮三
晝夜取出紙封札口以蠟封固懸井中一日取出仍煮半
日湯調服徐靈胎曰此爲血症第一方乾生地四兩浸透
可取自然汁一兩若浙地則十斤祇取自然汁一斤須三
十斤方可配諸藥故修之方必隨時地交通也

集靈膏西洋參刮去皮飯上蒸晒乾九次杞子懷牛膝酒蒸
天冬麥冬懷地仙靈脾等分熬膏白湯或溫酒調服此方

始見於廣筆記無仙靈脾云出內府又於治法彙併無牛膝方後注血虛加當歸脾虛加白朮且云治一切氣血虛身熱咳嗽者皆獲效凡少年但覺氣弱倦怠津液短少虛火上炎正合服之免成勞病理虛元鑑治咳嗽去參膝加杞子甘桔元參峻補肝腎之陰實無出此之右者

十灰散治吐血咯血嗽血先用此藥止之大薊小薊荷葉側柏葉白茅根茜草根梔子川大黃丹皮棗櫚皮等分燒灰存性研極細末以紙包置泥地上一夕出火毒每服五錢。藕汁或萊菔汁或京墨汁半碗調服周揚俊云治吐血者。首推郭氏而先以此方止血明明刻劑毫無顧忌細玩始

知先生意之到理之深也。人生於陽根於陰，陰氣虧則陽自勝。上氣爲之喘促，咳吐痰沫發熱面紅，無不相因而生。故留得一分自家之血，卽減得一分上升之火，易爲收拾。何今日之醫動以引火歸經爲談，不可概用止血之味，甚至有吐之爲美壅，反爲害之說，遂令遷延時日，陰虛陽旺，煎熬不止。至於不救果誰之咎乎？引經而緩時日，冀復元神，有形之血，豈能使之卽生而無偶之陽，何法使之卽降。此先生所以急於止血之大旨也。

雄按諸藥燒灰，皆能止血，故以十灰名方。但止衄之品，棗榔一味，餘皆清熱行滯破瘀之器，難保止血而無兜。

滌留瘀之弊。雄每用之並無後患。何可視為割剝乎。

太平丸治久咳嗽肺痿肺癰。天冬麥冬知母貝母款冬花各二兩。杏仁當歸熟生地黃連各二兩五錢。蒲黃京墨桔梗薄荷各一兩。右十四味研細末和勻。以白蜜四兩於銀石器中煉熟。再入阿膠二兩五錢。俟烊後下諸藥末攪勻。再入麝香少許。熬三五沸。卽彈丸子。大食後細嚼一丸。薄荷湯緩化下。臨卧噙此丸。仰卧使藥氣入肺竅。則肺清嗽止。凡咳嗽服此七日卽痊。

潤肺膏治久嗽肺燥肺痿。羊肺一具。杏仁淨研。柿霜真酥真粉各一錢。白蜜二兩。右將羊肺洗淨。次將五味入水攪粘。

灌入肺中。白朮煮熟如常服食。周揚俊云。血去則燥。燥則火旺。肺枯欲從腎滋水而不先滋水之母。有是理乎。然肺爲多氣少血之臟。故一切血藥概不欲用。以羊肺爲主。諸味之潤者佐之。人所易能也。若以真粉之甘涼。不獨清金。且以培土。人所未知也。此治上損之主劑也。肺熱葉焦之瘦飲不解渴之上消並可仿爲此法。可爲治損聖手。故葉氏治吐血諸證皆宗之。奈後人多從醫貫入手。不分上損下損。惟六味八味等方而已。宜其無效也。

○ 燰理十全膏平補陰陽調劑氣血。人參炙芪各三兩。白朮六兩。熟地八兩。當歸白芍川芎各二兩。炙草一兩。熬膏將成。

入龜膠四兩收之窖內去火氣每開水調服數錢此薛一
瓢方也其方論云古人治無形之勞怠必培以甘溫人參
爲君白朮爲臣黃芪爲佐甘草爲使有形之勞倦必助以
辛溫歸芎是也資以酸甘芍地是也故以八味爲首旨而
拘築以內之特如鹿之勤能通腎脈龜之淨能通任脈此
二膠者各稟一德草木力微賴以神其用也陰陽兩虛者
服之無偏勝無不及又或陳皮半夏以利樞機先爲走道
之劑凡培養元氣方之宜簡而純簡則臟腑易承氣血亦
易行純則溫厚和平可以補偏救弊俾自相灌注循環之
理無端生生不已以合其先天所賦流行之道若稍穿鑿

非本然之理矣

杜勞方專治骨蒸勞熱。羸弱神疲腰脊痠痛四肢委軟遺精
吐血欬嗽吐痰一切陰虛火動之症。輕者二三料全愈重
者四五料除根。若先天不足之人。不論男女未病先服漸
可強壯以其性味中和久任亦無偏勝之弊。勿以平淡而
忽之。枇杷葉五十六片刷去毛鮮者尤良。去皮切片大棗
八兩熟後去皮煉白蜜一兩便燥多加塘瀉勿用。先將枇
杷葉放砂鍋內前透去渣絹取清汁後將果蜜同拌入鍋
鋪平取枇杷葉汁浸之。黃半炷香翻轉再煮半炷香收器
內。每日隨意溫熱連汁食。咳嗽多痰加川貝母末一兩起

時加入一二滾卽收吐血加藕汁同煮。

○盧勞慾火甘梨汁胡桃肉研各一斤芽茶五兩生地當歸末各六錢熬至滴水成珠入鷄子清一枚收瓮內封好冷水浸去火毒每服一匙

慎桑五書曰損病六脈俱數聲啞口中生瘡晝夜發熱無閒經云數則脾氣虛此真陰虛也用四君加黃芪山藥蓮肉白芍五味子麥冬去頭煎不服。服第二三煎此養脾虛之法也。服十餘日發熱退口瘡漸好方用丸劑如參苓白朮散亦去頭煎晒乾爲末陳米鍋焦打糊爲丸如綠豆大。每服三錢或上午一錢白滾湯下蓋煎去頭煎則燥氣皆去。

遂成甘淡之味。淡養胃氣，微甘養脾陰。此師相授受之語，無輕忽焉。

黃錦芳治一女患虛勞症脈雖數而不甚是，尙可治。但飽不思飲食，痰涎甚多，索前醫單視之，用白朮、地黃以補脾清火，廣半附子以除痰固虛，意頗周密。但病多水壅，白朮之滯地黃之溼，皆所不宜。改用香砂橘半以疏其脾，飲食漸加至三劑，微見陰火起，隨用龜板阿膠潛伏之味，而火漸息，食漸加，痰漸少。以後隨病增減，總以疏脾滯爲要，遂愈此。乃陽傷六七，陰傷二三，勞在將成未成之際，故尙可治。若再用白朮、地黃，必不救矣。凡虛勞症，脾肺俱損者，卽爲

難治。脾喜燥而惡溼。肺苦燥而喜潤。飲食不進。宜用香砂。
則於肺燥不宜。欬血吐血。宜用膠地。則於脾溼不宜。惟燥
熱甚而能食。不瀉者。潤肺當急。而補脾之藥亦不可缺也。
倘虛極不食而瀉多。雖咳嗽不寧。亦必以補脾爲急。而滑
潤之品不可輕投。蓋脾有生肺之能。肺無補脾之力。故補
脾之藥尤要於補肺也。至於脾腎俱傷者。尤難措手。方欲以辛溫快
脾。而甘寒補腎。而食少不化。又恐不利於脾。方欲以辛溫快
脾。而陰氣耗竭。又恐愈損其水。兩者並衡。而卒以健脾爲
急者。以脾上交於心。下交於腎也。要知滋腎之中。扶以砂
仁沉香。壯脾之中。參以牛膝。免絲龜板。隨時活法以治之。

庶幾有濟。葛可久曰：勞症施治宜早。若至脾敗不食，則萬無一生。故治勞須於平時力救脾胃爲佳。尤在涇曰：風勞骨蒸久而欬嗽吐血脈來弦數者，柴胡梅連散主之。蓋邪氣久積於表裏之間而不退，非可一汗而去者。故用柴胡之辛散，必兼烏梅之酸收，而久積之風內蘊骨髓者已變風之體而爲熱，則宜用黃連前胡之苦寒以清之。然兵無向導，則不達賊境；藥無引使，則不通病所。新病且然，况伏邪乎？故膽以合膽，髓以合骨，韭白之通陽，童便之通陰，而表裏肌膚之和，庶盡出歟。

羅氏秦艽鰲甲散與柴胡梅連同意，亦治風勞骨蒸肌熱之

症然減前胡之洩氣而加當歸之和血去黃連之苦寒而用青蒿之辛涼氣味爲較和矣久病之人未必不宜緩法也。

○陽虛者氣多陷而不舉故補中益氣多用參芪术草甘溫益氣而以升柴辛平助以上升陰虛者氣每上而不下故六味丸多用熟地萸肉山藥厚味體重者補陰益精而以茯苓澤鴻之甘淡引之下降氣陷者多滯陳皮之辛所以和滯氣氣浮者多熟丹皮之寒所以清浮熱六味之有芩澤猶補中之有升柴也補中之有陳皮猶六味之有丹皮也其參芪歸木甘草猶地黃茱萸山藥也法雖不同而理

可通也。

歸脾湯兼補心脾。而意專治脾。觀其於甘溫補養藥中。加木香醒脾行氣。可以見矣。龍眼遠志。雖曰補火。實以培土。蓋欲使心火下通脾土。而脾益治五臟受氣。以其所生也。故曰歸脾。

○虛勞之人。氣血枯耗。生氣不榮。則內生寒冷。張鷄峯所謂冷勞是也。宜建中復脈。八味腎氣之屬。甘溫辛潤。具生陽化陰之能。著治之亦有邪氣淹滯。經絡瘀鬱者。元珠所謂體虛之人。最易感於邪氣。當先和解。微利微下之。次則調之。醫不知而遽行補劑。往往致使邪氣不解。是故虛勞之治。

固不必專以補陰降火爲事也。

羅氏論虛勞之症。都因邪伏血鬱而得。不獨陰虧一端。至晚寒熱時減時增。其爲陽陷入陰可知。滋腎生肝最爲合法。畧加損益。不必更張也。熟地白朮皮茯苓淮山藥柴胡
鱗甲炙草。

○真陽氣弱。不榮於筋則陰縮。不固於裏則精出。不衛於表則汗泄。三者每相因而見。其病在三陰之樞。非後世方法可治。古方八味丸專服久服。當有驗也。

○肺實於上。腎虛於下。脾困於中之候也。然而實不可攻。姑治其虛。虛不可燥。姑溫其下。且腎爲胃關。而火爲土母。或有

小補未可知也

金匱腎氣丸

裴兆期曰。補虛之最切要者。在扶胃氣。胃氣強則飲食進飲食進則氣血生。補何如之。今之不善補者。概用歸地參术甘草黃芪等類。以爲補虛之法。莫此若矣。不知此等品類皆甜膩壅膈之物。胃强者尚可。胃弱者服之。不脹則瀉。不瀉則嘔吐而不能食矣。病不轉加者。未之有也。

一宦室妾年二旬。不甚得所。抑屈傷脾。飲食漸減。幾半歲後乃月事不來。日晡潮熱。醫以養血滋陰爲治。寢至肌肉消爍。喘息不眠。惡心不能食。大便不通。脈來數弦。右關特細。素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爲

風消爲息責者。卽此類也。在法不治。旬餘果卒。夫二陽者。
胃與大腸也。病者傳化失常。飲食少進也。發心脾者。治於
脾心也。因不得遂其隱曲之情。心脾屈結而發也。心生血。
脾統血。腸胃既病。則心脾無所資。而血脈枯。故不月。血既
枯。則陰不勝陽。而生熱。熱盛則生風。而肌肉消爍矣。故曰
風消。肺屬金主氣。金爲熱迫。則氣上竄。喘息不寧。故曰息
責。初起時。卽宜開導腸胃中積滯。使真氣流通。胸膈寬利。
能飲能食。始用血分等藥。調月事之不來。退日晡之潮熱。
方爲正治。乃不審二陽。因抑屈久。而積滯不行。爲受病之
根。漫執月事不來。日晡潮熱。是血少陰虛。不用逍遙。則用

四物朝餐暮餌而卒至於死良可歎也。女子患此者甚多。余故詳著其證，并釋經義云。

或曰、養血滋陰之藥。世皆用之以補虛勞不足者也。予且謂有傷脾之患。而大補丸反多耗氣之品。何以取之。曰此深有當於脾胃元氣本然之妙。乾乾不息者也。晝夜循環於臟腑肢體關竅間。若天行之健。而未始或息停者也。細思此方雖用人參白朮補氣爲君。而又以滲溼消痰之茯苓半夏爲臣。更以開滯疏壅之枳實山楂陳皮厚朴木香砂仁黃連神曲谷芽爲佐使。名爲大補。而實無有所謂大補之藥。爲使脾胃通調胸膈和利。能飲能啖。不失其常。降濁

升清時靡有閒。旋推以陳。旋致以新。助彼乾乾不息之妙而已矣。雖無所謂大補之藥。而大補之理實具焉。以故每施之脾胃氣衰之人。爲脹爲腫。爲痞爲痰。爲久瘧久痢。與高年百損。產後諸虛。而不克加餐等病。屢獲奇效。不然則山楂實厚朴陳皮等藥。耗元氣者也。曷有補於人哉。一宦者以積勞後。間發往來之熱。漸至形神枯槁。懶於動止。飲食日損。不知味累月矣。醫作脾虛治。用補中歸脾參苓散大補脾丸等藥。皆罔效。余視之。六脈虛且濡。而尺爲甚。此腎氣虛。而脾無所稟也。治當於兩腎中培化原之本。則脾始充。而病斯已矣。用柴河車一具爲君。熟地二兩爲臣。

杜仲生黃肉破故紙山藥芡實各一兩。茯苓益智砂仁青
鹽各八錢爲佐使。卽以河車地黃二味酒煮搗丸如桐子
大。服不踰月而形氣飲啖俱如初。蓋急欲下達以固腎而
救脾。故不但用辛能潤腎之砂仁爲向導。而又加鹹能下
降之青鹽爲直入之兵。毫不敢雜他臟之藥。以分其勢。若
加入參水。勢必顧戀中州。而下行之力反緩。安能直入腎
以培土而捷效乎。

或問勞瘵痰嗽。治以二冬二母欬冬紫荆菀之屬。十九不效
者何也。曰勞瘵痰嗽。非肺病也。原於先天腎陰虧敗。不能
制火。火無所畏。亢而刑金。金極則鳴耳。此謂水泛爲痰之

嗽非風痰熱痰飲痰涎諸症可比。法當峻補真陰，佐以味鹹下降之品。徐徐引之歸元，始爲善法。然則補陰下降之物，其孰爲優？則惟童便一味爲上藥耳。童便味鹹性溫，溫可養元氣。鹹則歸腎，速而引火下行。實人身中之氣血藥也。用治本元虧損之病，則同氣有情而易入。褚氏謂服寒涼者百不一生，服洩使者百不一死，良以此也。

一人年三十餘，積病而多欲，遂起熱兼旬，無盜汗，六脈飲食不減。此勞症之微而未深者也，正與養血滋陰治法相合。藥用生地三錢，醋炙鱉甲二錢，知母當歸柴胡丹皮山萸肉各一錢，黃芩六分，煎服六劑而熱平。隨灸百勞膏肓二

穴以杜其根更以河車丸與之調理。不目形氣飲服。候俱如初而愈。葛可久曰：勞症最爲難治。當治於微病之時。莫治於已病之後。今此病正當微發之時。故能取效於旦夕間耳。若不早爲之治。必至乾欬聲嘶。肌消腸滑。脈來細數。而莫能挽回矣。患此者不可不防微而杜漸也。

昔王好古論人參曰：肺熱用之則傷肺。王節齋論人參曰：陰血虛血證忌服。服之過多必不治。余深昧之。皆千古不可移易之繩墨。何後之妄議其非者。紛然耶。是豈詞不足以發其理。而人莫之解歟。非也。唱和成風。耳熱心癮。遂不復有擗其理而正其誤者。謂非吾道之一大不幸哉。夫所謂

肺執者。卽陰虛之肺熱也。所謂陰虛者。卽陰虛也。蓋肺執謂陽獨盛。陰虛謂陰獨虛。則陰獨虛。不足以化陽爲火熾。火則熾金。而咳血咯血。乾嗽聲嘶。諸肺熱之候。所從出矣。此症有陽無陰之病。治當曲盡養陰之法。以化陽而救熱。遽用人參助其陽氣。則肺愈熱而陰愈虛。嗽喘痰血不愈。甚乎。此兩先生所以諄諄垂戒也。

藜按方書於虛勞症無不執陽生陰長之說。主用參芪。然投之陰虛火旺之軀。無不輒敗。想諸老於此等病症。皆付之不治之列。故未嘗躬親閱歷。細心體驗也。理虛元鑑。獨持清金保肺之論。可稱卓見。然其用藥亦斤節。

齋爲醫論實不免隨聲附和之失。裴公此論與歸重脾胃一着皆治虛勞之要法。具見高出前人遠甚。學者不可不細參也。原文反復辨論其說甚詳。然精意已在於此。故節之。

●虛勞病惟於起初時急急早灸膏肓等穴爲上策。外此則絕房室。息妄想。戒惱怒。慎起居。節飲食。以助火攻之不逮。一或稍遲。脈旋增數。雖有良工。莫可爲矣。至於藥餌。則貴專而少。不貴泛而多。萬不可漫聽名流。積月窮年。不廢潤肺滋陰之藥。蓋此等藥。其名雖美。釀禍極深。不可不知。不可不慎。

○凡勞心勞力之人。須時時偷閒歇息。以保既耗之元氣。蓋氣根於息。息調則氣調。氣調則一身之中。無不流通四達。百脈安和。神情清泰。雖勞不甚苦人矣。調息之法。端默靜坐。隨境澄心。口目俱閉。上於鼻中徐呼徐吸。任其自然。勿得作意思維。若着力太重。反使本來不息之真。窒而不利。此治虛勞之妙法。斂而行之。無有不驗。勝於藥餌多矣。

○凡用補藥。必先瀉邪。邪去。則補藥得力。譬之縫衣。先除垢膩。而後粉飾可加耳。若專事補。而不知邪氣之當瀉。補必爲害。此用藥之真訣。凡病皆然。而勞症尤爲切要。

○虛勞病未嘗非陰血虛也。雖聖人復起。亦未嘗不謂陰血虛

也是則生熟地黃當歸知母元參天冬麥冬諸藥。豈曰無功。舉世遵而行之。豈曰不可。但此等之藥。既寒涼又濡潤。在脾胃既衰。水穀未減之時。用此治標則可。若多服久服。未有不使脾胃生化之源。而爲却穀減餐者矣。經曰血乃水穀之精。生化於脾。又曰脾爲至陰。人之陰虛。乃脾虛也。脾土一虛。則生化之源竭。何能運行水穀。而成陰血乎。故進滋補之藥者。當時時以飲食進退爲消息。但見飲食減少咳嗽熾盛。急思調和脾胃。兼行氣清金等藥。有司命之責者。豈可專執。而不知變通哉。

有客過而問余曰。一大病久虛人。容顏黃瘁。飲少減少。兩足

浮腫已經年歲氣血下陷無疑矣。速進補中益氣湯。反肋滿胸膨。嘔穢不能食。則奈何。余曰。據子所言。是誠氣虛下陷之病。然古人立教言有盡。而意無窮。雖然不足者補之。而不足之中。未始不兼有餘之病。於此而漫補焉。則不足者未補。而有餘者必熾矣。雖然下陷者清升。而清氣下陷者。未必絕無濁氣之在上。於此而漫升焉。則清氣未升。而濁氣已先橫矣。子之所以用升補而反劇者。大率近是。客曰。何以知其不足中之有餘。清氣上之濁氣乎。曰。以證知之。夫證之見於外者。如惡膨滿痰嗽喉痛腹痛作瀉。與飲食有妨之類是也。此卽所謂有餘之病。兼在上之濁氣也。

升補之法。便須酌量而施之。然此乃見症之顯者。更有症雖見而實隱。尤爲難察。如本不惡心。而胸中則時懊憹。本不膨脹。而肋間隱刺痛。本不痰嗽喉痛。而偶然似哽似噎。本不作痛作瀉。而大便不時。至欲解不解。本不妨飲食。而亦時有厭飫而難安。如此等症。亦卽有餘之病。兼在上之濁氣也。升補之藥。便須酌量而後施。非用心精而晰理密者。不能也。故用補中益氣湯。必審之當。而察之詳。始用之無弊矣。

此段審症最爲精細。凡脾胃之症。如此推求。非專爲補中益氣湯言也。

火燎

方

江陰萬融病勞四體如焚寒熱煩燥一夜夢一人腹擁一月光明使人心骨皆寒及寐而孫元規使人遺藥服之遂平叩之則明月丹也乃悟所夢方用兔矢四十九粒硝砂如免矢大四十九粒爲末生蜜丸梧子大月望前以水浸甘草一夜五更初取汁送下七丸有蟲下急鉗入油鍋內煎殺不下再服無不愈者沈存中良方

一貴婦病療得神傳膏方乃剪草一味每用一斤淨洗晒乾爲末入生蜜二斤和爲膏以器盛之忌鐵一日一蒸九蒸

乃止。病人五更起面東坐，不得言語，以匙抄藥四匙服之。良久以稀粟米粥飲下之。藥只冷服，米飲亦勿大熱。或吐或否，不妨。如久病肺損咯血，只一服愈。尋常噉血妄行，每服一匙可也。既而九日藥成前一夕，病者夢人戒令翌日勿亂服藥。次日將服藥屋上土墜器中不可用。又合成將服藥覆器，又不得服。再合未就，而人卒矣。此藥之異有如此。若小小血妄行，只一啜而愈也。此藥絕妙，而世失傳，惜哉。

哉

同上

△阿魏散治骨蒸傳尸勞寒熱羸弱喘嗽方亦載續夷堅志。阿魏三錢研青蒿一握細切，向東桃枝一握細剉。甘草如病

人中指許大男左女右童便三升半先以童便隔夜浸藥
明早煎一大升空心溫服服時分爲三次次服調柂榔末
三錢如人行十里許時再一服丈夫病用婦人煎婦人病
用丈夫煎合藥時忌孝子孕婦病人及腥穢之物勿令鷄
犬見服藥後忌油膩濕麵諸冷硬物服一二劑卽吐出蟲
或泄瀉更不須服餘半若未吐利卽當盡服之或吐或利
出蟲皆如人髮馬尾之狀病瘥卽吐利後虛羸魂魄不安
以茯苓湯補之茯苓茯神各一錢人參三錢遠志去心三
錢龍骨二錢防風二錢甘草三錢麥冬去心四錢犀角五
錢剉爲末生乾地黃四錢大棗七枚水二大升煎八分分

三服溫下如人行五里許時更一服謹避風寒若未安隔

一日再作一劑以上二方須連服之

居易

水邱先生歌訣水邱道人年一百煉得龍精并虎魄流傳此法在人間聊向三天助陰德扶危起困莫蹉跎此藥於人有效多不問陰陽與冷熱先將脾胃與安和脾經虛冷易生風最是難將冷藥攻閉却大便并上氣爲多厚朴與蔻荳此法精闢兩道方病人入口便知良但須仔細看形候莫向陰中錯用陽涕唾稠粘小便赤乾枯四體無筋力烏龍膏子二十圓便是枯焦得甘滴遺精夢泄腹膨高咳嗽陰熱爲患勞此病是陰須識認便當急下玉龍膏嗽裡痰

誕仰卧難陰陽交并候多端却須兼服訶黎散治取根源

病自安

準繩

薛立齋治一婦人素勤苦因喪子飲食少思忽吐血甚多而自止此後每勞則吐數口察症已具形體甚倦午前以補中益氣午後以歸脾湯送地黃丸而愈

一女子患前症反其唇視有白點此蟲蝕肺也薛云急尋獺肺治之不信果咳膿而歿後聞其弟兄三人皆夭於此症大凡久嗽當視其兩唇最易曉若上唇有點蟲蝕上步下唇有點蟲蝕下步

陳自明云昔人一女久病勞瘵爲尺蟲所噬磨服神仙追毒

反病人唇有白點者
出性理山

丸一粒、吐下小蟲甚多、更服蘇合丸遂愈

方見蟲症門

陳又云、一家患傳屍勞、兄弟五人、已死者三人、有方士令服
神仙太乙丹者、遂各進一錠、一下惡物如膿狀、一下死蟲
如蛾形、俱獲生、其人以此藥廣濟屍症、無不驗者、余嘗用
治一切襍病、及瘡疽等毒、未成膿甚效、其已成膿者、亦能
殺其大勢、考其藥品、雖不言補、令羸瘦之人服之、並效、誠
神劑也、然以價計之、用銀三錢、藥有七十二錠、可救七十
人、有力之家、合以濟人、近人制此、往往加以硃砂雄黃考
之、諸書並無此說、襍入恐反亂其真也、識者當自知之

方見

孫文垣治程道吾婦夜爲夢魘所驚時常暈厥精神恍惚一日三五發咳嗽面青常不思穀食日惟啖牛肉脯數塊屢治無效或謂寒痰作厥與附子肉桂厥益甚診之左脈弦右脈滑兩寸稍短道吾先娶二妻皆卒於瘵知其爲傳尸瘵症也不易治乃權以壯神補養之劑消息調理俟胃氣轉始可用正治之法人參茯苓柏子仁菖蒲遠志丹參當歸石斛以補養神氣陳皮貝母甘草紫菀化痰治嗽服半月無進退乃爲製太上渾元丹用紫河車一具辰砂鱉息香茯神紫苑牛膝八參各五錢射香五分煉蜜爲丸赤甲犀角各一兩鹿角膠紫石英石斛各八錢沉香乳香安

豆大每早晚鹽湯或酒送下三十六丸又製麝靨出獵丹
用牛黃狗寶阿魏安息香各一錢虎頭骨五錢喙木鳥一
隻獵瓜一枚敗鴉心破皮三錢射香五分天靈蓋一個酥
煉蜜爲丸雄黃三錢爲衣每五更空心葱白湯送下五分
三五日服一次與太上渾元丹相兼服纔半月精神頓異
不似前時恍惚矣但小腹左邊有一點疼前煎藥中加白
芍一錢服一月精神大好量厥不作矣次年生二女俞東扶曰
此較袁州道士所授方更奇蓋彼專於殺虫此則殺虫而兼穿經透絡搜邪補虛也

張路玉曰胡又曾患虛勞吐血一夕吐出守宮狀者一條頭
足宛然色如櫻桃不崇朝而癰

柴嶼青治宗室某子十五歲咳嗽吐痰兩脈細數陰虧已極辭不治強開一方後屢邀青以爲服藥漸愈飲食加增不得已再往而脈如故決其必不能起果然勞損病已不可往得驟驗乃虛陽暫伏也數服後

症皆仍舊矣臨症者不可不知

張三錫曰常見氣弱者往往生子多羸或母病陰虛稟來已弱加以過勞及鑿竅太早斷喪天眞遂成陰虛咳嗽吐血骨蒸非染也曾見一家五人悉患此病已殞其三家中競覓戶蟲藥予以丹溪法大補氣血使陽旺生陰繼以大造丸二人俱無恙

貴公在蜀作宣撫甚秘寶此法以膏肓之疾藥不能及熏之

卽效此方治咳嗽發骨蒸不已好雄黃三錢半茜草二錢
欬冬花一錢元參三錢百部三錢艾葉一錢雷丸厚朴爲
末以香爐有蓋者封固止留一小孔出烟患人以紙塞鼻
以口吸其烟久則飲少清米飲日三次蟲死嗽愈一方加
百部蕪荑仁蘇木熔黃蠟和攤紙上

葉餘慶字元善平江人自云嘗瘵疾其居對橋而行病不能
度有僧爲之炙膏肓穴得百壯後二日卽能行數里登降
皆不倦自是康強其取穴法但並足垂手正身直立勿令
俯仰取第七椎下兩旁同身寸各三寸炙時以軟物枕頭
覆面卧垂手附身或臨時置身取安便而已葉轉爲人灸

亦用此法云

針灸四書

○有人傳尸勞瘵寒熱交攻久嗽咯血日見羸瘦先以三物湯蓮心散煎萬不失一

土同

○昔人嘗與勞病婦人交，婦人死遂得疾。遇人云：勞氣已入臟急，令服神授散二斤。其病當去。如其言，服之幾盡，大便出一虫，狀如蛇，遂安。續有人服之，獲安濟者多矣。其法用川椒二斤，擇去子并合口者炒出汗，右爲末，每服三錢，空心米湯調下。須暈悶少頃，如不禁，卽以酒糊爲丸，如梧子大。

空心服三十九

危氏方

李士材診許氏女，吐血痰嗽六月，診之兩寸如爛綿，兩尺大

而數曰金以火爲仇。肺不淨濇。反得洪大。賊脈見矣。秋令可憂。八月五日復診。肺之洪者變而爲細數。腎之軟者變爲疾勁。日歲在戊午。少陰司天。兩尺不應。今尺當不應而反大。寸當大而反沉細。尺寸反者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計其期當死於十六日。然能食過期。况十六十七二日皆金未遽絕也。十八日交寒露。又值火日。經云太陰氣絕丙日。篤丁日死。言火日也。寅時乃氣血注肺之時。不能注則絕。必死於十八日寅時矣。病家以其能食。猶不肯信。果於十八日未曉而終。

徐書記有室女病似勞。醫僧發靖診曰。二寸脈微伏。是憂思

精神性治療

隔氣而勞。請示病實。庶治之無誤。徐曰。女子夢吞蛇。漸成此病。發靖謂蛇在腹中。用藥轉下小蛇。其疾遂愈。靖密言非蛇病也。因夢蛇憂過感疾。當治意而不治病。其蛇亦非臟腑也。吾亦未嘗轉藥也。

名醫錄又
醫說續編

傅青主醫甚神。有苦勞瘵者。敎之運氣。不三日而止。

劉氏紹
效九疇

文古

晉平有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視之。曰。疾不可爲。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或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淫蠱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

春秋古事

淫未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病。明淫心疾。女陰物而晦。時淫則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奇事
蔡仍子因之妻九院王家女也。忽患瘵疾。沉綿數年。旣死曰就小歟。時上皇宮中聞之。惜其不早以陷冰丹賜之。今雖已死。試令救之。因命中使馳賜一粒。時氣息已絕。乃強灌之。須臾遂活。數日後而安。但齒皆焦落。後十五年方死。邦

基墨莊

漫錄

吳洋治汪伯玉父妾病。療汗淫而渴。骨蒸蒸而內爍。其肌膚洋洋以人參白虎湯飲之。病減半。曰此胃燥也。急治其標。自今宜主補中。毋以悍劑。歲至乃可刈其根耳。越二載。申氣

復出驅虫下蟻蟻勦而殷長尺有咫

太函集

燒虫旁

吳橋治吳氏婦療三年鄰家有事庖厨相去百步必先言食
品乃求食其母憐之日餽一鷄飼之橋曰此傳戶蟲下之
便家人曰凡死於是者七人矣願除之飲藥三日腹甚痛
下二蟻尺有咫大如箸赤首勦背頰腹狀如玳瑁然七日
乃下七蟻其後者差小爾蟻既下婦不復求食母餉之鷄
則以餉之御人其母叱御人攘吾女而自啖也卒強之食
遂作瀉而終然其家故病傳戶迄今無患矣

太函集

方大激故病療且成賴橋而治既病食痺幾殆亦復賴橋會
橋出疆其人不戒而病作虛火中痞恃粥而啜二三碗陰

火上騰、自湧泉起、喉暗歎血溢、汗夢遺、舉身潮熱而羸泄。
瀉不止、矯歸復診之、六脈沉數而弦蟲內蝕爾。下之得羣
燒皆異狀、并去癰瘕尋愈。

88

理虛元鑑曰：虛症之因有六。一曰先天之因、受氣之初。父母
或年已衰老。或乘勞入房。或病後入房。或妊娠失調。或色
慾過度。此皆精血不旺致令生子天弱。故有生來五臟之
氣先有不足之處。至二十左右易成勞怯。然其機兆必有
先見。或幼多驚風。骨軟行遲。稍長讀書不能出聲。或作字
動輒手振。或喉中痰多。或胸中氣滯。或頭搖目瞬。此皆先
天不足之徵。宜調護於未病之先。或預服補藥。或節養心

力。未可以其無寒、無熱能飲能食。而恃爲無懼也。卽其病初起。亦不過精神倦怠。短氣少力。五心煩熱而已。豈知其危困。卽在目前哉。二曰後天之因。或色慾傷腎。或勞神傷心。或屈怒傷肝。或憂愁傷肺。或思慮傷脾。先傷其精者。氣傷必及於精。先傷其精者。精傷必及於氣。或發於十五六年。或二十左右。或三十上下。病發雖不一。而理則同也。三曰病瘳及病後之因。痘乃先天陰毒。疹乃先天陽毒。故痘宜益氣補中。則陰毒之發也淨。而終身少肺病。疹宜清散養榮。則陽毒之發也徹。而終身少肺病。調治失宜。多貽後患。故凡後此脾泄胃弱。腹痛氣短。神痺精虧。色白足痿。種

種氣弱陽衰之症。皆由痘失於補也。凡肺氣哮喘音啞聲嘶。易致傷風咳嗽等類。種種陰虧血枯之症。皆由疹失於清也。至於病後元虧。或勞動以傷其氣。或縱慾以竭其精。頃刻之間。五臟齊損。多至不救。尤宜慎之。四曰外感之因。語云傷風不醒便成勞。若元氣有餘者。自能逼邪外出。或腎素厚。水能救母。或素無屈火。屈熱則肺金不至猝傷。若此者不過爲傷風咳嗽而已。若其人或酒色無度。或心血過傷。或肝火易動。陰血素虧。肺有伏火。一傷於風火。因風動。則勞嗽之症作矣。蓋肺主皮毛。肺氣便逆而作嗽。久不已。提起伏火。上乘於金。則水精不布。腎源已竭。且久嗽

失氣不能下接于腎水。子不能救金母。則勞嗽成矣。五曰境遇之因。蓋七情不損。則五勞不成。惟是真正解脫。方能達觀無損。外此鮮有不受病者。從來孤臣泣血。孽子椎心。遠客有異鄉之悲。閨婦有征人之怨。或富貴而驕佚滋甚。或貧賤而窮迫難堪。皆能亂人情志。傷人氣血。醫者未詳五臟。先審七情。未究五勞。先調五志。相其機而拯其弊。是不能全恃乎藥餌矣。六曰醫藥之罔。或病非感冒。而重用發散。或稍有停滯。而妄削。或並無裏熱。而概用苦寒。或弱體侵邪。未經宣發。而漫用固表滋裏。遂致邪熱膠固。永不得解。凡此能使假者成真。輕者變重。所宜深辨也。

心主血而藏神。腎主志而藏精。以先天生成之體論。則精生氣。氣生神。以後天運用之主宰論。則神役氣。氣役精。精氣神養生家謂之三寶。治之原不相離。故於滑精夢洩種種精神病者。必本於神治。於怔忡驚悸。種種精神病者。必本於氣治。蓋安精必益其氣。益氣必補其精。

虛勞初起。多由於心腎不交。或夢洩滑精。體倦骨痠。健忘怔忡。或心脾少血。肝胆動火。上熱下厥。種種諸症。但未至傷肺。終成蒸熱者。可用養心丸。或歸脾丸。主之。其養心丸。內以石蓮肉桂交心腎。於頃刻歸脾丸。以龍眼木香甘溫辛熱之品。直達心脾。主補中而生血。故凡火未至於乘金。

補火亦是生土之妙用。而何慮乎溫熱之不可從治也哉。
若夫陰劇陽亢。木火乘時。心火肆炎上之令。相火舉燎原
之烟。肺失降下之權。腎鮮長流之用。氣高而喘咳嗽頻仍。
天哭火燃。喉中作癢。咯嚥不能。嗽久失氣。氣不納於丹田。
真水無以制火。於是溼挾熱而痰滯中焦。火載血而厥逆。
清竅。伏火射其肺系。則能坐而不能卧。膈痰滯於胃絡。則
能左而不能右。斯時急宜清金補肺。以宣清肅之令。平肝
緩火。以安君相之炎。培土調中。以奠生金之母。滋陰補腎。
遏陽光之烟。一以中和爲治。補其虛。戢其焰。鎮其泛。定其
亂。解其爭。制其過。潤其燥。疏其淹。收其耗散。庶有濟也。若

執補火之說。用辛熱之品。與彼寒涼傷中者。異病而同治。
豈不殆哉。

續名醫類案卷十一終

658